

T3143/~~6.81~~
3242.81

河南通志

第十六册

卷之第四十七

藝文 碑記

卷之第四十八

藝文 碑記

卷之第四十九

藝文 銘 誄 文

卷之第五十

雜辯

ORIENTAL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DEC 17 1940

河南通志卷之第四十七

藝文十三

碑記

孫繼臯重脩黃叔度祠碑記

汝南故有黃叔度祠歲久不飭且壞

東晉以職事薦蘋藻於祠下周覽太息乃始葺而新之蓋東漢之世距今千三百年其人與骨朽已久矣而其祠輒壞輒理其名猶若新也夫俾叔度與當世之賢豪比跡而論列則慷慨不若李范死國不若陳竇流化一方不若荀陳蓋史亦謂其言論風旨亡所表見而胡以沒而祠祠而至今不絕也嗟夫方漢之季士爭驚卓詭之行相矜以聲相高以死當是之時服桁楊齒刀鋸其心而不悔者蓋肩相摩踵相接也其禍至於正人盡而社稷從之識者以此亦咨咨嘆諸賢之少激矣叔度何不為蕃為武為膺為滂顧以為捐吾生於棟於天下而又趨之吾弗忍也吾既不能以一木支大厦

哈佛大學漢和圖書館珍藏印

之顛而又沾沾百里以為惠使天下猶得而窺其
 淺深若太丘朗陵者吾又弗為也所謂墮然其處
 順淵乎其似道者真知叔度哉後世淺中之夫以
 為叔度各跡隱晦此特善自匿者嗟夫苟季和之
 賢也郭林宗之鑒也戴良之高才也蕃舉之盛名
 也咸匪樂自損而妄譽人者而靡不退然深服遠
 去鄙吝叔度之長豈真善自匿也乎哉假令叔度
 遭時得志其建豎必在當時諸賢之上何者善藏
 者必善用倏而獲屈倏而龍躍自千載之下陰度
 之其辨此也必矣惟其實能辦之而言論風旨又
 一無所見此真善處濁世者迺叔度所以賢也雖
 然叔度并其當時之名與跡欲晦之而後之人乃
 區區尸而祝焉豈叔度之情乎蓋名以濁世晦者
 必以清時顯古之翳迹嚴蔽而垂聲來禩者非一
 也則叔度之父而獲祠於其鄉也固顯晦之理也
 哉且使後之人游於其祠而彛攷其人絃其人以
 求其意度其有風乎則某君之為是舉也
 知政本矣余故記之以詔來者俾永勿壞

趙南星

唐元紫芝先生祠碑記
 夫人生者治亂之始也天
 地者人生之始也

天地之始也混成者太古之始也世長若太古之
 時則道存人長若未形之時則德貞誠語其象無
 思慮無設儲不羨堯禹不悅仁義溷溷焉而至清
 墨墨焉而至明于焉而至貞之人也之德也形
 為贅生為誓太塊為玩矧區區聲色臭味簪紱田
 舍妾御之奉乎哉彼尚不知其可遠然此又其象
 也何以觀精吾未見其人近代有紫芝先生焉先
 生貌不飾儀進不期顯居不為家交不斥愚以什
 為隱以身為寄以山水為娛世之人高其行不知
 其非矯也樂其彛不知其所含也故就羈之盜可
 解而遊為約而不相詐帝者之崇欲以聲伎自娛
 一位賤尚藁之小臣挂之不怒乃振其德心此所
 謂人火不熱入水不濡者邪假令先生邁淳耀之
 代作師九五疑神吐蘇必能豐百穀而養萬物即
 其物者純白介石之行亦足植表人倫章好滴俗
 遭時道喪困于下位竟其肥遯使不知者以為病
 于迂惜哉先生之墓在陸渾山下萬曆間李于田
 氏為嵩縣令于墓前建祠祀先生屬記于趙子趙
 子曰古有稱貞人者若先生者非乎其精不搖其
 神不撓此玄玄之道而久視之術也乃有墓何吾

聞皇帝鼎成龍迎去亦有墓蓋示民終實解體云
 陸渾近嵩山固仙者窟宅弟非其人不見于田天
 骨瑰奇文采神異非塵瑤中物昔蓋公見曹參言
 治道漢九州以寧于田之設虛室聚精禋就陸渾
 山先生平時所以目佳勝殆有意乎殆有意乎余乃
 為歌祀先生因以招之其詞曰君胡為兮山中紛
 草樹兮葱蘢靈妃俱兮鼓瑟與王喬兮相從驂旬
 始兮駕青螭吸沆瀣兮萃五芝伴鸞鷲兮通誠君
 不行兮勞思風濶濶兮白雲舉悵吾望兮繼以雨
 蘭房兮桂室荷之蓋兮荃之壁媵情固兮無九門
 中悔遁兮何咫尺雲霞兮蒸蒸芳草兮
 叢生望夫君兮不來聊逍遙兮采蕪
耿裕盧氏
縣儒學碑記
 學校治之本也我太祖高皇帝於建
 國之初即命天下郡縣皆立學列聖
 相承益隆文教故今天下無地無學具官於是者
 苟稍通詩書知大體罔弗以興學為念况自學校
 出而世所謂賢者乎盧氏縣固有學明倫堂僻在
 廟後廟之左諸生之廬舍在焉而文昌祠及庫廩
 包溫則在堂之右成化庚寅沈侯以監察御史調
 知縣事謂規制不倫蔽且日甚不足以興風教成

人材乃謀於僚佐遷祠庫等屋於隙地而併新所
 易民居撤而充拓之得巨基焉于其上構堂凡五
 楹東西為兩齋聯以號房各十楹堂北為會饌之
 室夾以庖湔堂之南為儀門其前則通衢也於是
 左廟右學規制翼翼士咸相與賀曰真方定位稱
 厥所宜侯嘉惠我後學之心至矣未幾侯即世而
 崔侯實繼其任又以其所未備者為心丙申廣學
 門為三楹增廡舍十有六復加修葺百度惟新學
 於是蓋甚備矣然則二侯其殆所謂賢者乎頃予
 省祭歸教諭周君瑄訓導魏君濟劉君賢率諸生
 揖而進曰兩侯之績偉矣執事幸紀其成于石庶
 來世有徵而游歌于斯者亦知所勉也予邑人也
 不敢辭乃為之言曰為政之道莫先於長風教育
 人材也然或因仍苟且則不足以歆動向業者之
 心豈不辜朝廷養賢圖治之意哉沈侯卜吉相度
 更置有方崔侯又能增而修葺之韓子有云莫為
 於前雖美弗彰莫為於後雖盛弗傳兩侯之謂也
 非賢而能之乎雖然興學有司事也爾諸君居此
 高明充爽之地豈徒快心目怡神志而已哉蓋必
 即事事而為其所當為者則善矣官為者何三緇

五常之道是也是道載在六經昭如日星學者當究觀體驗以明諸心以見于行推而至於威儀文辭舉無愆志則材成矣自茲舉于鄉貢於王廷上可以備公卿大夫之選次可以備百執事之用隨所任使而盡心焉俾國家收養賢之效而賢者獲有用之名則一邑之人觀感歆嚮而文詔其子兄誨其弟舉欲如是而耻乎不及則風教日益淳美教化興賢才盛豈惟不負聖天子作養致治之意而兩侯興葺之意亦庶幾其不負哉沈侯名源字澄之漳州人崔侯名俊字世英陽曲人文學行業相為伯仲故人亦不得而軒輕云

許論陝州儒學碑記 陝召公分郡也舊有廟學規制宏敞祖宗文德之盛可以想見歲久頽敝廟之門廡傾欲黝昧廊舍盡鞠為園蔬陝之人士憂焉嘉靖間聖天子大興文治既以正先師之號尋復建敬一亭於學令下有司罔不順風載悅江津錢君舉遠教茲土念惟宮墻涼蕪無以仰副九重作新之意乃以狀白於巡按御史蔡公謂不可不重修既得請顧蒞事者率多遷代竟淹歲月歲丙申隴西閻公奉命來守陝公既以

廉勤明敏之業自勵翼矣陝之人亦欣然奔走政令之不暇乃始申舉其事而以吏目楊世傑董其役經址掄材鳩工任力綜理其密門之腐朽者完而丹青之廡之傾漏者撤而葺新之廡之蕪沒者構而輪奐之始於四月癸巳而訖事於九月戊戌用無侈財工無遺美俎豆有嚴弦歌乃聞學之師生游而樂焉相與歌曰瞻彼宮墻既傾而成之聆彼弦誦既息而鳴之孰為作之太守之遺孰其法之太守是師羣材初初允迪在茲以薪以爨邦家之基我歌於遠道人聽之天王聖明恩光遠而於是錢君偕訓導柳君楷徐君秀率其徒凡百人因請刻石表諸廟門之下夫文翁興學蜀化乃行范甯崇儒彌光晉業此皆照耀史冊流譽無窮者也顧茲建立克弘敬敷之功有俾文明之治可無紀述以示將來爰具始末勒之真珉用比其棠之義文質事核後世或足徵矣閻公名俸字允廉太保公仲子盛德宏

陳繼儒漢太尉陳公廟碑記 汝南才蓋有自云

賢曰陳仲舉漢太尉也仲舉產于蔡未有祠祠太尉者吾友新蔡令潘昭度始昭度之言曰陳太尉

扶忠賢之轂滌腐餘之腥計延炎鼎而不免于難
 每讀史悵焉心悲今幸宜茲土為考室祀焉陳子
 其為我記陳子嘆曰甚矣潘大夫治蔡之整暇也
 今天下叢祀野廟襟出于山崖水岷之閒刑羊豕
 斟酒漿土齋田鼓歲事鬼不絕而于先賢故老未
 聞庀一楹享一升者鄉氓不足責責在守土吏而
 潘大夫治蔡有異政暇讀異書因以采風吊古而
 有慕仲舉之風節也仲舉與竇武同心輔政徵用
 海內名賢以清君側之惡而卒為曹節王甫輩矯
 詔所殺涑水氏謂其撩颺蛇之頭踐虎狼之尾身
 被淫刑禍及國家而余獨謂此天也非人也假若
 天祚炎漢仲舉得行其志大滑橫璫豈敢與趙夫
 人女尚書塗面濁亂天下朱穆不憤懣死劉瓚成
 璫陽不獄死楊喬不絕食死巴肅不逮死范滂李
 膺不拷掠死門生故吏天下豪傑及儒學有行義
 者不廢禁徒竄死夫此諸賢者在朝為正人在天
 為列星而一旦駢首對簿于獄吏之前屠剪族滅
 于刑餘細人之手者何也此其間蓋有機焉陰符
 經云天發殺機移星易宿地發殺機龍蛇起陸人
 發殺機陰陽反覆殺機者天地猶且懼之何況人

乎此機一動初發于仲舉竇后幽再發于何進天
 子走而董卓曹操袁紹司馬懿之流皆闕然攘臂
 起矣自此分為三國裂為六朝五百年間靡歲不
 干戈靡歲不介胄擾攘乾坤沸同鼎鑊而殺機實
 芽于桓靈之末蓋操懿諸奸輩業已早生人間如
 伏薪之火曹節王甫特為揚灰聚薪而仲舉不幸
 首觸其烈焰耳吾故謂此天也非人也嗟夫天下
 有道當造化之生機賢者不躍則飛天下無道當
 造化之殺機賢者不充則戰申屠蟠袁閔潛龍也
 孫岐張儉傷龍也仲舉之所遭亢龍也身荷桓靈
 竇太后之知前為李固所表薦後為群賢所倚望
 欲潛顯巧欲揚顯怯八十老人更欲何為而惜一
 腔中玄黃之血戰哉語曰太直若屈余曰不屈乃
 直又曰大剛則折余曰惟折乃剛等死耳殤死壽
 死十日不汗亦死死者自漢以來如蚊蚋相似而
 惟陳太尉則猶傳至今且有潘大夫創祠而俎豆
 之者則太尉何常死也太尉被難後故人銜令朱
 震聞而往哭收葬仲舉屍匿其子逸放其陵道中
 事覺繫獄合門極枯震受毒楚終不言逸得免逸
 後與袁楷會于冀州刺史王芬座欲乘帝巡幸河

間劫諸常侍以報父讐志雖不遂孝子也震與選
 皆宜配饗太尉而鑄曹節王甫像踞列于庭以著
 天下後世殺賢士大夫之榜樣則太尉亦可以長
 嘯于九原矣潘大夫其以為何如潘大夫各增絃
 宇昭度浙之鳥
陳所蘊修開封府城樓碑記 行省
 程人丙辰進士
 治大梁大梁故宋建國地其城即宋內京城周可
 二十里而遙蓋藝祖仍周舊無所恢拓神宗朝始
 更而大之為四十里則今外土城云外城又傾圮
 僅存故址內城以甃石故獨完好萬雉雲連屹屹
 言言望若列帝壯都會也惟是敵樓闕如所從來
 久更於茲土者後先得代去置不問未有議及創
 建者歲萬曆己亥臨川曾公以大中丞節鎮撫兩
 河建牙其地一日偕藩臬諸大夫行城四顧而嘆
 曰城以衛國樓以翼城匪直為觀美也緩急世所
 時有敵壘在郊惟是守望為兢兢受兵登陴之士
 勢不能不踐更餐番休蓐食于是焉在且也書堪
 終小暴雨宵堪竟夕蒙霜露乎風雨不時至能任
 其漂搖淋漓乎矢石之彈射將出腹而受不一趨
 避乎不待敵人攻我我業已坐而自困矣即舍城

千里何為是當丞議早圖者顧安所得金錢為營
 度費于時方伯姚大夫進曰明公為一方計深遠
 不佞敢仰承不腆筦庫所積奇羨若而金計足充
 聚材鳩工用旦夕俟命毋徒為中奄攫取以歸尾
 間中丞以大喜過望謀於部使者東明崔公崔公
 良以為然即日命官董事不踰月告成矣嗟乎大
 梁地四衝東接齊魯南走芒碭淮泗西隣秦晉北
 抵韓越南界蘄黃襄郢地勢平衍無重岡複嶺為
 界限四方有變禍未有不中於梁者梁之地勢固
 戰場也方今天下雖陸警水慄無敢尋曠林之戈
 弄潢池之兵窺左足而先發者庶幾可幸無事顧
 自採金榷稅之令下而四方小民莫必旦夕命迫
 而思動憤而思逞斯亦厝火積薪之日也一旦禍
 變勃發駭而圖之其能及乎齊侯伐魯圍成季孫
 叔孫帥師城郕春秋書之以志譏經國者不能先
 時修備敵人臨境而後議版築嗚呼晚矣茲樓之
 建所謂未雨而徹桑土未濟而懷衣袵者也始事
 于某年月日訖工于某年月日起麗景門直抵人
 和門而止凡若干楹費用官損後靡農妨驛睨相
 接累恩相望榱桷相仍丹堊相耀如翼如棘斯飛

斯革樓既成大夫相與落之登樓四望大行嵩室
 居然在几案間大河湯湯僅如衣帶城之大觀於
 是乎脩矣事固有先聲而後實者斯臺斯城若
 增而崇若坤而厚固先事伐群不逞之謀而預寢
 其匪茹窺伺之志異日者父老子弟攫城自守時
 計必追頌中丞方伯永賴不朽功當亦必以不佞
 之言為蕭良有重修比干廟碑記余讀史至殷少
 匪誣矣惻然悲之也夫仁固有不必以殺身成節固有不
 必以殉生著者惟其心焉止耳必以殺身成仁殉
 生者節也若比干者可悲哉李氏子之說曰微子
 去之利而不貞比干諫而死貞而不利而蘓明允
 亦云儀秦者有其術無其心比干者有其心無其
 術甚哉其說之潛也此說行世乃有以私心疑干
 者曰微箕不均貴戚乎可以去則去可以私心疑干
 計不出此而輕以片言觸禍無益入國祇貽其主
 以殺直臣之名過矣惡是何言也是何言也此又
 與於偷生惜死為人臣而懷心甚者也夫臣
 同也而疏感殊爵同也而委任殊時同也而彼此
 後殊可執一校邪殷德且衰雀夫正稔情關休

戚身繫安危當是時所恃者獨二子耳微而去以
 慮宗社箕而奴以圖後功干不以此時極諫而安
 所慮也且圖哉諫干職也亦于意也諫而死非干所
 知也及其怒出不測禍成剖心于以為吾得死所
 然猶覲夫天未厭殷紂或悔禍幡然而悟悟而改
 蓋愆增美吾且含笑九泉一死庸傷乎即不然昌
 言論列慷慨就義庶幾哉有面目見六七君地下
 故夫比干之心所以異於人者非七竅之異異乎
 偷生異乎惜死異乎為人臣而懷二心者也古之
 時有貞而不利者伯宗是已有有其心無其術者
 鬻拳是已有貽其君殺直臣之名者洩冶是已干
 若是班乎嗟嗟宇宙萬形斯頃磨滅所恃以蔽天
 壤貫日星愈久而彌章者獨此為子死孝為臣死
 忠一念耳比干以前仗節死義之士靡得而記云
 干而後彰彰較著若屈左徒死楚伍相國死吳岳
 將軍文丞相死宋于肅愍楊忠愍死昭代雖其遇
 閻遭諛抗疏任事不必同其心可以蔽天壤貫日
 星一也而余周覽寓內諸君子紛綸故里率有祠
 黝聖爽塏歲時瞻拜烈氣凜凜如生表義槩於九
 泉示芳規於百世而于墓在衛輝羈汲縣距縣署

其里而近其廟貌獨荒頽不可目蓋自魏孝文肇之唐太宗新之我國家正統弘治嘉靖間再葺之今且百年好乃世代遼遠未遑興廢守土之臣庸得辭其責乎萬曆四年太守潞安暴君取前後詞人文藝哀刻成編名曰精忠錄用意斯以勤矣後十年而太守紹興周君睹廟址嘆曰譬則世族然環堵蕭蕭不蔽風雨則何以文獻為而又會歲大侵道殣相望君又慨然思曰興營役以拯荒古之人非歟於是請於當道亟下令伐材木儲斲石充經費計備直民謹趨惟恐後是歲饑而不害夫干也不能以其言悟闇主而數千載之後猶能以其靈活瑣尾小民於萬一不亦愉快哉君子謂周君此舉可以觀政矣廟之中為殿為門為廊為齋堂者若干楹一撤而新之內外周垣以丈計者七百悉易土以石費取諸歲餘祭銀并捐助者經始於乙酉之春落成於丁亥之秋周君名思宸別號敬吾游之餘姚世家舉隆慶辛未進士

沈鯉歸德府
 餘各回事有勞者具在碑陰不具書

學重修碑記
 歸德故宋也宋自昔以愚稱天下如所謂守株待兔襲石為王皆是也

為愚信哉即或有寓言無當事不盡核者意亦彷彿其近似為之名而信尚顯蒙與其人經經渾渾之狀亦大畧可睹也當時之愚而笑之也其病乎及讀列國史記則固為宋俗近古而多其有溫中篤厚君子者此又何以說也輒近以來人習巧慧尚紛華蓋有競而逐鹿也不聞守株待兔也存餘積術珠也不聞燕石什襲也昔之經經渾渾溫中篤厚不可見而俗益寢窳不足觀矣我知之矣蓋道俗貴樸而忌雕貴白而忌染也彼有生而煌煌者上知也次致誠以求明次雖愚而不知其故而惟巧慧紛華者始雕而染焉而下矣乃世俗則因以為知沾沾也非君子所貴也君子不得其上也以其次不得其次也則與其知也寧愚愚雖不可鳴呼使人人可為赤子也其不一赫胥大庭之世而天下無事愚亦奚不可者而笑且病之故曰古之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多知允哉斯言是在人者風之矣風之自為士始矣祠部大夫鄒公之守吾宋也蓋雅識此意思一挽習俗之弊也而篤古以為諸士倡矣又賄學宮不

修也而鼎新以居士蓋曰士不見異物而遷焉則其業精專而士習可興俗化可幾而理矣懿哉乎鄒公諸所為上知顛如此惟士亦何以承公此意哉夫新沐者彈冠新浴者振衣貴稱也然非以尋飾也蓋學宮敝則危舊以為新士習敝則反新而之舊其事同而其所繇殊路也諸君子誠有意彈冠振衣乎蓋上知無論其次則吾願復古之愚也不願有今之愚也不願有今之知也寧守株無獲也無競而得鹿也寧握石為固也無飾積售欺也寧磴磴渾渾而蒙世姍笑無巧慧焚華而沾沾自喜也何以故則抱樸守白不失吾所為赤子者也夫士而至于不失其所為赤子則固於學也無獵譽於言也無厄詞於行也無飾貌於人無瓦合於利無攫取于患無計避而仕無速化其處也鶉居而藪食其出也則其政悶悶其民淳淳無所如而不愚人者而後誠可明俗亦可化久之且浸尋生知而隣之而向之磴磴渾渾者乃所繇適道善俗之路也奚溫中篤厚云爾也故曰愚亦奚不可也而病且笑

呂維祺新安磚城碑記

吾邑小如黑子著面而在春秋

為王城在漢為東垣以形勝則漢關歸然紫氣拂鬱八陡橫其左都山拱其右青要荆紫諸峯列峙于後昔稱重地有由然哉地重而或輕之則亦執于地利不如人和之說夫地利之與人交相重也昔顏魯公守平原增城浚隍人或迂之卒以恢復唐業為八十郡先或曰方今天子一統無外安用一丸泥封函谷而王公設險易何諄諄耶吾邑為洛上游城廣不越三里高不逾三仞耳以土為之市兒出入若通衢往時數有修葺葺輒圯民疲于奔命督修者且以為奇貨可居也萬曆乙卯之秋製吾邑錦者為王節王公下車初仰視雉堞環觀睥睨即慨然曰嘻晉陽保障安在哉顧以歲稔物力漸裕所節省捐俸凡若干可以卒城工之半遂慨然鳩工庀材陶磚鑿石身董其事寒暑不輟經始于四十六年四月迄今年秋功成北至超雲門東抵峯總計高二丈五尺長二百四十丈是役計費不貲皆公自捐省不煩公不累民公之惠于吾邑者侈矣予東遊方以量移啓事暫依子舍不敢問戶外事日惟坐斗園彈琴讀書嘗試登

高四望則山川之疑抱形勢之凌聳壯哉重地猶昔而孤城雄視萬堞爭高若相與錯映環合也詩曰蔽芾其棠勿剪勿伐昔季武子有嘉樹晉大夫韓宣子來聘譽之武子曰願封殖此樹以無忘其棠是城之成我公之其棠也我邑人願封殖此城以無忘公傳曰預備不虞軍之善政也而魯隱公之于邊吏亦曰慎守其土而備不虞公之微意蓋寓于此且公來蒞吾邑九四春秋蝗十之四旱十之六公畢力撫之民不知歲惟時驛政疲累邑人重苦之富者貧貧者逃予與二三士紳議所以拯之而公力破旁撓之議以救此一方赤子且欣然欲發棠救饑停徵甦苦公于地利人和蓋兼之矣遠予北發有日若邑弟子孟君化鯨張君君德劉君定國等皆沐君之德化也者公加意百姓而德化首及士故士皆感公之德化思所以效之也增與茲役會于是訪予徵記且曰公之于茲役也增修城守以明有備捐省俸金以明不貪不動民夫以明不擾一勞永逸以明節儉因荒營造以明救饑一舉而五善備子其一言記之以明邑人之思公比于周人之思召伯也因予戒裝不遑從事及

盟津阻凍方克屬事起而視河嘆曰睹河洛而思禹功邑人之于公亦猶是也非獨此也且以勸後之尹吾邑者公諱鉉字君貫王節乃其別號是為江右之吉水人登丁酉賢書為政于茲邑凡所興革動有繩度尚氣節軫民文翔鳳汝州文廟碑記

苦其棠之遺茲不悉述人三川維玄扈歸崑鹿之天地中神州之淵地維揚惟皇王之里其叶天太微瀆為圖書之淵地維揚惟皇王之里其叶天太微地太室汝天息歸胎簪之瀆為雲山之輿地維陰惟京師之輔其叶天少微地少室肆汝維其匹風周南稱墳遵之以孔邇方河陵雅釋水稱瀆入之以旁出方江沱賦枚發稱海望之以景彙方冥間天婉十二經之內觀厥配賢聖黎十二辰之野占厥分枵央注則禹績猷局之痕跡壁也光被則文而九條枚之肆摠隰也惟皇於疆列剌大州鴈入率峻極觀風之亭吸太遂於箕陰於是殿院李子至自左蒼梧經紫淵而南河蒞茲方州臨眺其望嵩之樓以垂覽廣成之花謂巡使君曰飛嶽蓮而外方戴斗極而空峒紫羅深鑿龍之闕王湯温華清

之煙夫非觀文作人之數其郁紛輪困之氣蓋
 慈鬱望其乾是可講堂當之已又謂然曰坐大成
 則光庭十月春揖長蕪則峨眉半軌秋儒宗之師
 流澤儼在而士矜之齒與甚楚谷蓋聖廟之幾全
 成之賸是時張紫連珠汁五緯於鶉火歸昌翹羽
 莒七聖於具茨而堯羊之危冠據虎臯而說易南
 州之學鐸滕肘臚力士翻西匿之車茲不足喻遂
 請廟營堂之趾而曰不湏邪許未易嗥九筵而接
 武則堂學奚殊矣圖揆中準百堵而邈上陶上梓
 容大容小士下謀氏請出貲堂奉聖其前上處北
 考洛廣袤之曰願學騶孟所班三等百以歸命魯
 洙者也蓋烹廟癸亥造宗邦槃然左周右召之緬
 襟甲子再駟駐以代是用採議飭五材去則疏以
 聞諸上又六年而巡使君楊公暨郡守林推此舉
 始議遷割俸緡百會尊人總秦制取道汝請益貲
 而襄公未幾會勤王入移鎮東垣未底觀成之績
 而修學士吳熊相等猶惓惓未已今天子錄舊起
 前御史田還左台衙憲中巡守至於崧高遂立問
 汝學改作狀再廓蒙而昭發之曰時哉天之假我
 期殿而志邪巡使君戴詢謀同以其守關繼之錢

績循楊君以兩劑之入鈞食梓垣其堂
 而榮經展大成度以筵建芳馨而無之度以幾置
 戟其闈門如宴曲之扁三翼兩祠以宮以賢津眾
 橫思樂其芳櫺星者應門也如牛門之肩七五雉
 而坊經余之軌者表太和元氣其大道大德之表
 以巋劇驟之五其北經以各道表尊經以當策府
 圖壁又其北則鄴聖其門乘車之介五其破一之
 亭以講堂其明倫以願學之堂其翼有三大易廟左陝
 崇德廣業掖以祭庫其門表道義以文昌之將副教
 之曲以枕參之魁北又魯其岑以文昌之將副教
 署學右有祠報功蓋特額之以崇禮諸君子而廟
 他俱以爲臨汝書院集諸生其庚以入鈞之劑田
 諸生耦晦百以佐餼邢侍御以諸子功聖學釋言
 碑命文子千里之鎬文子舊汝維游尊天作聖杓
 諸生門人曰聖學兼形家之說將無駢文子曰其
 斷召誥來紹上帝服中聖景楚丘圭五日求地中維
 誥卜食瀝西瀾東定中聖景楚丘圭五日求地中維
 所合四時之所交風雨之所會陰陽之所和先王之
 以建國制畿玄聖制作定世符人倫之祖文業方

所造命而其弗地奚三靈焉叶矣通天而人之
曰儒茲天地其人以兩楹之坐當地央辨方正位
倣太紫審曲面執據坤靈省方設教觀文賓駢不
駢遂史大麓之盤揚子各嗣昌武陵人李子名日
宣吉水人吳子姓興化人楊子絕武彌勒人戴則
東曼嚴陵人魏則公韓黃崗人郡守三林諱一桂
莆田人關諱引之當塗人錢諱祚徽掖縣人邢子
紹德雜人既鑄以俟求遂之詩拚安禮之士咸與
詩天父聖師涼萬之命帝天元子惟維聖天一
日赤道中絕雄聖爽以飛五風其册地三生月合
圭辟璋坤乙不胎維聖蘊真天十生星歷歷榆離
離珠雄聖宅之極與樞地四生辰自嫩而聖御
天符於四郵天五生火煙匪煙聖于遂之日車翻
地六生水其神默契癸聖于查之正浮海天七生
石昏魯城固平圃吐緯經聖珠正而追金地八生
土屯蒙廓有家聖為規之毛榮華天九生人首盤
翁茲時雄聖相高穹惟帝左右擘玄濛地十生將
角龍參虎下抱子張鵠虛龜靈又施聖亦裝裝將
降理嗟雄聖嗟雄聖萬天京地咸貞命梯皇咳地
先行令辟如鸞輿鏘深漚鹵簿騶宦傳蹕境二百

七十六萬并十九之尾庚甲應筆管麒麟天剖正
坐奠楹間符噩寢天與四時為配聖飯子功高昌
翽孟復青陽宗朱明述白藏迓玄冥醴泉王燭歲
功成爰使十日化哲精騫牛九枚通為丞端本蕭
仲雍著維治象浹垂列歲陽七十二候五風直朔
結于顏稟解魯子石以降字世隱亦如鹿解翹鳴
半見半箋陽陰似統歸時聖贊厥貞山三千救川
源之山海之神易身馳耳乘龍騎畢往從之泗整
涓大荒內外多奇詭顯項之孫帝俊子風雨挾十
巫崑崙搏四鬼遁出為荷董六學有外史豐隆墓
復蛻關雜化良趾弟子如沙塵茫茫未有紀老庖
曩聖勿其道胎於兩厥中以執此陰陽線中偕生
成孔父表先天太極懸寄帝太極聖皇極辟如微
北極日南極以亘天中以周四國我以太微天元
之冒律天前五十五筭下無端十河九雜天先天
八卦六爻天後天十八萬兆天一冒素王柄之惟
所造緇黃襍拖宗不肖老屏梵麾天應笑西極尊
天稟至教教文天游神衢獎于視汝墳垂一窻有
事儲君**方大美遊梁祠碑記**觀瞻嵩河之遺首蒞
功旻明

藝文 卷之五 碑記 三

大梁謂然歎曰此孟軻氏應惠王時之邦也庶幾
 哉仁義之風猶有存焉者乎然而未暇詳觀也乃
 先之衛諸淇水而興思曰洋洋乎此武公之髦而
 勤學詩人所為賦淇澳也今之衛其有以學問相
 切磨者乎而胡未之聞也于前儒得邵伯雍焉為
 之更飾其祠宇奕如也及之周南而遡灑澗之流
 曰洋洋乎周公之所卜而定都者永黍之蹇久矣
 千載而下有程伯淳兄弟崛起以續孟氏之傳開
 道南之緒而今將安歸也無已于二先生祠加飾
 焉庶其有與乎之汝而思文王之化曰我僕之遺
 教固在何譽髦之寥也之蔡而憶蔡仲之命曰邁
 迹誠在我嗟乎謝良佐見其去一矜字焉今在矣
 夫及之陳之宋則曰羲皇畫卦之跡遐哉邈矣後
 之言易者何紛紛也載考孔子絕糧伐木故處今
 儼然廟貌在焉豈不樹斯文之幟哉顧誰過而問
 之至受而巡歷所及車轍徧乎中原之境矣乃還
 而稅駕于大梁焉以語于藩臬諸大夫曰世降道
 微聖賢不作僕散淳澆久矣向予觀于四境猶會
 并也今觀于會省亦猶四境也彙門豪俠遺韻尚
 存而仁義之風益渺矣柰何挽而昭揭之諸大夫

起而應曰觀風設教唯先生職端軌齊物唯先生
 能僕輩弟受成事已耳惟所命之予曰風俗之未
 倡在士人士人之興起在教化語云立的以示之
 標射者期焉設鑪以鼓之鑄頑者化焉樹標莫如
 崇賢善鑄莫如敬業孟氏仁義之學士人之標的
 也倘惠徽聖賢之靈群弟子而講習之鑪冶之中
 其有頑金乎為之柰何僉曰遊梁有祠以祀孟子
 其規制故隘可撤而新也其學舍未備可創而構
 也祠修則崇賢有儀館備則敬業有所崇賢以示
 之標敬業以鼓之鑄不亦可乎予曰善哉乃捐貲
 三百餘金檄有司鳩工而葺之中為殿六楹祀孟
 夫子其上以萬章公孫丑諸弟子配前為門題曰
 仁義之門又前為門曰遊梁祠仍其舊也殿之北
 建講堂六楹扁曰性善其東西各列號舍十八間
 以斯處諸生亦既脩矣然供儀之費無從出也于
 是諸大夫各捐贖羨買地若干頃坐落祥符之某
 鄉歲收租銀若干貯之理問所支給聽之守道循
 環報之本院著為令甲至若督率必簡師儒教育
 務得英士學術一尊孔孟諸大夫均有師帥之寄
 不得諉焉吁嗟乎首善之地在省會教化之任在

官司學問之宗在聖賢性善仁義之說固孟氏所以願學孔子而繼伏羲周文之統者也士患舍此弗學耳誠學焉如衛武切磨之功耄而靡勸如兩程子之先識仁以誠敬存之碑上蔡切問近思之力究康節內聖外王之學濟濟彬彬入表率乎鄉里出以楨幹乎邦家俾後之觀風者曰中原古聖神名區今猶昔也倚歟休哉予于諸大夫今日作人之舉不有榮施哉是所望于諸來學者爰書之為此祠記是役也首其事者不佞大美贊其成者方伯易君登瀛袁君奎憲長蔡君逢時大參徐君郎登朱君思明憲副何君大化梅君守和憲僉延君論泊開封府太守馮君盛明董之者郡倅未勒而知事薛國俊效奔

李維楨信陵君祠碑記 太史走也例得並書云

吾過大梁之墟求聞其所謂彘門者城之東門也今志稱彘亦名彘門也在府城安遠門內則北門矣獨稱信陵君墓在城東揚州門耳余宦大梁二年徘徊二門間莫得其處夫侯生非信陵何以聲越後世迺今俱沒沒也史讀志則濟源之觀鎮有歸政廟汝寧之西城有荆軻廟兩人皆以

俠血食而信陵顧缺焉漢高帝英主也其過而以太牢祀者惟孔子與信陵詎無謂哉魏人尸祝且豆者何限信陵何以無半菽之奉乎于是相地得上方寺之右方實在東北門間度生時車騎所嘗經涉迺為之祠祠與寺通俾僧領祠事無煩有司庶幾不以費廢餼羊又虞夫役之人不察猥以為荆軻聶政之俠同類而其譽之也稍擴其行事而識所以創祠之意曰信陵君蓋戰國之才臣也以客掩也蓋魏之忠臣也以俠掩也請以三君喻春申始而強楚繼而賊楚棘門之誅孽自己作孟嘗既相齊泯矣去而之魏合四國兵以破齊死其君於莒身得無為戮幸耳彼夫曳珠履而居代舍者余不知何人要之皆亂賊之黨也平原有士如毛遂毛公薛公者而不能用以失計馮亭以挑秦禍幾喪趙國之半賴信陵而得比于人數因人成事寧獨十九人取譏哉信陵雖多客實無藉客何以明其然也邯鄲之圍秦日無趙矣信陵竊符以有魏師而其人皆畏秦者也又縱其父兄若獨子歸者二萬人卒以偏師拒秦秦不敢入秦乘信陵出而伐魏日無魏矣信陵以使致五國之師而其人又

皆敗衄之遺也國異兵異師驟而合之大破秦軍於外走蒙騫逐北至函谷關而不敢出舉數十萬不相習之眾一旦得其力為已死此非客之能也其勸魏無親秦料秦必滅六國乃休壹壹萬言審天下之大勢深切著明可謂絕世之笑客有及此者乎藉令魏王早因其計糾合楚趙以助韓則韓不至失上黨趙不至敗長平六國何遽折而入于秦乎故曰信陵才臣也以客掩也以魏救趙而魏重以五國為魏却秦而魏安去魏而魏受秦兵還魏而秦用問罷將而魏輕身沒而魏隨亡魏王畏之怒之再以毀廢而不對故曰信陵忠臣也以俠掩也然則何以竊符符不竊則魏師不出魏師不出則趙必亡趙亡則魏從其後身數請王賓客辯士說王萬端而不聽也將坐視魏亡乎全其身以善其君古之人行之然則趙全之後何以不即歸魏魏王之忌信陵自其能探趙陰事始矣早歸而逢其怒必以矯令誅即無誅而秦間早行信陵必不將誰可以當秦者秦不伐魏魏王必無迎信陵伐魏不急魏王亦必無迎信陵秦益急魏魏益急信陵急而後任專任專而後得畢其長是忠之

術也若是非要君乎然秦兵却而未聞魏賞有加也何要之有已却秦存趙使將將其軍歸魏而獨與客留趙自言罪過以負于魏至令趙之君臣口不忍言五城彼固知信陵真不負魏也非聲音笑貌可假借也是忠之符也然則何以飲醇酒近婦人而死操上將軍之印諸侯將皆屬何有於魏取臥內之兵符如探囊何有於王而終身北面不失臣節卒無以解王之疑是故溺酒色以自汙也信陵而愚人也則可信陵而非愚人豈不真酒色之足以死哉秦間行而魏將代魏之必入秦以自計耳不欲生為秦鹵有託而逃是忠之隱也太史公傳其完趙時有自功之色客進說曰物有不可忘有不可不忘人有德于公子且橋魏王令奪晉鄙兵有德于人願公子忘之也且橋魏王令奪晉鄙兵以救趙於趙則有功矣於魏則未為忠臣也公子立自責似若無所容者斯可諒信陵之人不忘忠魏矣揆事設策能成信陵之忠而有功者莫若侯嬴朱亥與毛薛兩公克君不可忘之義並祀亥嬴其不及毛薛者非魏產也祠成而中丞兵公聞之謂之舉也於祭法合以酌金來助則刑牲醴酒借

邑令蕭重望奉祠入祀而為騷一章授工歌之曰
 河流兮不返夔門兮為區思公子兮日晚云車駕
 今旆建紛從騎兮婉婉右朱亥兮左侯生闕如虎
 今軍聲敵王愾兮秦嬴完耶鄆兮金城封函谷兮
 無人行王安坐兮大梁呼萬歲兮傳觴功不賞兮
 中流謗瞻王庭兮無良哀莫哀兮國將亡國亡兮
 身胥靡為秦俘兮孰與魏公子憂生兮冒以樂死
 飲酒兮御女疇知我兮良苦西方兮不可以處雖
 五國兮非吾與作新宮兮故土坎坎
 今擊鼓蹲蹲兮綴舞鬼歸來兮栩栩
碑記 今上脩黃虞之業十有三年天地順四時當
 萬物服體而五穀昌股肱百司濟濟相讓于
 時東西南北款塞賓服天子聖神光昭令德衡統
 絃縈而天下太和蓋比之隆古矣豫土當天地之
 中浮光當豫上游帶淮襟汝而人民才賢甲于兩
 河癸未牛君奉命來令茲土越三年政善時和庶
 徵維序有麟產于郊膺身蹄馬尾牛而燦甲麟森
 信如昌黎所謂麟者是時林木震動雷雨交作火
 光燭天觀者如堵事聞于邑令君下簿王驗覆之
 王固世臣子能昌大其事奉而獻之孔子廟廷編

驗諸卿大夫長老家遂告諸神而剝之囊以香
 光灼灼動麟甲間乃瘞其骨于邑北三里許畫圖
 以傳欲以聞之當道令君曰無足異毋以聞也
 何內臣有自河內還者以圖進中旨責部使請臣
 無以聞者令君乃疏曰國家以民和年豐為瑞麟
 未足為異也于是部使以令君疏聞會太宗伯如
 令君疏元輔兩臺亦如宗伯疏上始曰俞知無足
 異姑以不常見者欲一見之取其鞞進諸皇太后
 徧視宮闈而畜藏之內府方命于時令君卜日捧
 麟覆以黃幕盛以雲纘令君齋宿送之部使御史
 大夫亦齋宿送之宣武將軍暨一王而下百千萬
 人無不送之夔門之外凡十日抵京師所過驛傳
 無不焚香送之呼麟之遇顧不奇哉彼其產于牛
 生于民家似細事已耳而昌聞于天子御搔其甲
 而拭其首藏于內府為世靈異史且載之薄海內
 外之屬無不曰中國有聖人而麟生焉吁麟為國
 家增重也顧不大歎然天之仁愛人君也不特日
 月薄蝕水旱饑祿螽蟊已也凡事屬異見而物無
 常有者皆有意焉今天子日與二三元老百辟卿
 士靡不和寧共成雍熙之化麟生而令君曰無足

異元老諸臣曰無足異天子亦曰無足異上下兢業勤修不貴異物如此詎非大順之實哉若以輿圖無外異顛咸賓八方款塞而曰順之至也麟足兆矣則自三代而下鳳凰麒麟間亦有之彼不與我事我亦不與彼事此令君聖天子元老諸臣所謂無足異者也雖然傳曰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天降時雨山川出雲則斯麟也寧豈非我國家億萬年太平之徵哉令君屬不佞為之記而勒碑焉不佞無能異其說而漫談也令君諱應元關中涇陽人少神異令光有異政則麟產于郊此又一徵矣

馬之騏瀛海張公墾田德政碑記
嘗攷有周開國根本將富庶于是乎興禮義于是乎敦伍旅卒兩于是乎寓要首重之故茨梁京坻之歌遍起郊圻樂樂利利之風蒸民永賴洵哉百代良法所以遵守勿替者乎輓近桑田無戴星之駕田畯虛勸課之職郎巡方督屯使者歲飛檄郡邑嚴覈實政期臻裕國足民之效無柰親民者溺于積習率徇上人之求為故事安于流惰又以履畝之務為煩劬第憑赫蹠申覆僅同道旁築舍公私兩困又何怪

焉我必侯張公具大學識為真經濟厥蒞必也魯未及期百度聿新四民口碑憤憤有言語文字所未易敷宣者獨其開墾荒田一事瘠已厚民勞已逸民有人所深憚而不肯為者乃其所不避風雨拮据而力致成功者乎必僻處山陬地多壅沙積石不堪播種郎所餘平原曠野襍穢之夫于邦鮮資半為榛莽荆棘之區甚有田汚萊而租稅猶存者嗟嗟小民叩關天遠代控無人重以三方交訐額外加征十室九空流亡載道良亦苦矣公乃惻然動念曰民脂盡矣漏卮益極吾儒讀節用愛人之書肩父母斯民之任倘或秦越視之寧獨負吾君且負吾學食租衣稅自便身圖亦何賴居蒼赤之上耶况地本生物養人君子小人咸利賴焉茲者國無積財民乏蓋藏則以有欲耕之民無佐耕之需耳特倣漢循吏龔渤海君賣劍買牛賣刀買犢故事惟是戒儀從却與隸單騎遍歷林墟進父老子弟虛懷詢咨詳審地方利病指示保甲方畧蠹者剔利者與隨備查各鄉荒蕪舊載課額而拋棄者與夫實堪畚鍤而曾未及開墾者共勘確得地三百餘頃公曰地可耕矣若牛狝亡設耕耨無

籍猶石田也輒自行節儉捐俸百金照市值買孳牛百隻各取里老其結關給開墾之民有田有牛則力耕不患無資矣一時編戶歡聲雷動無不焚額彼蒼願公立晉三台者自是而逢年乎則熙熙穰穰足追樂利之休風即非大有則計所收入亦足糊力耕者之口為于耜舉趾之助焉况孳牛之利積十年可獲千犢生生不息殆難窮詰此豈非利民之實政富國之鴻圖乎摠之公家視國于視民真儒實效其得於周人利本之意良深奚啻魏美漢代循良已也公猶念官為傳舍良法美政經歷歲時未有不為猾胥奸民之所侵渙者即具文中呈撫按監司各存卷案歲經查覆庶幾一日百年無可磨滅公之為慮深矣蔑以加矣蓋慈父之為子孫計也為之田園矣為之堂構矣而且明券約正界限以垂累葉不授之策茲公之所以為泌民計不拔者又何殊慈父之惓惓于子弟者耶公之惠利洵不可無石以紀者謹因泌民之請為據其實以道之若夫久道之化掀揭大業行且各與天壤久而澤流寰宇間矣今茲之政僅威鳳之一羽云公河間之景州人諱爾見號念東乙卯科鄉

進士袁應泰廣濟河中詳條款碑記

懷慶府河內縣為興水利定經

制以垂永久事照得本縣前因地方歲苦亢旱幸遇院司道府嘉惠窮民與利明文不啻三令而五申之本縣仰體至意申蒙詳允開鑿廣濟渠一道業已竣事告成矣但規畫久而易湮人情習而滋玩欲圖永遠之利宜詳經制之方二載以來熟觀水勢深維弊源是用不揆愚昧條列事宜如左伏候詳具見詳謨遠慮宜勒諸貞石以垂永久又蒙據詳河北道右叅政蔡詳批該縣開河廣濟惠民無窮據議條款悉如議行仍勒石以垂永久又蒙分守河北道殷詳批該縣為地方圖永利悉心計畫無遺慮矣自宜勒石遵守又蒙營河道右叅政朱詳批河工告成據議條款宜勒石以垂永久不許官民諸色人等擅興異議致毀成功又蒙河南布政司姚詳批開渠引水其利已不可勝言而議事制曲方條分縷晰如是誠不朽之備績也如議脩勒之石以便永行又蒙總理河道工部右侍郎曾詳批條款鑿鑿有裨河務俱如議行仍勒

石以垂永久又蒙巡按御史楊詳批分守河北道
查報本道隨行本府覆查各款緣由申道覆查相
同呈蒙本院詳批覆議各款悉當准行繳蒙此批
道劄付帖仰本縣官吏照帖條奉劄付批詳內事
理即將款開事宜一一查照施行等因蒙此案查
先該本縣申報開渠緣由蒙本府署印推官趙詳
看得廣濟一渠本官慨然以導利為已任躬親相
視極力開鑿取透石洞况所費出於本官節省公
費及自己獎勵等項銀兩于庫藏毫無所支百姓
時或有功之者亦不過沿河利水之民願出急公
非勢以迫之慢之張益州鑿渠惠民始猶不免怨
讟者似過之矣好謀卒以成謀利民實以利國耶
令焦土變為沃壤一勞永逸千百年賴之功亦偉
矣哉轉呈分巡帶管分守道僉事段覆看不得廣濟
一渠知縣袁應泰履其地相視原隰查有不顧可
以穿洞因洞為開啓閉由我可免衝淤之患可資
灌溉之利業經申請動支余裁委官督理開鑿該
縣仍躬督調畫今工告成雖所費銀數逾於原估
之數然皆本官節省雜支公費并獎勵柴薪等銀
殊于庫藏毫無支用以此渠一開不惟懷民百世永

利實在于斯而目前救荒之策莫過是矣轉報河
撫按三院蒙巡按御史袁詳批該縣開百世之利
從此河內可稱富矣候會議優叙其管功效勞人
後冠帶門扁如議給賞繳蒙巡撫都御史曾詳批
中州水利最為喫緊祇緣有司秦越民瘼輒以弁
髦棄之可慨也知縣袁應泰志銳先勞親調度鑿
山開洞因洞為閘部署規畫一不中窾本院展閱
圖說益知良工心獨苦矣且千頃餘即濟孟温武均
十閱月而工成可灌田伍千頃餘即濟孟温武均
利其利豈直河內百世賴之也哉仰道行令該縣
查動官銀十二兩先行優獎仍候另叙其効勞各
役如議分別准給冠帶門扁以示獎勵餘照行繳
蒙總理河道工部尚書劉詳批沁水清冽宜人夏
秋水發又洶湧可畏知縣袁應泰鑿山開渠引水
灌田為單懷興百世之利可與鄭國比美准動河
道銀十兩折充花幣封送本官具本部院優禮之
意縣丞趙宗典唐時雍各獎勵銀三兩公直甄周
南等八名各賞銀一兩仍給冠帶榮身馬淳等十
七名各賞銀伍錢仍給門扁示旌守巡兩道督率
有功另行叙錄蒙此依蒙詳遵行間今蒙前因合

將後開經制事宜勒之於石以便永久遵守施行
 計開一明河基以防侵占竊照本河自太行山鑿
 洞引水經濟源孟縣河內温武陟達於黃河延袤
 一百五十里濶八尺俱係除糧官地又僱買濟源
 民田開減水河一道以防泛溢衝決之患長一里
 零九尺濶四尺亦係移官該縣除糧永為官地
 如隣河居民侵種兩岸湮沒舊制以盜決堤防治
 罪本府覆議得廣濟河渠既係除糧官地惟利其
 無糧則人多垂涎觀今日之成功防異時之侵界
 意念深矣允宜勒諸貞石以垂永久等因到道本
 道看得河渠既已開成河岸當防挖決若不嚴禁
 恐無知小民侵種年深日久混為民地今欲勒石
 明計其尺丈小民不得侵占誠永遠之計也一定
 渠堰以均利澤本河一渠共分二十四堰第一永
 益堰由官庄至休昌長三里第二永利堰第三常
 豐堰俱併入永益堰第四天富堰由許村長二里
 第五永福堰順入利人河第六廣福堰由許村官
 庄入豐稔河歸黃河一百二十里第七和豐堰由
 辛村高村長五里第八廣豐堰由東許村金塚至
 小營入黃河長一百二十里第九大豐堰由南尋

西李家橋曲構柿園土坯賈村至黃岡可減水入
 黃河長一百三十里沙崗有鄭府寄庄池七頃五
 十畝除本堰三分水一日第十六大平堰由武家
 作張家作至劉家庄長一十里第十七廣有堰由
 七里橋故事馬舖至古澗入沁河長二十五里第
 十三永濟堰由護城祝策彭城向香鎮至蕪東宏
 福堰長七十里尚香西砌欄水入沁河第
 十四廣阜堰由南屯沙崗至辛王長一十里第
 十五新興堰由里村冷家庄賈村至北真長一十八
 里第十六廣隆堰由五王長二里第十七萬盈堰
 由分水石七里屯衛村至彭城長三十里第十八
 長濟堰由佳村珠庄高照至耿家庄入澇河歸
 黃河長六十九里第十九興隆堰由郭村王里李
 家庄至北張長一十八里第二十興福堰由彭城
 尚香鎮至劉家庄長一十里第二十一宏福堰由
 蕪王南徐澗至南張長一十五里第二十二萬億
 堰由西冷至東周長一十里第二十三大濟堰由
 北冷至杜家庄長一十里第二十四永通堰由保封
 董宋趙庄至唐郭入黃河長四十里中間支渠之
 在各堰遍滿原隰不妨隨便開導惟此二十四大

堰較其遠近酌其盈縮民以稱均平矣此中如強
 有流尤宜嚴禁蓋勢可擁之以自利而下地遂至
 涓滴不濡矣侵奪不均弊由于此本府覆議得河
 渠既開利澤自廣不有定數則豪強未免侵併據
 議較遠近酌盈縮計日分水週而復始誠公利杜
 爭之長策也等因到道本道看得河渠既有二十
 四堰若不立為定規則不免有不均之弊據酌其
 遠近度其多寡計日分水誠均平之法柱爭之謀
 也一泄餘水以免泛溢竊照本河水勢頗濬兼以
 秋雨驟集溝澮之水皆入于河不無齧堤之慮前
 于本河要害處所開減水河一道以泄之仍動本
 縣節剩公費銀兩建立石閘一座但水勢疾于建
 兩岸易于衝塌宜用石砌兩幫以垂永久見有設
 立修理本河公田租穀每年一百一十石動支一
 年以供其費廢石堤完固蓄泄備而水利益永矣
 本府覆議得泄水河渠建立石閘為計周矣惟是
 伏秋水湧岸堤易塌既有本河公田租穀相應勘
 明量文修築如無衝決不得動支等因到道本道
 在得可水泛漲堤岸不可不固今議泄水去處皆

公費以建石閘動公租砌石幫費一年之穀為久
 遠之圖誠深謀遠慮者也一設閘夫以便防守竊
 照本河洞及減水河口與分水去處俱有設立
 石閘以時啓閉惟閘夫是賴相應于石洞設二名
 減水河分水閘各一名每名工食銀七兩二錢查
 有本縣冗後吹手可裁二名青夫暨舖陳庫夫可
 各裁一兩為便給閘夫工食庶無加派之擾而興事
 用人兩為得庫夫看守以司啓閉既經該縣查有吹
 開勢必得庫夫看守以司啓閉既經該縣查有吹
 青夫舖陳庫夫看守以司啓閉既經該縣查有吹
 應准從等因到道本道看得河渠既設有閘開閉
 必當用人設立閘夫殊為名當應照所議一分水
 次以禁撓越竊照大小早之時民以水利為命乃強
 梁者肆為兼併而小民涓滴無望焉於是相樂而
 告高阜或疾視吞聲莫敢誰何相應編定水分自
 下而上挨次引灌除大月侵河水一日各堰不得
 呈計二千九百刻每夫以二十九日為率每日刻共
 水六刻二分七厘七毫自第六十二名各堰而上至第
 八堰共刻二分七厘七毫自第六十二名各堰而上至第
 藝文

時每月兩輪每輪一十二日九時上輪自初一日
 子時起至十三日申時止下輪自十五日午時起
 至二十八日寅時止以十分計之萬盈等十一堰
 四分二厘廣有等二堰二分八厘太平等四堰三
 分爲一號自第七堰而上至第一堰共夫五十五
 各半分全河水三日六時起至十五日巳時止下輪
 時上輪自十九日酉時起至二十九日亥時止以
 計之天富等三堰四分四厘未益等一堰五分六
 至爲一號各堰通融照夫輪灌仍令二十四堰各
 建一閘一閘之中計百步總砌一陰洞引水入子
 渠灌田俱各用鎖總管司之凡遇用水之時發鑰
 開閘及陰洞依次放水攬越之弊不禁而自無矣
 如仍前恃強攬越計畝罰穀俱入廣濟倉同公出
 穀脩河之用本府覆議得利之所在人必爭焉
 強凌弱衆暴寡勢必然也砌洞分水總管司鑰挨
 次灌田用杜攬越違者罰穀如例良工心獨苦于
 斯見矣相應准從等因到道本道看得開河原賴
 衆工用水必需廣濟方爲均平今議編定水分每
 一堰建一閘每百步砌一洞不許恃強攬越如

獨情遠禁許不得水之人赴縣稟官從公驗看連
 坐罰穀修河誠均利之良法也一栽樹木以固堤
 岸竊照各處河堤多植柳樹以其根株盤結可以
 固堤而障水也相應于春初之時着令各隣本河
 居民徧栽柳樹數年之後即成林不惟堤岸堅
 固而林木不可勝用矣本府覆議得沿河樹柳根
 可固堤材不勝用一舉而兩利焉惟栽植必於春
 首稽覆責在河官如有根株盤結其擇水障堤之
 功不細矣等因到道本道看得沿河植柳誠爲固
 堤良法柳近水而易長堤因柳而愈堅三五年後
 固可成林果能着實舉行不惟有益子堤
 而林木不可勝用亦且有利子斯民也
廣濟河
渠水利碑記
 廣濟洞渠石閘一座兩空每空流水
 二尺高三丈望水門二座東西角二座上欄杆十
 空閘板鐵索滑車俱全閘夫看守石洞長二十一
 丈底闊二丈二尺高二丈九尺山神廟迤南土接
 入廣濟河
 身買濟源縣官庄里民蓋汝器地五畝價銀五兩
 併兩岸壓古山坡地一十五畝俱該縣除糧永不

起科共地二十畝地各郭登開修連豐稔河架橋
一座陰洞匹空每空中高五尺一寸闊四尺三寸
兩頭各高七尺五寸長二丈五尺許村開減水河
一道長一里零九寸丈闊四尺用價買濟源縣許
村民段廷檜等地一十七畝二分三厘九毫共用
價錢二十九千五百七十七文移關該縣除糧大河
開一座兩空減水閘一空北官路橋一座利仁河
架橋一座兩空減水閘一食用沈良貴地一十八畝價銀
一十八兩閘夫耕種看守本閘納糧租稞准作工
食大豐堰減水閘水閘一座兩空每空闊四尺四
寸分水閘一空下高二尺闊一尺八寸上闊四尺
六寸減水置買本縣利上四畝九甲吳宗孝等中
下地二十畝價銀八兩閘夫承糧耕種看守本閘
未遠遵守太平堰夫十五各處疏挑河工免調
經年補修看守大河張村至分水石堤岸併千倉
渠橋以防不虞西七里屯分水石處南河萬盈等
十一堰闊七尺三寸北河永濟等四堰口寬五尺
七寸底幫各長十一丈八尺深四尺五寸西官路
大磚石橋一座兩空南七里大磚石橋一座俱本
縣俸贖官銀修建初鑿太行山穿洞并修建大石

開架橋及減水河閘橋分水石等處委官公貞甄
陶南王尚智蕭守祖侯應時趙陽趙九所張思聰
張思周黃廷壽李應光閔時化成齊李太運李應
守段國玉李邦寧郝有義蓋汝能馬九叙張守志
具蒙本縣知縣袁申請撫按河三院守巡河三道
及本府併河廳詳允准給冠帶扁牌獎賞外隨又
蒙申請管理河道右叅政朱批據本縣申陳情乞
恩以屬勤苦事本縣看廣濟洞之開也幸賴本
道主持于上加意勸相原委各公直王尚智等感
激戮力裹糧從事有三年山上不告竣誓不旋踵
者有面日黧黑指墮脣裂或感病力疾猶無懈志
者有家有喪變及水災盜患義不及碩者有捐資
以犒匠作爭先成功者三年如一且衆人如一
然後鑿透石山開洞建閘引水灌田波及五邑
被萬家業蒙院道嘉其成功准給冠帶仍獎賞有
差矣夫有未賴之功者宜食未賴之報各後所有
利地委應各免夫役一名子孫同衆未遠用水如
本身地名不足夫一名者免盡本身不得冒魚他
人各給帖文永遠遵守庶激勸有道而人心益勵
等因具申照詳蒙批如議蒙此擬合給帖帖仰本

役照帖事理如遇本河起夫與工之日即照後開
 地畝數免其本身利夫一名子孫同眾用水永遠
 如本身利地短少不足夫一名者止免盡本身不
 許冒免他人永遠遵守第一夫一名者止免盡本
 第三常豐堰俱順入第一堰共夫三十一名半老
 人蓋汝能第四廣豐堰順入豐稔河第五永福堰
 順入利仁河第六天福堰夫二名第七廣福堰夫
 十四名老八李十七楚第九大豐堰減水六十二名
 半又新興堰夫十八名順入一堰共夫八十名半
 老人盧三顧第十大有堰夫四十六名老人王行
 外鄭府三分水一十一堰夫十一名半外公玉二
 人湯文清第十二廣有堰夫十一名半外公玉二
 名老人周天琴第十三永濟上中下三堰夫一百
 二名老人朱冠張炯王九星第十四廣阜堰夫八
 名老人平光賢第十五新興堰夫十九名半順入
 大豐堰夫十八名止存夫一名半老人李進祿第
 十六廣隆堰夫四名半第十七萬盈堰夫四十三
 名老人王應舉第十八常濟堰夫十五名半老人
 劉夏正第十九興隆堰夫九名半老人嚴光
 二十興福堰夫十四名老人劉壽增第二十一

福堰夫二十七名半老人梁誦第二十三太濟堰夫十名
 堰夫八名半老人梁誦第二十三太濟堰夫十名
 第二十四永通堰夫七名老人李尚悟廣濟洞自
 洞至河內縣地方至分水石河長八千二百步大
 豐堰減水河內縣長四十五里溫縣七十五里
 授入黃河永濟堰北河授入宏福堰長一萬五千
 四十步尚香西減水河長五百四十步授入沁河
 廣有堰授入沁河長六千一百五十步授入盈等堰
 南河內縣長一千一百七十步溫縣河長六千二
 百步武陟縣長一萬二千八百八十步授入黃河可
 內縣頂濟源縣界利上三畝八甲歲字一號中心
 區頭狄虎內除廣濟河身闊六步利上四畝五甲
 閏字一號中心楊希泉西北角擡頭史應祿內除
 廣濟河身闊六步寬平五畝八甲日字一號中心
 柱臣內除廣濟河身闊六步寬平五畝八甲東北
 角擡頭楊宗禮內除廣濟河身闊六步寬平五畝
 十里溫金字五迴四號中心司道內除廣濟河身
 闊五步四尺四寸崇上六畝十甲東南角擡頭李
 住內除廣濟河身闊八步崇上六畝二甲西南角
 擡頭梁田內除廣濟河身闊八步崇上二畝十甲

西北角擡頭王魁內除廣濟河身闊八步温木字
 四週六號刷遍中心馬守安東北角擡頭魏崇湯
 內除廣濟河身闊六步崇下五番三甲温水字一
 週六號中心崔敖東北角擡頭魏來李思聰內除
 廣濟河七里南堰河身闊四步温縣太平鄉四畝
 八甲天字一號十四區中心趙來朝內除廣濟河
 身闊六步武陟縣天字十五號第十二區外刷邊
 九區區頭秦漢西北角擡頭張朋內除河身地二
 十二畝五
何洛文子貢書院碑記 信陽之有書院
 厘四毫
 兵備僉事隴州閻公子明始開公既城信陽復斥
 城北隙地創建書院祀故信陽宰先賢端木子貢
 而因以造士其中名曰仕學書院關中王元凱為
 紀其事勒之碑信陽士自是彬彬多興起云嘉靖
 間憲副婺源番公希行崇獎學校不佞身備都肆
 之列於是夾也汪汪宰木翁爵美渠被沼亭榭相
 望歲有果蔬魚稻之饒士相與挾筴講藝朝絃暮
 誦何其盛也自予去官京師兵巡使者更代不一
 與守日益弛玩樵牧不禁白徒因而竄居侵盜蕪
 匿歲入多逋累堵連櫪拉然朽崩甚者陂潴而田

棟撤而薪于章撤廚者童然輦入豪胥家矣萬曆
 壬辰僉憲閻中任公文廟至廉得其狀首真豪胥
 于法周爰咨詢喟然嘆曰書院實崇賢育材之所
 而頽圯若此司政教者謂何迺清覈隱冒歲得租
 若干以屬州守南宮韓君策大修治之而命沈判
 懋敬董其役工始于是歲冬十一月逾年夏四月
 告成前曰性道堂五楹內為重構曰美富齋貌黎
 公像左右翼舍各三楹兩翼舍後為號舍各十三
 楹凡夾室庖漏門屏周繚罔弗煥以飭門外乃臨
 流築臺臺上為君子亭而總樹棹楔曰子貢書院
 會春夏大雨楸水注陂前後皆滿移種蓮荇田田
 然環植花竹森然景若增而勝地若增而靈者
 不直頓還舊觀而已公喜召予落之曰茲且援主
 之秀者群聚讀書俾進其學而月再課之子盍記
 示久遠無俾今日郁乎濟蹕而後尋落落也予曰
 唯唯夫書院主祀子貢而前人禩以仕學名者何
 也豈以賜也日損不若揭日益者示之趨耶無已
 謂西河二語體用俱備凡宦于斯習于斯者咸可
 顧思耶是殆不然聖道大中不及者跂之難而過
 者頰之易耶欲學聖人之全莫近端木氏者雖然

賜在二三子中稱最賢矣太史公因貨殖著評而載其結駟連騎聘享諸侯因言語列科而載其存魯亂齊破吳強晉霸越此何以稱焉予謂政使有之夫子固心弗善也而屬厚望者恒存焉則何以故彼頴穎篤謹用守師說可耳必遇則傳非進取高遠弗任者在所裁之何如耳故與其弗如抑以不幸不曰夫我不暇則曰非爾所及往往深折其鋒銳之氣俾約而精思頴而力踐研疑契悟賜也其殆庶乎晚年一貫特授舍參無兩性與天道間頴魯而下庸多讓耶至其宰信陽而服膺聖訓迄今當官三事萬世準的焉仕學體用曷以尚茲予故曰願學聖人之全宜莫端木氏若也然則公之嘉惠斯舉不獨維新規制而且釐正厥名詎無意歟教之必因其才居之必擇其地引之必向其方所為陶鑄而鼓勵之者至殷殷矣士際斯期聯仰感激即中材猶然思奮矧惟茂異由今之學追占之道躬行為本出入不悖所聞敬業樂群則一貫是繹得時而駕則三事攸壽克斯志也魯謂及肩非數儀之基丘陵限日月之照哉脫或誦讀不論其世利達浸淪其初維昔賢令德成而上跡超貨

殖科邁言語而士嚮風景行委蛇乎其中自年乃濟仁義湛浮華出道德入權譎異員登性道之堂有頴汗首疾掩面而却去也者幾希何進取高遠為也漢詔有言守令者民之師帥多士師帥不遠固儼然炙而臨之矣矧明監司率屬作人良守牧推德意而廣之詎無副此躬逢者出乎哉不佞文質行能周所底止豈曰有諸也者顧詩不張應登云心乎愛矣遐不謂矣敬記之以驗多士

重修黃華書院碑記

萬曆丙戌春余視林慮篆修

願而上自王侯官長下及遠邇義民悉欣欣然為助當奎者諾之入夏大尹王公鳩工庀材擘畫矩度仍拓井井邊邑中材廉者四人董厥役遂勗黃華老人而畚鍤斧斤興焉越明年丁亥歲杪告竣余乃驅車至升堂而眎之則見垣墉周繞層以固也重門洞開朗以正也堂室鱗次輝以邃也亭榭挺峙方以雄也萬卷有樓巍以富也兩楹有舍羅以列也東西有圃蕃以植也老人有祀崇以祀也博士弟子負魚貫雀躍相與講學終日起而請曰百年盛舉一方勝槩惟賴先生瞻茲豐碑焉可他

屬願先生之終教之也余曰子欲有言乎以一日
 長無能墨墨爾已夫國家取士遵聖門之四教與
 周禮之三物聯師儒于貴宮養之而成材則賓興
 而在使之此薪樞之法嘉與天下豪傑率由之者
 然費宮湫隘未必可群而居于是取先民之遺跡
 創為書院濂溪橫渠紫陽諸院相繼而起所以輔
 翼費宮而成其教學亦曰高山仰止云爾林慮為
 河朔名山自金學十王公庭筠選勝而來為院校
 書以黃華老人自命後人沿之遂名其院是中州
 書院惟此為先若大梁若百泉皆百年以來物也
 憶自江陵領講學而天下書院災此雖以荆棘蕪
 免而魚然莫犯則議復之難以故釀諸茂才之怨
 怨藏修游息之無地也邇苛政刻削大梁百泉仍
 其舊址而煥然新之是以黃華得此而復諸茂才
 將無喜藏修游息之得所乎夫藏焉修焉息焉游
 焉學也所學何事則聖賢之道也道者身心性情
 之秘不在言語言文字間而欲發明身心性情之
 秘亦不得寄之於言語言文字間制科以言語文
 字求天下士而天下士遂工言語文字方聞長雄
 于此卜之偶僥踴厲于此卜之矣學果于斯而已

也則同道為明相觀而善吐菁茹華操觚染翰
 軒鳳舉耀穎搏風其何難之有學不止如斯而已
 也則雖不離言語文字而由粗以探其精由末以
 窺其本將自得之身心性情而修正若淑道在是
 矣且爾爾鄉邦有以是學興者乎程氏兩夫子是已
 蔡季通曰天先生伏羲堯舜文王後不生孔子亦
 不得後又不生孟子亦不得二千年後又不生二
 程亦不得從祀孔廟百世推尊出于人情天理之
 不容已者蓋以其辨異端似是之非破諸說未明
 之惑得往聖正學于身心性情而又能以言語文
 字發明之以詔其方來者耳今二程遺書具在也
 諸子詎不取而習之乎然而習學之道如斯院然
 光明乃心以為堂與立乃誠敬以為基址致乃知
 以為入門踐乃彛倫以為實地崇乃禮義以為防
 衛游乃六藝以為學圃而又樹乃威儀以備觀瞻
 對乃神明以時警省斯可以入宗廟百官之門墻
 而直承其業不然室家之作弗堅弗實雖塗墍丹
 雘徒為觀美敢曰居之安耶惟諸茂才擇而造焉
 于是作而謝曰學無指承儀俛乎其何之今而後
 藏且修之息且游之即言語文字而求身心性情

之秘依程門以遊聖門敢不以爲可幾及而日孳
 孽也于老成人其鑒斯盟蓋于是諸茂才蠢起咸
 有先民之嚮往焉而茲阮也且將與濂溪橫渠紫
 陽並增斯道之光矣大梁云乎哉百泉云乎哉大
 尹公津津色喜申之而志之貞珉是役也郡伯漳
 平陳公九仞郡丞清苑王公鉞別駕垣曲趙公東
 魯戮力拊循首倡義助大尹諸城王公梁政化旁
 洽成事惟勞皆足以傳不朽而告諸後之爲守者

陳惟芝關聖陵構亭留鹿碑記
 洛陽城南十五里許漢壽亭侯關聖
 陵在焉歷晉唐宋元數百祀于茲而耿耿忠義貫
 日月而威華夏嵩邱若增而重河洛若鍾而清萬
 代瞻仰不衰往瑩城僅十餘畝邇諸守郡公往來
 伊闕登眺龍門見聖墓處隱隱籠籠英霧浩氣時
 時鬱勃輒躍然曰士君子名成一節沒且不朽矧
 其燃已灰之燼扶既衰之祚忠義如武安者乎充
 拓故址廣袤八十畝洎吉倡義主人競趨四方不
 應一時土木若神運鬼輸百堵咸興辟工畢集宮
 庭之伽枚枚實實臯應之建伉伉將將美哉佳城
 所爲妥聖之靈者不既備哉會獻府諸公下車謁

凌觀廟貌維新進獻負摩復隴然曰海內祀聖廟
 者夥矣而此之靈爽顯赫則真精所鍾也抑俸構
 亭于應門外爲進禱焚誦者駐蹕地焉猶念亥帝
 有神龜志徵也大夫有鸚鵡志言也聖逐失喪而
 還故主即鹿亦所樂適也故出所泰二鹿圍之亦
 念二鹿洛產也不欲其與行裝俱南踵時公番積
 遺意其清操雅致真足以追古哲而風來襪乎且
 公之理郡也平易近民寬恕爲政士飲其醇吏畏
 其威竟以善病解組去蕭蕭圖書而臺司番檄旁
 午士庶攀轅載道數日不獲出郡門故見公所馴
 之鹿於聖域者如見公然則亦其棠峴碑之寄也
 昔鄭弘守臨洛行春兩鹿夾轅主簿鄭國那賀曰
 三公之輪飾鹿明府其爲宰相乎已果符若操券
 今公之鹿寧非鄭公鹿哉乃洛修士尤思公而不
 可得謂芝舊撫公鄉而公佐吾郡誼重通家不可
 無言紀其事况芝世居天中盟下去陵僅五十里
 而遙正自忠烈之氣時欽焉其又安敢辭竊謂
 此鹿之秦也益以鞫聖之靈而見公之心蓋惟聖
 之靈鹿國安民俾麟鳳常遊龜馬常獻斯鹿也固
 靈臺之伏也惟聖之靈禍惡福善俾作德者休作

逆者殃斯鹿也固食萍之鳴也惟聖之靈昭昭洋洋
 然贊化育俾昆蟲鳥獸咸若斯鹿也固深山之
 遊也乃公揭聖逐鹿大義發聖獲鹿孤忠直潛通
 于千百載之上則實公之所為獨見而二鹿之放
 義嚴一介又公之不媿鬼神彰信兆民者也固知
 公之勲澤將龍門爭高伊闕並潤迺聖在天之靈
 亦與山靈河伯共鑒不爽公雖去而指鹿者誰耶
 因命善行冠帶修士陸應選勒之石以誌不朽公
 諱純臣別號五泉直隸松江府華亭縣人
 馮琦延津縣創修新城碑記
 夫王公設險倚城郭以為固而平原受敵之地尤
 亟焉故春秋於城邑必書蓋其慎也顧桑土未豫
 不備不虞則疑於紿事以病民備而不能無擾擾
 而不能無怨又疑於廣心以病民當事之所以備
 而蒿目俛而掣肘者類如此益之豈曰損上益下
 民說無疆則上者所以此下而損者所以為益也
 然而上存親民之分而勢難展者郡縣是也上有
 親民之心而勢易隔者撫按監司是也郎見有激
 制一朝利關百年者姑舍是而秦越之誰為哲而
 誰為黔憐綠相襲且暮與釋負以去一旦有緩急

周章錯愕與其民偕斃耳是故成大事者與民樂
 成而不與民慮始有能持破的之見決盈庭之議
 畫必然之策與必不得已之後中丞直指使以民
 事先之而監司敬應監司先之而郡縣敬應飭材
 庀工為百姓計久遠其又能禁庚桑之視以忘無
 疆之說耶廩延故當梁衛之衝無天險為限中原
 有事則必爭之地也正德時賊再至無敢鴈行頓
 刃是受敵於寇也黃河經其南諸流交匯時有汎
 溢嘉靖中漂民居無筭慘於流徙是受敵於水也
 往者哀土為城主惡易潰苦於歲葺嘗議以甃易
 之難其費遂成道謀萬曆已亥歲中丞曾公直指
 使者崔公巡方請其邑慨然曰夫邑之有城備盜
 出入與非常不利禦寇捍藩而督民與守是明以
 民委敵也耶與司道定計屬郡守劉公郡倅孔君
 邑令劉君輩經紀其事而括帑餘數千以資費時
 直指袁公相繼至亦以贖緩九百佐之司道而下
 各有差閱歲告成事雖縻如雲樓櫓列屹然稱
 保障矣父老謂諸人為德于延甚厚相與建祠而
 尸祝焉家宰李公延人也屬余一言紀之余謂是
 後也諸公之為延謀周也以歲月而為千百世計

延人之善自謀也以千百世計而忘其歲月之瘁
 也蓋力關民四肢而財關民心惟廩延之城官出
 其帑為建不拔而民惟版幹奔繁之是務及瓜而
 或不愆于素土實無傷其心民寧敢自愛其力佚
 使之民忘其勞矣忘勞之民生其共矣城成而民
 與偕安祠與偕存周思召伯魏祀狄公其情豈異
 哉詩曰以似以續續古之人後之蒞茲土者登其
 祠思其始庶幾哉曩以鳩延邑而後時餼糧嚴
 斥堠課章程修閭垣懼商疹備旱溢俾延之民無
 有滯心舍力以事其上使嚮之與延為敵者皆頌
 于堅城之下則是祠也即廣其俎豆光于前烈可
 也祠成廣袤凡若干武庭寢堂廡稱是詳勒碑陰
 以告後
李宗延啓聖祠碑記 夫啓聖公之有祠也
 之人 自我朝昉吾夫子匹夫而素王當世不能測其蘊
 惟及門諸弟子崇奉惟謹而後人稍稍尊為魯國
 之一儒歿則邦君誅焉是所繇重於世而傳於後
 矣漢高帝當控馬揮戈之際過魯一舉實開萬世
 宗祀之原歷唐訖宋悉致嚴禮未聞推重其所尊
 者洪武初宋文憲公濂謂學以明倫子雖齊聖不

先父食故禹不先鮮湯不先契文王不先不啻宋
 祖帝乙鄭祖厲王則參似軻坐亨堂立而其父列
 食廡間非禮不報嗣是程學士敏政周祭酒鐸重
 申厥意亦不報暨嘉靖九年始以張文忠公孚敬
 議更定孔廟祀典詔天下別立祠祀齊公叔梁紇
 稱啓聖公孔氏以杞國公無繇萊蕪侯點泗水侯
 鯉邾國公孟孫氏配稱先儒歲春秋上丁用少牢子夜先
 祭太學祭酒餘庠提調官行事詳在令甲荷歟休
 哉備矣汝陽縣為天中上邑學宮巨細畢舉獨無
 啓聖祠抑歲久圯盡莫可跡歟或當事者亦附府
 庠不果立耶吾明府王公曉言與慨捐俸若干金
 庀爾材鳩爾工告成於明倫堂之東歸然廟貌焉
 夫明府天下廉吏也水蘂聲籍甚官家俸錢僅足
 以奉太孺人珍膳乃割其餘以盛營其祠噫余知
 之矣是祠也肇自文憲成於文忠翔於明府三公
 皆浙人曠世相感異地同心豪傑所見大都如是
 且肅皇帝純孝格天力排群議明倫大典煥然如
 日中天故輔臣一言不崇朝而遍天下明府色養
 太孺人義冠傳帶無異孺慕邑政鉅者如修龍宮

獎節孝等事一切稟命而行於是乎泐此碑蓋聖賢享萬年之禮樂其設心必思以萬年禮樂享其親不則而質之聖賢之心必不安不則而質之吾人之心必不安不則而吾人之心必不以吾人之心為安不則而吾人之心必不以聖賢之心為安孔子曰吾行在孝經明府伏讀而有得則其見聖賢之心即自見厥心惟自見厥心故能體聖賢無窳之心而因以孝思作汝墳士其明王孝治天下之遺意乎邑博士賈時禾輩先二三子感其義謁余言以紀之謹揭而鐫之堅珉至於明府德政他日當備見循良傳中茲不具明府台州之臨海人諱萬祚字君錫起家乙未進士萬曆庚子年任今擢刑部

劉一相封人見聖祠碑記
栢邑西距二舍許有鄉名儀封

鄉之通衢之西封人見聖祠在焉迺流窮源魯論述之備矣余嘗讀中州誌既有儀封名縣今乃復以是名鄉何居記有之定公十四年孔子去衛適陳哀公六年孔子自蔡入葉意吾夫子丁衰周之不哀思以道易天下席弗暇爰轍環列國然儀為衛屬自衛適陳必經於此封人請見之地意者其

在斯乎至於蔡即今上蔡葉亦今之葉縣是鄉也介於蔡葉之間矧封人掌封疆之官夫子入蔡及葉會逢其適則夫挹德輝於再覲以續儀封之故事者理所必有是邑之得名以適陳之日鄉之名以及葉之年其見聖者固一封人而已夫復何疑書云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聖既見聖亦不克由聖古之見聖者不惟封人也陽貨之見見也孺悲之見見也封人之見獨異于二子何哉蓋貨之見以歸豚孺之見以取瑟均之不由聖者也封人一見見聖之間而克念之誠倡道之功不其偉歟觀其謂從者曰天將以夫子為木鐸使天有意于聖人振木鐸之徽音以挽回唐虞三代之盛治於其一見決矣不幸而去于衛不對于葉絕糧於陳蔡是未欲治天下也嗚呼封人之見聖將不得為賢矣乎論語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又曰見賢思齊焉太學生王子宰等居封人之鄉興思齊之念於先人舊所為祠葺之塑遺像樹穿碑丹腹墜茨煥然一新榜其里曰夫子停轍處扁其祠曰封人見聖祠祠之後作兩序以訓蒙習時其禱祀鄉之人咸駁奔馬俾士大夫乘

軒過門者禮其祠想見其形容秉彛好德之良歷
于載如一日木鐸之音雖不能振於當時幸能托
遺響於來世則是鄉也以聖人而重以封人而名
以王子而永永不沒也已念叨令斯土公務鞅掌
長觚短檠廢已久矣王子不以不文 **張應化共濟**
而固為之請也義不可已於是乎書

庄碑記

共濟庄者西蜀黃公所創為給孤地也公

懲覩豪絕探丸簡進修良平達罷窮度貞憲遠吏
畏民懷汝淮千里德惠孔昭兩河南北驛其聲而
吟之乃公仁民心無窮也自午未以來淫潦為沴
困麓空矣重以辛丑河決汴毫之間雉堞幾沒蒼
赤其魚環汝列城積雨為滙栢舉平衍無重山深
谷蓄洩甚艱被菑稱最云公減騶從冒霜霰騎而
履菑地條上救荒善策蠲租舖餓招撫復業民獲
更生矣公曰未也國稅未可數蠲翳桑未可長舖
吾茲得本計焉天子嘉惠元元先孤獨每郡若邑
計日授糧計口授室法未始不甚善也顧賦粟有
定額而嗷嗷待舖者不可以數限欲民之不轉徙
而捐濟難已于是捐俸資俸不足而益以贖鍰蓋

汝屬十有四每屬五十金各付長吏市善地葺廬
舍歲收租入以佐令甲所不及知西平縣事張應
化仰奉德意惟謹復益以下吏俸薪於邑南四里
許耿家墩得地二百一十四畝有奇又稍折而東
於三里灣得地八十五畝有奇更築室三十楹一
以居貧者一以貯租入典守擇人出納有稽從此
栢舉歲有豐凶而孤無豐凶直與古惠鮮媿美若
漢之存問長老唐賜高年酒麩宋置義倉給貨且
拜下風不第吾屬下吏欽承恐後即後之吏茲土
者睹茲懿舉必慨然歎穆然思踵芳躅而式廓之
田廬日益以增全活日益以眾公之德澤又可以
涯浹乎哉不寧惟是公不久登樞握軸以福汝南
者福天下寰寓蒸黎咸受公衣被粒食之賜公之
功社稷功生靈者抑又偉矣應化故不辭拙劣而
敬為之記公諱熈四 **曹嘉謨羅山縣儒學碑記**
川南充人壬辰進士

家國

設學校置博士弟子員教之詩書六藝使知古今
聖賢之道凡以叙天典正民彛而成治化君子謹
之衆人忽焉教導明而後典彛叙正則學校所關
非尠淺也鄙為汝下屬邑廟學之建廢不知其幾

爰自嘉靖甲寅直指霍公冀更新之壯麗軒豁建
置合度大槩皆出之直指公之所區畫實非他邑
可擬倫距今有一百三十有甲子矣風雨漂搖鴟
鼠巢穴頽敝日甚不足以竭虔妥靈往宰牧者雖
間議修繕然因陋就簡粉飾一時而顛什隨其後
首善之地若此亦安所施教導以襄治化哉戊申
五月別駕西蜀范公自汝上來攝篆謁視廟學瞻
顧咨嗟曰世之學孔氏者必斥佛老以爲異端今
郡國一孔廟耳梵宇琳宮綦布天下而夫子之廟
將就傾圯主祀者何以格神爲師者何以施教爲
弟子者何繇興學有司之務誠繁已公務之隙獨
不可少致意於其間乎予何敢不力會邑民詹繼
文向嘗以修學自任公聞而召之語曰爾羅民敦
龐好儉慷慨尚義之風闕焉而罔聞者非不肖也
其勢使然也然亦豈無巨室大姓而卒莫能振起
焉者非恠嗇也其俗使然也顧有志于善斯善之
矣爾其勉旃繇是盛其舉以示勸扁其門以示果
優之體貌以鼓其銳繼文瞿然若不能終日待鳩
工度材不日而集棟梁榱桷之撓蠹者易之簷牙
甍甍之頽墜者整之丹漆黝堊金碧之湯漉者澤

之繪之凡疾風苦雨之所穿漏游塵飛埃之所垢
蒙者一切補葺而糞除之廟自禮殿以至門廡學
自講堂以至齋舍靡不疏潔完好而應奎有樓高
敞宏麗比仲秋釋奠而神棲法庭肅乎見宗廟百
官之富美也宵乎聞金聲玉振之遺音也更始于
六月壬午以七月庚子訖工不坐不徐規制事新
燦爛崔嵬加於疇昔薦紳縉掖胥會稱慶僉謂斯
文盛事宜有記述以昭垂於後嘉謨視而思曰俾
其民而興其學者公也民之俞于倡而速于肖者
是寧智力禱乎哉夫學自霍公增創之後士林至
今逾其姓字猶有芳氣霍公聞望風裁累官九列
績然則公非其流亞與公以西蜀雋才協理一郡
誠無難者于茲義舉不損於公不勞於民浹旬之
間克成厥績如此凡產於茲者當希鴻士之遠猷
以達大賢之素蘊繩繩繼起爲國家真才品無負
公興學之盛意可也倘堂序之士列執經操翰之
徒庭階之下爲茂草荒烟之所則師儒爲素餐而
學徒爲虛糜矣豈公之屬望于師弟子哉公諱月
第字光漢四川安岳人其攝篆羅山清而不激嚴

而不苛崇信厚薄鈎距論者以為得居上之體嘉
 謨不揣猥屬一言以識歲月而宣力執事者具列
 于碑 **張縱彥重修真武廟碑記** 夫人苾芬以侑之
 陰云 神之道止矣有人焉持齋誦經自矜衆人之前若
 以彼為卑卑有不屑也則又有笑之者曰心即神
 也吾入廟而洋洋在上在左右庶有昭鬼神盛德
 矣乎余聞之唯唯此皆神道之所或然而于昔人
 建城立廟之意與吾郡所以崇奉真武之書皆未
 有當也昔蘇子曰天文地理音律曆之書皆不
 足學學其不傳于書而載于口者今里巷有言曰
 城之象取于龜笈之傳記所載未之見焉余深疑
 之每與堪輿家登陴望氣其言亦若有合者余愈
 疑之既而憬然悟曰真武之號為玄其色尚黑其
 護法則龜蛇先王制器尚象以及城郭宮室之大
 莫不有然者故北方水也真武龜之主也水又龜
 之所生也凡物見主則不特戀所生則不遷以此
 鎮于衛水之陰豈無謂乎以故山川孕靈人文煥
 發所產之英人傑士其大者固已光明雋偉卓絕
 人群其小者亦能敦朴豈弟不失長者果地實

根亦何非尊神之所栽培也乃儒者必欲誣之以
 為無鬼神迨一旦緩急謀著布卦爭趨奔走反有
 甚于細民又不知其何說也居恒之慢侮如彼臨
 時之誦讀若此豈不大惑也與吾邑 陽李君方
 初楊君華封崔君素敦敬畏神一日殿宇告成三
 子實與有功焉請余記之余曰三子平日所以禱
 鬼神者不在此也雖然以營建之事而并著夫古
 人所以立廟之意與吾郡所以崇奉真武之旨俾
 後之君子咸知敬鬼 **靳於中新河碑記** 曰穎之水
 神則又不可不書也 皆濕也 二源竒發湮不可跡而濕實出大颶東南
 經長葛入許又東入穎穎之北則艾城石梁二河
 且鏘且踞艾城石梁溢悉走斷人湖地而穎北為
 河伯都矣金伏火流方阜之疇說兌而奪于習坎
 百室開只半菽蕪如又沮洳所蓄粹難錢鏹碎而
 瘠溝窳而連賦久假而增他戶口此羸者穎皆不
 可以恒繫濕何知然絮以大浸之稽不當一血是
 不煩庚辰童律而歷政泄沓魚隸沼勝釋負掉臂
 鮮以浮于天時豈其恬不測差亦胥力靳之以重
 穎頓高密張侯履封之始有愾其中會悉初政無

動為大迨百為克開而徐真厥麗焉士民溪志乃
 問諸澗不循軌而橫嚙之繇輕騎沿閱往復數四
 百里之程宵征曉歸爰集耆眾財衛告語澗莫予
 毒也巴夫禹乘四載而急二距何穎于澗上承下
 距猶他水也注驟泄緩載窳其中襄而沛漫則湖
 不足以其容其亟事畚鍤闕河還子稼若宮于是上
 接許源下距鄆境深七尺廣四丈二尺長四十里
 有奇昔所稱斷人湖者不鍾而徑矣蓋鍾不足茹
 必吐徑惟主通故通也是役也侯蠲祿金數十緡
 廩穀百餘石工以地率餼以工率尺寸錙銖無爽
 厥度至子來輪助驩呼有徒十口遂告竣事河流
 湯湯而駟而泗而淮以觀百冬王浩漾哉穎內德
 降幹止寧矣曾為時幾何惟時魁震鴻罄青陽更
 劇侯乃活數千指饒捷得一河胥力敏鉅如從枕
 席過師神君聖令曷不千古穎耆義滕復性等以
 余向視學齊魯知侯最深脛尉乞為石言用取來
 者余惟昔西門豹鑿鄴十二渠曰百歲後父老子
 弟思我後漢長吏以橋絕絕道欲合二渠一橋交
 老平賢君法式不可改也穎百歲後河安往而不
 有侯則來者誰得參以意不奉為程且令程在

華鈞譽之興多不問害則興復貴華了責之華多
 不中規則華不縮興故知利害相倚興華相成庶
 幾財與力兩寬名與實全舉斯塞心裕猷撫近所
 以舉遠而非獵虛造大之可幾也語云五害之屬
 水最為大五害已除人乃可治夫侯亦姑試牛刀
 之鐔于河耳耆義復縷悉侯政如務禩章縱市里
 墟井無耄孺不關胸無細大不研慮諦以精詳行
 以博大類食其福而歌舞之豈第飲河余為避席
 不佞既借九里之潤已然君子遇大水必觀則尼
 父謂水似德卑下循理似義浩浩乎無屈盡之期
 似道流行赴百仞蹊不愼似勇至量必平之似法
 盛不求概似止綽約微達以察發源必東似志以
 出以入萬物就以化潔似善化之數德者非侯出
 身加民而誰木似之矣左右逢源濬導如志固其
 所也耆義搏頰公言乃曙侯裏侯名福臻萬曆癸
 丑進士將以循吏高等入交戟之班他官師更老
 與河績者張民表重修固住寺碑記夫情懷寂寞
 識之碑陰沙志結幽微白馬周旋王相五重表異爰成不捨
 之檀三刹乘模精詣無緣之旨選茲神地受福無

疆仰見諸天除業不作改割微干三台補理謂之
 二梵開喜捨之路動展修之心肌骨無親海珠非
 寶伏以大聖惟靈示悟時若存而若亡善果于義
 無常是不增而不減八萬天子按樹枝以垂攀五
 百法王依化城而證道揮謝四流名言莫著妙演
 六法覺地難窺四相遂空五衍已駕住慈悲室披
 忍辱鎧五戒精持超雙樹而常樂三心寂滅歷累
 劫而無疵洪鐘屢叩感而遂通冰鑑高懸聚而不
 爽不出于皦味淵乎成萬物之宗無關於迎隨廣
 今洽群有之德化城引疲勞于玄軫朽宅警迷惑
 于黑業號尊三界功滿大千隨應衆生度脫無量
 諸佛祖昭靈四天王護法三願永持四誓不墜獅
 吼不聞衆教乃廢外道蟻集異端蜂起未養鷹俊
 誰能讚稱那得鵬耆終難誦嘆有能克扶鴻教永
 傍鹿門蘭若銀流祇林金布攝心作禮稽首揚仁
 雖未必惹燈普照法輪常轉亦可悔悟慳吝表章
 廣濟出三車于火宅啓五達于康衢耳中牟縣固
 住寺者列刹縣北立幡古壙年代綿邈不可考問
 墻垣頽落椽椽椳危塵翳珠眉煙昏金臂沉水香
 銷琉璃蓋散五十種光八十種好不有儀形烏能

昭揭蕊蕩滿存牛負深泥馬繞高塔誦經舌徹募
 化足趺檀越萬廷秀王紹統較世科等仰念莊嚴
 期鶴林與鹿苑捐金若干修葺大雄殿五楹檀越
 王紹緒王我衡等爰思藻蔚願涌地與積香捐金
 若干葺金剛殿三楹飾塗繆采窮青腹之妍奇刻
 削盤紆極人天之詭異研櫨華似濯錦宇簷朗若
 懸珠聿弘舊物康濟解紐諸魔降伏正昭升雪
 齒映雲幢而並炯龍步合鸞音而濟協玄津鳥旆
 上徹重天紺宇神幡下臨無地開慚愧門成真實
 相民表東土肉人北地僉鬼生年十歲便慕玉清
 逮後六齡欲參金面喜孔愉之不婚志僧虔之辭
 婦獨寤寐歌式觀元化起則向想不沮玄風日月
 居諸年歲倏忽徒假二三十難覲三十二邈矣栴
 檀海沮焉恒河沙大懼若海潮流愛河淫浪革囊
 易敗本性易迷一刻不悔千劫不悟六道昏冥七
 情薰灼倘墮無明豈復未智是用仰螺髻以歸心
 望檀林而修謁嘉與善男子演暢真佛慧宇平等
 心修頭陀行大寶不傾接沉滯以現瑞明珠常繫
 用理性以回光惟願世尊覺一切超彼岸虛往實歸
 界如筏喻者如天覆焉使得此超彼岸虛往實歸

同入法會共觀道場其辭曰赫赫如來踰城離欲
 人辭戀主馬淚舐足六年正果三界稱師應期撫
 世救濟博施阿難淫室威神可護撚花微笑伽葉
 已悟給孤名園祇陀曰林弘垂正法大眾歸心摩
 騰入漢道安彌大智辯所及無遠不暨大上成瀑
 大道時黠愛緣江河情重山岳三墨縱橫七儒汗
 漫道術分裂猶不克半各立門戶互相譏刺俗儒
 殊子誰知其意洪烈昭章不生不滅禪慧通明纖
 悉不缺比丘向善居士好施開茲鹿苑爰飾暈飛
 維此靈宇載葺載庀金剛擁衛菩薩戾止或優婆
 塞或優婆彛或比丘僧或比丘尼繞座三匝又手
 來儀眷言前哲俯存欽思嗟予小子和合四大仰
 佛大力豈敢昧暖爰崇密化昔
 緣以賴深趣樂土慈尊常在
 官渡橋碑記 爰夫
 弓聲集魚鱗為雁齒清流壘勢創石鼈以木函况乎
 天上牽牛夜向雕陵問贊人間司馬時從蜀道題
 書填靈鵠之參差誰能托足駕長虹之偃蹇不可
 容車波滙通川浮輕舟于烟颺浪飛渤海借砥柱
 于龜鼉然而綺閣連雲豈取材于一木錦袍燦日
 寄結組于寸絲窮一力于不貲空嗟莫辦袞十方

予無量屬有成勞茲者橋梁即古官渡水也望極
 浦兮雁鷺飛嘆積砂兮狐兔走玄甲巳隨寒日盡
 草野蕭蕭彩船猶向淡煙來雲天漠漠悽慘騰平
 丘之獵騎沈瀲隱曲淑之漁人崩岸橫流行旅戒
 飄颻之患回舟演浪居人與沉沒之悲繫將鞭石
 于秦皇走嶙峋而驅汗漫豈徒為楫于般相突吹
 滂以偃高濤雖無隕宋之石藉神休于星宿亦有
 來周之慶啓靈號于子趨敝邑明府北海傅公擴
 仁度于納溝欲左提而右挈軫生靈而拯溺肆輟
 木與低枝德迺淳源動帝天于浣衣之石名通廣
 路化王孫以祇樹之林是以毛宰官墀田宰官首
 鳳等行不捨之檀玄津鼓柁姜居士有汜蔡居士
 大訓等唱亡機之旨綠水開池興國寺僧官宗副
 既惜逝川猶思彼岸不向毘邪自默惟期檀越群
 施是以高謝四流弘披入正三千世界曾未足以
 當微塵二分珠璣尚堪持以奉寶塔皆能不貪不
 吝是造是經儼鼇足之承山像鵬毛之搏海芳名
 永振大德不刊工始于崇禎元年正月甲子訖于
 明年四月辛丑費金錢千二百緡詞曰爰古渠梁
 跨有維津赤闌朱雀造晉超秦維茲清水厥流泯

泯北浚奧區厲揭病民襁襁為勞懼其胥淪我侯
矣止裁石鼎新凡我耆秀眾鄉縉紳秉侯之德以
莫不新于來日成功與時臻口碑不傾聽之伊
人數演無窮未勒貞珉是歲秋八月戊辰立石

理順杞邑創修甃城碑記

易稱王公設險以守其
國險之為衛大矣一國

之險在山川一邑之險在城池故城郭溝池以為
固記且以小康後之杞在洋東為門戶邑而城僅
因壘于土加以歲久侵剝即惟其塗墜豈平虞復
隍將民衛之謂何粵稽正德嘉靖間常二中寇第
以不攻幸全非實有所恃以無恐者令蒞于茲時
亦持包覽之議無如費役繁重旋以黎民非常之
懼掣矣夫禦侮者在無瑕捍患者貴先事積薪厝
火蚩衆之所紐綱戶未陰明哲之所圖今日何日
以策杞之當甃與否此不待智者而後辨自寇擾
秦晉披猖楚豫廬鳳問無寧歲豫屬衝地所在當
講城守乙亥之王正賊遂窺杞之五關意輕我城
為進攻狀人情危之先是濬源申侯來署篆已料
寇氛之必及為區畫城守者殆十之八九杞德侯
甚比改令杞而寇果至侯既夙備應以暇整為分

布守禦諸具甚設身肩矢石察乘俾者跡密約緝
之晝夜凡七匝不知甲之脫于捕也又懸金募敢
死士絕擊賊多所斬獲賊悉銳逼北門勢甚厲侯
督武士表文明輩多方力却之賊始去當是時以
卑薄之士壘俾高陽民故墟不薦食于蛇豕吻者
實拜侯之賜猶未也寇僅得退耳一日未殲能必
終不復至往民狎于安則難與慮危今民惕于危
則可與計安蓋思所以堅吾墉乎于是為言大宗
伯孟公公曰侯為杞遠謀杞安敢不自為謀又安
敢不以侯之謀杞者明詔于杞之人遂合紳士父
老而倡言曰茲役也憑城者什之一憑衆心者什
之九什九之堅難為嘗什一之瑕所可畏夫攻瑕
則堅者亦瑕委土寧堪以長保夫人之善居財者
在用財以自衛衛之莫若固吾圍今且無論急縣
宮還頤而各急其身家于是曙覽城之為謀遠皆
願為侯命是聽而後乃議輸視隣封邑成事里甲
均輸父老僉稱便議遂定因料五城中除諸王孫
軍屯不與及境外之鄉紳聽餘悉索為三等厥田
千畝以上上之畝捐八釐後銀五厘百畝至千畝
次之減釐八之二減銀五之一自十畝至百畝又

次之畝止捐甃四免助役十畝以下全免輸紳士各以里宅之近厥門者門焉受若事輸若直而鄉戶稟侯諭亦各以三等輸如城事聞所司咸可其議趨觀成而後乃鳩工庶民子來百堵皆興城周遭一千四百丈有奇惟前此麗水得環王公所甃東門甃城九十丈第加葺焉餘皆新甃計每門城工二百五十六丈高率三丈門有樓俱鼎新之其屬侯捐俸斥鍰以首新之者為東門樓及修築東南半壁而各門甃鍰之協助有差四隅有櫓新之者半其舊多而今約者堞三千六百有奇蓋藏舊之半其舊無而今創者量增堡屋數處及小西門甃城甃城斯滅而後乃有事于濠濠浚自萊陽宋公九清侯復因勢浚重塹而益倍其險經始于三月中旬至季夏而全畢高墉言言深池淵淵矣明年正月寇復至偵杞城新有備第掠隣境去先儒有言經世安民之道除其憂而後同其樂杞之人昔稱善憂惟是甃城之役二百年來議存乎築舍見狎乎處堂因循而若有待者肯哉宗伯之言西因也人情非憤弗策非懼弗迫非一弗齊非時弗宜大抵然矣雖然非天贊賢侯即有可因之機誰

死肩其鉅圖其難者牛僧孺之營鄂也歲省民修築表茅之賦高駢新成都之堞保障一時蓋皆易土以甃若神世衛城青澗以控瀾澗城雖水以屬羗更得禦侮捍患之道矣侯之大有造于杞也政洽化醇清風愷德四民業傳舞之惟茲後也舉有土之缺遺垂無疆之熙備其偉業寧讓諸賢方美于襄而頌伊濯矣城成而宗伯公為之記公實身親之其事悉其言核而又屬予以不言夫亦即公所記質言之已矣於都哉我侯之澤惟金湯是奭永俾我后人靡有斃侯名嘉胤直隸之永年人崇禎辛未名進士諸紳士之

重修鄆城儒學碑記

屬有勳者氏名列諸其後

會而常新者天子之道在天闕運會而更新者夫子之道在人天心之常昭即人心之不已此何心默而成之心也此何人神而明之人也惟其神而明之則無在不可以見道亦無在不可以在觸之於是非觸之草茅誦讀在觸之民社展措在觸之衣冠禮樂宮室俎豆而無不在矧其神遊數似之內夢想美富之容景仰乎太山梁木之鬼箴其有發而不舉做而不新者乎明乎此而鄆再修之學

宮可紀也李公再新學宮之心更可紀也何也道
 所在也夫鄭之學宮重建於我太祖高皇帝定鼎
 之三年至天順朝而始大其基道未墜地代有補
 葺自神皇帝戊子以後飄搖蕩析新者日就故矣
 何以不新待其人也於今上御極之甲戌公以名
 進士來守是邑謁拜之餘顧瞻興嘆修廢之責已
 心任之矣時寇氛孔棘民之寄命水火者方望公
 以解倒懸朝夕詰戎未遑文事越二年而寇乃克
 平民之病者蘇什者起公計其力可以以及也而公
 費苦無所出謀權宜者僉謂可以議捐助公慨然
 曰吾有薄俸在何煩他人遂出其所僅有者卜吉
 鳩工先正殿次兩廡又次戟門櫺星門而明倫堂
 時習日新二齋以及墻垣皆綵綵丹堊煥然奪目
 而一錢不以煩公積一力不以妨農時舉數十年
 人所憚而不敢為之任一朝從容捐顧而成之公
 之功豈小補哉公之天資勁直才諳明達宰郟未
 及期而諸所興葺如振文教修城池嚴武備練丁
 壯檢約帥屬肅清吏役禁絕火耗清理倉庫優恤
 驛遞種種善政悉用自新之道與郟之人更化而
 善治焉則整飭學宮固其新政之一端也然公之

心不止新一學宮而已也以爲學之興時新矣而
 士不新其德業可乎青青衿佩斯斯夕斯入斯門
 也履斯廟也當必憬然悟勃然興知舊者之當革
 而新者之是圖一往奔請由經明行修之旨而型
 其志古樂正之規理寧澤無夸珪璧其音者蕙蘅
 其品神寧藏無兢淵岳其蘊者冰雪其心才寧瞻
 無非鬱龍其采者鍾鼎其猷體寧卓無靡雲漢其
 英者風雷其政以之而名世新德也以之而用世
 新業也庶不負聖天子作新人材之至意而可同
 符於聖道常新矣此固公之深心於新學宮而寄
 之者也公諱振聲字華麟陝西延安之米脂人
 侯恪重修歸德府學明倫

堂碑記

崇禎元年今天子神聖御極首誅逆闖臣
 魏忠賢等一時日月朗乾坤更新遂大計

天下吏較其賢否而黜陟之於是郡大夫薛公以
 治行第一等舉卓異錫宴賞有差俾還本郡天子
 憫然念德教之不專不可以致治乃命所司以久
 任責成功薛公來屬其俊士而告之曰天子俾余
 久守爾爾士爾士自微子建學以來風俗淳厚教化
 修明且吾夫子習禮之遺蹟在焉禮明則分定分

定則教行故往者逆祠遍天下而爾郡守禮抗不從也乃者學堂告頽育才無地余恐彛倫之不明教化之不興終為守土者羞其議所以修之於是鳩工庀材出俸金若干及前丹陽湯公道衡捐賻贖錢若干佐之重薨翼日畫棟承雲人工稱輪奐之美庶士興威儀之嘆修既成薛公屬余記其事余嘆曰卓哉薛公之修茲堂乎先王之治比閭族黨莫不有學皆所以明人倫教綱常也人倫既明綱常無斁故其成也道德同宗本未相應上有淳厚之求而下無越軼之行未始有戾焉往者逆墻擅政濁亂天常于是有五拜以為容九干以為頌者而君臣之倫廢於是有人稱男以猷媚作孫以取悅者而父子之倫乖於是有人以臣妾為蹇修議鸞驚於丹穴者而夫婦之倫傷於是有人有結逆孽為棠棣依奧援如鵠錫者而兄弟之倫薄於是有人見利而援臂肝胆如平生遇害而下井石相排擠者而朋友之倫壞此其人皆素稱俊士自鄉而貢之王家者豈其不明于道耶上之人無所以提醒其心而熱利相搏憂患相乘故綱常之念頓輕漸漸漸滅以幾於盡耳夫天慨然于此而重修此堂以明

人倫人倫明于上小民親于下豈獨士無越思雖比屋可封也昔唐安史之亂張巡許遠守睢陽為江淮保障迄使郭李諸將得一意北方以成至德之功抑寧師武臣力足相抗哉無亦惟是君臣大義固結者素故數萬人雖死不渝耳然

張頴三事

亭碑記

清莫要於清心清心則自然寡過矣勤莫要於要于慎獨慎獨則自然寡過矣勤莫要於

白強自強則自然不息矣能是三者謂之端本否不過為小廉為曲謹為奔趨求免于今之世則可尚交古人合德

李椿茂會田記

武安之有學田若

聖賢則未也明年值歲之不淑諸生多苦窶乏至不能舉婚葬余惻然閱之已又拔諸生之穎出者鳩而館穀焉以月旦其業久之學田弗贍且田隸學使者非請命終不可得而諸生有所急需不得濟余每相視而慚議欲置額外田以無年且止壬子歲始得田百餘畝亟以俸金易之凡為租六十石於是稍稍當諸生急而復以其餘資館穀課諸生不廢人皆喜本縣之有學田云夫余不過推學使者之意而

不敢失所以造士者又何敢謂學田以與使者田
 伍則退而自識之日會田夫會之有田自今日始
 余非敢以德諸生顧會往往不嘗逡巡而報罷者
 以費無所出今而以此田系之固所以別吾田亦
 所以重吾會也夫吾之會諸生所以考德問業相
 磨礪於無窮耳果以其文章自負以事業相期鼓
 吹休明柱石當代則國家萬石千鍾之祿行將與
 諸生共之而是區區者敢妄謂涸轍之尺水乾封
 之寸雲乎哉雖然世俗之償焉敢以是概諸生
 夫太上之士醉經術咀道德飲天眞飽仁義膏梁
 失其美鐘鼎失其貴如吾邑曹先生者即山川且
 被其榮名而况泮水芹宮之間所藉重非淺鮮已
 諸生勉乎哉處則卓卓出則犖犖庶不負吾今日
 立會之雅意而田非所論也尚有不足余當陸續
 易之姑記其梗概於此

河南通志卷之第四十七終

河南通志卷之第四十八

藝文十四

碑記

皇清王鐸嵩山中嶽廟萬聖閣碑記

蓋天樞廣運山

地基篤崇樓閣肇諸禮之勝銀臺金闕駕霄漢巨
 齊臨瑤室玉都簇虹蜺而直上乎圍崑丘之府井
 絡星紀之元真幸福人器刻錫祉斯則靈壇芬席
 惟譙無災丹篆未章恒願香殿星辰日月風霧露
 霜春夏秋冬雨暘寒燠咸資始道之父普迥覆物
 之心不為寇于陰陽實肆赦于凶悔作惡惟日不
 足黑簿烟狀修吉與時偕行黃書博若應埒桴鼓
 響替霹靂雷毛髮汗流髓骨神察三十三天欲界超
 脫者幾何人萬八千歲葆光陰騰者幾多世州木
 鳥聳具奇偶而乘除蚌蛤龜珠與盈虛而生死使
 非神恩尊其君長彗孛制其流飛孰為運世免其
 枯離綱紀緜其狂相高迂鸞組廣集此輿熊熊魂

魂陟陟降降籠萬里之赤焉瘞埋而昭祠招乙夜
 之青祥窟宅而顯赫是故棲真于峻嶠妥聖於崆
 峒不第象山經聲琅函蕊彩吞棋示異食松增齡
 乃若兩室者造化為之偃藏靈谷為之啟處縱觀
 黃蓋堪建層臺金勝所存城闕控煙巒之致璇房
 所鎮輪奐拓跡聽之津九蚌齊來入篆畢著僊鄉
 福地鳳級龍階箕山峙其南密廟奠其內爾其盤
 星跨險列嶂羅幽曠曠之所嘯吹囊囊之所枕倚
 分鏡修堞施鈞圓岡貝樹炤而繁花金艸茂而多
 色飛泉瀑溜沐浴崩崖紫石藍藤肘腋立壑雲璈
 奏而緱山峇晨鐘鳴而潁水狂地號積刑畫樹要
 春于不萎谿稱牝牡錦籟嘶風于脊根上鶴則天
 門歛開下深則墜軸陟立右揜則丹梯坐臂左織
 則桂撫匝腰莫不縹緲香火之間締結塵堞之表
 化人雜沓半於寓區怪物撒坑仗於吳極纏峰寶
 洞齒藍於重重斜歷危巔縱橫而漠漠清微碧落
 秀闕寥陽物換星移何止一朝一夕水流花謝不
 知幾世幾季燕麥兔葵洞砂石膽締灸扇蝠人而
 豕身一切孳育於峭風叢嘯於歲月凄涼廟後種
 桃道士碧牕寒眺矚山圍煉藥羽裳丹竈冷床頭

古劍難刮黃金石上孤琴空彈白雪士女嗟歎庭
 隘而瑤像無暉鼠鴟悲棲苔淡而石礎半塌故蒼
 氣未團黃屋紅雲不捧玉皇神匪來棲事寡冥護
 項者國家鼎熾海寓變調葉聯焚燒騁龍怒以亂
 沚濟源刀戟張煙臂以紛紜血飛歐窶哭巢巖
 未得盡噎澁水之意徒聳遠駭肉離之兇因知感
 目擗眉啼天跽斗威稜誕震則穴埽鯨鯢燒幢陰
 征則林殲兕佛攝千秋之鉅運緒三聖之弘機不
 觀賈公孰改帝構始覺黔羸昭曷欲耀乎三百六
 十五之度躔軒轅拯收應扶乎九萬一千餘之里
 土况兹山角亢壽次甘石經詳羣象麗其高叅八
 柱燁而截薛旣鑪欄以銅物亦臣水而妾金唐堯
 升中周穆薦止彫宮綺戶宜負其高低疊觀復亭
 需繕其體勢青嶠反照畫拱相臨綠嶂懸煙刻柰
 間出豐隆前導望排礦而變粹列缺旁周延駕軒
 而鳥貽千香絡樹空送鈞樂之曹九乳聲鏞儀翔
 鐵官之埜喝蹕以嚴祗架燔壁以饗奏章納世間
 臧否之修三戶無匿行寥閣袞袞之舉六丁克巡
 茂實以麒麟為種太白以鳩鵲褒觀射的鸞鶴登
 之巍峩鋪旗旋旒故而渰盪夫積翠盡峙登者消

乎咎裁立隼崎嶇禱者馴乎老壽月生危角可挂
新幡之文馨響東岑益煥舊刹之采若乃凡在曲
岬座日迴隈薦用節蒲網旨瑣瑤卑細青詞之諷
疑增固鍵之華煎鹽明水之誠忽萃真人之會顧
聽卑者居不言而善應輸悃者隨所欲而必從舞
靈衣於錦裾扣神鼓於琦袂何難生在五練破乃
重因蓋燕寢清氣聿賴協力之助螭廊蕭顏獲臻
陝築之成將見芙蓉巖鼎腹巖地雖不至寂寞瀝
疆水菱鏡水暉精攸拭愕若翳翳乎靈姨森森乎
霹足控控乎火傘睥睨乎雞翹鬲塞於千年之前
玲瓏于一旦之創總之阜闢疎斥遂依嶮以連榮
薨合爍煌煌竟僚桷而矯厲隣輕覆錦界壓吞珠珍
壘氛之搶攘淨却荒魑喋魁輟軍鍊之黝黹去
樹孽人妖珍林蔥菁聳澗水之和折筍卷吟唔看
塘肢之秀週寧但燦彼丹青蓄彼恍慢刷茲銜銑
磕茲鐸憫正以虔愚慮以皈依邀燭鑿而祓被註
勢鬚玉山之伯仲允離斷笠國之屠麻登無上繳
功化一切垢翫或謂州陵肆踐曾胥紀石於弁州
屋曩孔安亦傲鉢碑于峴首世道邳治五序循休
歲時禮恭百神受職庶幾嗜軌行慶祚不終嗒乎

玄堂金字長苾芬可釋誕丁班琰作之頌曰山
興賁與區料地以薤藜蕪開偉集智棲真高閣
檀耄穉罔蕙蕪聲供其瀾儻神朝泊頰無敢僭
幽明倉况厥奇顯示蠢茲不庭虔鏞我曩玄天
之貽以美利勿謂餘憚庇休日至光宅斯命自
民視礪屢披拂琳瑯共祭峰嶺來色窈窕啐齋
楣星懸四拱遐弄接澄窺壓瓊苑于衛人鬼翁
霧道胃麗二熊拜伏煙室繚獻鑄鑄甯知龍蛇
窟崖虎效肅援颺斂厲松映觚窪鑪泛縷斜周
瞻密七寶攸加同灼玉女立侍如麻而演真訣
民無邪香來迷迭空散真花奇赫道肆帝威無
物無札傷禾登構柳寒熱時誠淡裁畏嗟縈善
狀恂慄邇遐佖佖姚功與山
為家馨香保祐屹康藥涯
宋權虞城縣范侍御

修城碑記 余稽古志虞舊距府治東北土城卑隘
當黃河濱每河漲城幾如沼出沒於潮

汝澎湃之間歲苦類圯明嘉靖十年詔徙虞于茲
焉然時和歲平固無浸泊之驚而積雨頽圯之患
猶是也萬曆壬子邑大司寇楊公率工修葺之嗣
是歲煩徭役司民瘼者不能無隱憂矣崇禎八年

乙亥秋余奉冊南征望故墟林莽間雉堞錯出人
 曰此虞新甃城也余喜而登之見其臺隍峻浚囊
 括萬家乃浩然歎曰壯哉麗乎抑亦異矣夫兵燹
 之後觸目皆殘破之區而虞獨完且壯麗異疇昔
 此必有大功德主在時邑之士民忻忻交誦於人
 曰余邑之獨完而俾余得安茲士者賴此城城之
 能守而致壯且麗者賴余邑直指使范公舉事之
 始來甚悉乞余言鑄石以志不朽余聞修城之役
 募銀千八百有奇僱工與役昧爽綜理然而工繁
 財匱無何而斃告乏矣無何而役告通矣公除例
 派外瀾家貲五千餘金無何而乏通猶是矣公仍
 折輦帶質簪珥復益千金以就大緒城修高二丈
 二尺有奇長一千四百餘步樓堞弘敞翼如也女
 墻透迤森如也睥睨之隙置屢凡八十餘楹為城
 卒棲息奏角之所王興承孟夏之朔二日至是歲
 重九日訖工嗚呼可謂神矣蓋緣公切劘勸勉有
 不能者教之不逮者匡之取則匿之小有善則揚
 之故堊者運斤成風引繩而汲者如貫魚野航短
 棹運土石者如鱗次歡呼踊躍夙夜在公夫非公
 運以才識恪以神明而能俾人忘勞苦遂速役如

此哉方其民之抱難色也孰為公懷而今則雖夫
 不驚問閭相接晝則含舖宵得寧寢其誰之力與
 余嘗謂道之起俗猶春霆之行空耳霆之初行也
 靡不慙然割然非有囑囑呢呢作怡愉可人之籟
 既而幽茲發轍嘉條欣榮洩洩焉洋洋焉羣動和
 鬯昔之殷然割然者皆化之士懷宜導氣氤氳之氣
 能不與俗而俱化者幾希矣惟善行者饒過人之
 才識道不計孤高位不泥隱見投至艱而獨裕
 鉅事而獨起臨大疑而獨斷惟欲歸福于民庶而
 不近名于厥躬余於斯識公能行道也友余財識
 于上民瘠于下令申于民皆榆里馬求給于公帑
 若汲諸胥井焉當至艱衆疑之中而特立福民福
 國之鉅事噫難矣先是寇薄城下公率縉紳衿佩
 及虞之鉅事噫難矣先是寇薄城下公率縉紳衿佩
 寢于斥埃之間發縱指示生擒賊數十人格殺之
 衆皆驚潰寇既退公復率衆日寇狙狡如飄風因
 安弛備可乎吾與子得安茲土者城之力也書云
 有脩無患城其大者與於是曠請於官易城以磚
 衆當此時訛訛有難色公獨投袂籌畫其間焦心
 毀顏揀民如痾治城郭如虛舍甫五月而功成亂

能靖之安能守之興起禮俗福民而裨于國家公
 之威烈為何如虞民之德公友世世無斃也哉昔
 詩人美召虎謂其能嗣祖德公系出宋文正公裔
 自縫掖至筮仕莫不符合先公事實數百年而下
 又見斯人在一邑則一邑安在天下則天下安矣
 豈獨於虞為一大功德主而已乎是役也申請為
 程公萬里董役為李公根深繕完為秘公業捷皆
 邑父母也公諱良彥字毅伯號濟略萬曆丙辰進
 士繇行人歷**亢得時重建開封府儒學碑記**昔人
 監察御史云**州盛衰卜天下治亂豈非諸儒輩出人文秀上為**
 風氣攸歸耶**清興中原庶定懷柔百神而文廟麗開封者湮塞不**
 治鞠為茂草牛羊散牧其側釋奠靡從紳衿失所
 飯依父老為之垂涕余撫豫下車對之徘徊會聞
 尉守安福朱君謀之率所屬共襄其事悉欣然從
 之因各蠲俸闢高敞地市材估值不數月告成中
 為大成殿後為啟聖祠前為名宦鄉賢祠又東為
 射圃西為明倫堂堂後為尊經閣傍列四齋宮署
 前為泮池門廡庖舍以次漸備瞻擗頂禮之餘揖

諸生加詢曰此舉再後不治可乎曰再後不治則
 梁不幾頹欒焚燹地又詢曰前此不治何居曰前
 此不治緣拓構無資泰山徒仰起衰濟弱將于是
 乎在公讀中秘椽樸充屋速舉盛典斯道不秦蕪
 矣余曰不然聖人會人物于一心萬象異流而其
 體通古今于一息百王易世而今神道麗中天顯
 幽畢照不係廟之治不治也而人心有寄衣冠有
 歸于是息亂而懷治者所裨非輕迺余為經始而
 和者風應亦以見人心同注勞則思治之候也夫
 思樂之頌不後闕宮茲者城郭未繕官署未飭而
 亟為此舉急先務也昔禹抑洪水孔子作春秋並
 昭千古而闢楊墨以正人心者後儒推原謂功不
 在禹下沐雁水患防捍多方尚無成績未能灑沈
 澹災而兩役並興非亟其欲也恐倫彝攸致滋害
 甚于洪水耳抑孔子殷人也而有在茲之嘆惟開
 封東望微子故墟西邇文王演易墳祖承父于此
 地倍為留連今煥然新之車服禮器不更深景仰
 之思乎余樂為之記工始于十一年之四月成于
 十二年之八月是役也始終經營者開封府知府
 朱之瑛協贊者同知胡鳳閣白方熙張爾翮劉愈

奇通判李如璧推官吳崇熹助役者祥符縣知縣
孫如林等董匠者府學教授楊四瑞訓導杜啟禧
王觀生例得薛所蘊餘濟河重接遂村水利碑記
並書謹記

沁水出上黨潞辰山迤邐迄野王之枋口川巖蕩
折波勢翕芻古人導以溉田不知助于何代自魏
司馬孚表與河內水利蓋土人資以為歲久矣繼
此陵谷移易又不知墾塞何時明萬曆庚子間河
內令鳳翔大司馬袁公應泰創鑿廣濟洞渠而濟
侯史公記事于水下數武亦繼鑿永利渠蓋與廣
濟同其灌溉云然廣濟下流百五十里許派之支
分以二十餘計清濬所暨為邑者四而水利南流
不逾二十里迄于濟境而止何其功溥而被狹歟
且其支流所注為渠僅二一渠東南透折至官莊
入澳一渠南徑遂村東桃園入澳逕官莊者天啟
辛酉間河內大衛孟縣曲弘等村士民接以為餘
濟一渠涓涓幾何而上游者又復多所恡閉澤下
及遠

皇清丙戌五月偶借姻姪司李楊君循如步至桃園
若口見水自遂村來者奔放潏決建甌入渠濺雪

吼雷驚濤怒迅以為此何非斯民之命而委脂膏
于逝波哉乃相與相厥形勢曰可折而北合之餘
濟以補不足惟是異日者攬越正號則濟之人以
為惴惴爾余拮水矢心曰以餘于正有如此水衆
乃欣欣有愉色走贖請之鄉先生銀臺段公侍御
周公咸曰可而濟侯晉公孟侯傅公同蒞厥事傅
侯且即投牒上官報可畚鍤肇興于丙戌六月之
六日斷手于丁亥某月之某日而餘濟尺濤幾幾
乎永利全浸矣先是患南雍村迤南隆汗下水勢
不能軼而北詢之父老僉謂架橋渡水可利攸往
余乃捐二百金建木梁以漕水並用價購民地若
千畝為渠基由是逕南雍東流官莊北環楊中丞
祖塋前為帶形滙之餘濟舊渠深廣倍之首大衛
次小衛王亮葛萬為河內地其在孟境者則曲村
弘道羅莊堯村吳家寨趙莊藥師蓋沐浴膏液者
疇以十餘里則四十焉是舉也利在奕世廣其惠
以及隣者濟之鄉先詰與諸子衿義民也主其事
者晉侯傅侯而相度鼓舞以利濟我二邑者司李
楊公之德為最宜壽貞珉以誌不忘晉侯諱承家
山西洪洞人傅侯諱爾栻遼東蓋州人銀臺諱國

璋萬曆癸丑進士侍御諱維新萬曆已未進士司
李諱挺生循如其字子衿義民則商生昌祚李生
也**重修廣濟河渠碑記**沁水自晉境折入濟源之

舊矣顧渠口初未審形勢之便易湮淤遂通塞不
常時有廢興明萬曆庚子間大司馬鳳翔袁公應
泰令河內相度水勢鑿石山為洞置閘司啟閉引
水出洞口滔滔汨汨東南流歷濟河温武四縣界
又數分支流以資通漑各曰廣濟洞渠其役夫甚
衆其慮始甚周其落成甚艱而其永濟乃甚溥其
下又有利稔豐稔渠用濟廣濟之不及而膏腴沃
壤幾盡境內土人即洞上劈石為祠有袁公像歲
時伏臘走奉香火不衰至美之曰功不在禹下云
越數十載渠漸淤塞水之滔滔汨汨者僅存涓涓
細流而澤不下究遇亢暘民動攘臂相爭日噐噐
於庭而究無救於禾稼之稿邑侯孫公目擊心傷
曰沁水東注未少殺於昔也洞渠自在大司馬之
蹟其可忽諸忍不似續坐視竭澤以為吾民憂刻
期集衆謀為疏濬之舉初有慮鳩工之難者曰或
豪強之多便也或因緣之為奸也或孱弱之偏困

也有一於此勞怨生焉功難卒就侯曰否因民之
所利而利之其強者吾以公服之其奸者吾以明
察之其愚而弱而弱者吾以均恤之苟有利於斯人勞
怨其奚辭工既肇庶民子來踴躍趨事無怠者強
者奔命弱者心服猾者無所施其巧朴者無所愛
其力自廣濟正渠以暨各支渠並利稔豐稔諸渠
咸濬深廣如舊式未三月而告成事水之涓涓細
流者復滔滔汨汨如故浸漑之利大饒而邑用不
爭邑紳王君玉汝來徵記余嘗稽三代井田之制
方井之地廣四尺為溝十里之成廣八尺為洫百
里之同廣二尋為澮故不言水利而田無不受漑
者自秦開阡陌以後古制蕩然而歲事功成資於
疏渠灌田之利為多覃懷水利其所由來者遠酈
道元注水經引晉安平獻王司馬孚為魏野王典
農郭將具表言枋口木門朽敗易以方石漑田滋
廣唐貞元二年隴西公李元淳刺懷州開渠七十
餘里史又稱温造為河陽節度使太和五年浚古
秦渠枋口堰役功四萬漑濟源河內温武陟四縣
田為千頃可見枋口渠自秦有之字從木當時以
木為渠口司馬獻王乃易之以石猶易堙淤至袁

公鑿為洞功乃益大利乃益溥耳天下事往往振
迅於創始而後乃因循凌替故繼起之功貴焉夫
枋口助於秦沿至於魏非司馬氏易以石則故渠
不可問矣自魏迄唐渠將焉往而李隴西復以七
十餘里著功由貞元二年至太和五年纔四十餘
年間而溫尚書又以開河顯唐史何歟豈非時通
時塞疏導之功不在始作者下哉今鑿山開洞前
有袁公不有公之力任疏濬則袁公之澤漸至湮
沒故茲役也公於河內永利濟實大有功於袁公
溯而上之雖司馬獻王李隴西溫尚書至今存可
也工甫竣侯適奉
欽 召徵試補天官郎邑人肖像祀公當不減袁公而
不在禹下之頌又將追美前人哉工始於順治十
五年十月初二日訖於本年十二月二十日役夫
三萬人侯名灝字湛一己丑進士順天之大興人
孟人薛所蘊受屢河內為氓實被公澤因為記而
繫以詞曰謁侯之山沁水出焉層折蕩激歷險成
川流徑野王噴射巉巖古人胥宇鑿渠通田枋口
自秦遺跡蜿蜒木門易朽時有淤湮司馬爰興壘
石為堅有唐續緒溫李輝聯夫何歲久故址空傳

有美袁公洞天肇闢峭壁巖巖巨靈力肇鯨吸雷
動魚龍以宅翁匠支分爰及前陌日居月諸漸憂
竭澤孫侯繼之疏淪有若滔滔者流青青者麥我
信戾止其心孔懌貞珉載紀厥功於赫赫的原隰
續禹
之迹 **徐化成重修光州察院碑記** 豫州處天下之
州之中光又汝之阨塞地猶腹心之有喉肩臂之
有指也襟河帶淮廣輪四達南則西陵沅鄂百粵
金碧東則壽春淝泗吳會甌越西則宛雒荆襄三
巴秦晉北則桑門朝歌韓魏燕雲以及遐荒徼服
冠蓋輪蹄之屬置郵傳驛莫不假道其間至于上
臺行部使者觀風或攬轡而諮詢或駐節而容與
時月之內殆無寧晷此光州察院之設其所繇來
遠矣大何歲次乙亥流寇破南城蹂躪焚戮歲以
為常瘡痍之輩與保殘息于鋒鏑死亡之下恃有
北城在耳辛巳仲春北城復破毀闔閭填池隍公
署民舍悉付祖龍察院因之而就燬矣于時遺黎
吊影珠米難炊老稚殞乎溝中少壯逋之異域青
燐泣雨藉壁迷煙堯封禹奠之區寧堪作甌脫視
乎恭遇

可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八 八

與朝定鼎銳意救寧起草木而維新闢乾坤於再造
然而劬勞在野戶口未盡復也劍刃作佩田疇未
盡易也矣庚是虞諸待未盡供也咕嗶在塾禮樂
未盡習也前之緇綬來者食瘠壤撫瘵民筋力坐
消于應酬精神半耗于催督國之庶政巨如壇壝
封樹之經邇如道巷門渠之程尚不遑餘力以辦
治之况郵亭傳舍欲返舊觀有不類築室而道謀
者鮮矣余承乏茲土自戊子蒞治以來日鯁鯁以
弗勝厥任是思首為民間策安集諭開墾招商旅
銷竿木浸假而賦役定徵徭均矣浸假而絃誦作
文物變矣既而葺兩城表丹樓如霞之觀營學宮
修宗廟百官之美又為之芟荆汰莽鳩工庀材緣
故址而鼎新之繕以周垣樹以塞屏前為門三楹
儀門亞之中為堂五楹後堂如堂之制前後各翼
以廂最後為書房三楹重門洞開所以別內外資
遊息也定役也百工俱備三月告竣費不需國課
工不動里甲一錙一銖皆取于薄俸與鄉紳士庶
之捐助者合力成之余因是而重感于興廢之間
也人情當締構之初生齒蕃息物力殷阜不難噓
成雲而吸成雨往往有亟呼而緩應者况重建于

兵燹之後家繁蔓草戶苦石田盼半菽為煎膏
粒粟為擊鬣使非先之好義樂輸豈能值凋殘舉
大事而毅然恐後若此乎不
揣孤陋謬為記以勒諸石
沈荃榮陽縣重修儒

學碑記

大梁之西北隅曰榮陽邑者最爾地也余
承乏脩兵輜車戾止乃見其地勢雄杰山

川鬱盤左廣武右靈源放倉據其南黃河繞其北
始知為天下要害處也昔人有言其山嗟以峩其
人磊落而英多意必有倜儻奇拔之士生于其間
足以佐國而振民者乎乃入其邑其民則訥訥也
其士則莊莊也于是登夫子之廟堂瞻兩楹之几
杖雕梁既壯鼓翼斯飛冠劍如新鍾簋不改余不
禁悚然以思慨焉以歎顧多士而告之曰爾儕至
今日始獲此寧宇也蓋中州自大寇肆虐井邑丘
墟小人盡赴水火君子半成猿鶴定鼎伊始十族
稍集而蘅茅雜糝鸞鳥共處乃至興臺而襲子衿
髡鉗得遊鄉校其詩禮發家沐猴而冠者又不勝
屈也數年以來次第芟蕪薪樵起雖復人懷鼓
篋家擅鳴絃而泗濱無揖讓之壇稷下乏周游之
館顧瞻周道鞠為茂草詩人所歎殆又甚焉爾多

士既獲此寧宇矣有堂擴如是即爾之潔身浴德也周垣四維是即爾之峻守堅操也重軒三階是即爾之曰升月恒也游焉息焉而義府有道遜之安舞焉戚焉而禮闈有翱翔之樂爾多士其毋忘此寧宇庶日懋厥修以迄有成也哉于是邑令孟君揖而進曰茲宇之是堅是塗也實下令倡之而下令不敢尸之唯是一二僚友以暨縉紳大夫博士弟子咸有力焉為殿五楹為祠三楹文昌始營兩廡乃構然後繚以高墉闔以重扉輪焉負焉諸美好備矣其經始也有靈臺之子來其既成也有新廟之孔碩形民之力而無厭敷之志故今庶人忘黍離之哀而學士有于邁之樂用是拜手乞言以光貞珉余告之曰絃歌之化始于武城文學之興必由良牧昔重泉張樂而鸞鳥來遊鍾離修廟而白璧告瑞詩書之化捷于桴鼓今榮陽以楚漢交爭之地遂有鄒魯文物之風剛滿秀滿亦隨乎善治者之維挽耳願子益勤于董訓俾榮士益無懈于率從將吏治蒸蒸而士風日起豈獨榮人受其福四鄰且觀化焉余曰望之矣姑令其勉乎哉是為記

張縉彥復修新鄉學

宮碑記

余嘗過闕里游孔林松檜蒼然車服如在及濟南謁泮宮肖像祭器皆上世制作蓋去聖人之居如此其近也越二年抵里瞻先聖祠廟則櫺星門以內荒草塞逕堂廡傾圮暨正殿亦上漏下濕不蔽風雨矣思念衛魯之邦素稱兄弟夫子常過衛嘆其富庶又將西見趙簡子至河而返則却鄩之墟有聖人之車塵馬足久矣記載既邈遺風遂衰求其如鄒魯之鄉觀其禮而服其教習其器而淑其澤步趨古先而風氣穆然不變不可得也廣文楊君篤志古學慨然有興復之志欲全新棖榜為士人倡始將謀之邑大夫與鄉先達及博士弟子員共襄成之雖兵燹之餘時縮舉贏似有未易然經之營之漸次改觀亦以云救也

今天子親政即親視國學釋奠孔子且諭凡百有位仕優則學以佐右文之治則緣翰文事以式仰止亦達化維俗之盛心非徒輪奐觀美已也况吾鄉人文蔚起科第聯翩車服禮器彬彬相進吾衛之風竊願比之南陽府儒學碑記先師蓋自唐始也

貞觀中罷周公祀與主孔子後世因之益封殊禮
有臨雍釋菜上丁報享公孤九列瞻舞於庭外
則藩臬暨州郡長吏齊宿虔事凡御史大夫部使
者而下行部必謁月朔內而大司成率國子俊秀
外則郡邑長牧率博士弟子員羣然拜下視古昔
先王何其盛也余嘗讀大易曰君子教思無窮容
保民無疆夫天地生萬物聖人成之唐虞之世稷
播百穀契明人倫厥後皆有天下數百年然未以
萬世為土也闕里之志斷自契始孔子曰某啟人
也豈非明教之功倡明唐虞之道三代之絕學其
賴民者無窮故食報無窮也
今皇帝定鼎崇儒術敦大道親幸太學釋奠先師將
以天經地義為國家之本教則奉揚休明以輔佐
右文之治當自股肱大臣始嚴學先生以少司農
泰寤汝政事定故務稽重禮有先王風白豸虎肆
噬稷鋤棘矜丁壯銛於鈞戟人十委瑣齷齪以求
死其高者竄心堅白同異迷陽卻曲為險僻矯誣
之行首四民而為禍階肝膽塗中原無底止先生
始至吊死傷問笑獨繕兵械捍水患韎韐前集各
瞻其事夫口批挑夫不厲其行前後上書當事數

千言皆得報迺氣然曰襄樊未靖我當以舞千
之于是檄郡縣髦士館以餼課以藝一時聞公名
者執經恐後于是披荆茨見廟貌之巋然僅存如
曾霽光者巧人能以時填乎詢故老舊藩實建其
地廟徙東廓今唐藩已舊制可復也公乃語郡守
相暨邑長吏及典兵者輸俸薪緡錢若干萬經始
于癸巳夏自與昨以至庶門堅楹平城材無雜良
工無浮食民無作勞將以務三時修五教以崇裡
表正吾徒整萬物而不為辰也已廟既成公越千
里走一介命余為記余思之自余入東土游關里
見車服禮器登杏壇瞻孔林覽古檜羨墻慨思先
師聲容如或見之及涉汝渡泗齊魯鄒滕之郊諸
弟子或仕其地或退而修業遺言遺行故老猶能
言之即異世而後如魯申公伏生高唐生守其師
說或一家經術高等去聖人之居如此其近若夫
方黃桐栢問東京辰下將相挺出而先正原本正
學從祀廟庭者昌黎韓氏而外何寥寥也夫志聖
人之道必得其門而入猶適越者必以舟適燕者
必以車也公以翼翼陶斯薰斯今日人士之舟車
也易之萃渙也以立廟夫禮散而不復樂湮而不

丁酉通志 藝文 卷之四十八 上

作渙莫大焉立廟者其有憂患乎異日揭鳧暉于
 論也寧無有秉道關異如昌黎其人者千里而一
 士若比肩而立百世而一聖若接踵而至祧諸家
 而祖孔子升堂入室寧惟是觀厥美哉教思無窮
 而公伐鐘考鼓憲章百代其古大臣之風也哉戴
 公諱明說字道默畿輔滄州人癸巳夏四月記

創建新鄉磚城碑記
 皇帝嗣服十有二禩念疆圉
 一不可為制書宣示海內先畿內次河北山東以
 及梁楚川陝江南各有期會其時承平久郡邑土
 垣短且圯遽易而甃咸謂非常之原頗難之所在
 長吏持文書交吾莫敢先歲又大饑里中父老苦
 征輸畏勞役動以為言撫按藩臬諸使者馳檄如
 兩下邑侯愀然起曰城所以衛民若罷民以城何
 衛焉然無城亦無民也進邑中紳衿及大姓而正
 告之天子誅寇孽不能執戈于役有財者自宜輸
 委况固園安宅亦自為謀也於是同之動以為言
 者又咸自喜輸金錢粟米有差仍不足侯又捐俸

以佐之其金錢之出入以邑之紳衿主之而侯不
 與也經始于十二年之五月至九月而告竣廣
 計一千一百丈高三丈七尺基以巨石扁以重
 砲臺女牆足以示敵人而壯封域屹然為河朔雄
 區矣余京邸每閱省直報章修備一事誠如空谷
 足音聞此役也深嘉厚載之利新民保焉侯之不
 有大過人者矣古人云保障哉其我侯之謂與城
 枕衛水浮流而東侯今修壩壅水自西北周環露
 東北復入于衛映帶新城洵湯池也周詩東且之
 章曰赴赴武夫公侯于城有侯之和哉人民而被
 于上下無形之險真險也若夫無俾城壞勞役不
 已詩人憂之我侯憫焉悅以先民民忘其勞易之
 訓也余且賡兔置為我侯志不朽侯秦之安化人
 諱壽圖號青坪其時都御史李公仙風直指使高
 公名衡守巡道張公弘道等咸 **聖壽寺碑記** 自秦
 嘉惠區畫克底厥功敬為佛書 **聖壽寺碑記** 自秦
 得金神祝以茶蔬而佛之名始入于中國非自漢
 明帝始也列于云西方有化人其教不為而自成
 故化人者佛之所以為教也中庸曰動則變變則
 化化者聖人之所不易至而佛之所有事也自世

失其教于是立君以治之又立師儒以道之又設
為詩書禮樂以重習之又立刑名科條以震懾之
而人卒不武于訓俗卒不底于善于是釋氏者流
嚴八戒以救三途俾世人咸由戒以得定由定以
得慧山河大地盡耀光明化成天下而不可指各
于是佛之功德遍恒沙而佛刹亦遍恒沙矣小異
衛南雄鎮桑柘滿野雞犬相聞舊有聖壽寺極巍
麗之觀創元大德中後以兵燹燬天順中修再燬
萬曆中再重修至明季又燬順治四年檀越杜相
典謂緇衣宗鳳戒行清正命主募化七年以來丹
室輝煌新舊殿凡七莊嚴像設者凡數十方丈禪
室齋房凡二十餘至十一年而告成將貞珉記之
適余適浙過里宗鳳踵門以請余曰此佛化之最
廣者也夫君之治威之而不從師儒之治勸之而
不馴詩書禮樂刑名科條遞施之而不服而釋氏
者流振錫持鉢乃能使千萬眾捐金出粟發大喜
捨成大善果此非華面革心之明驗歟夫德及一
鄉者化一鄉德及一國者化一國德及天下者化
天下至于窮鄉下邑村夫野婦無不稽首傾心聞
風而景從此佛化之所以大焉君與師儒不得小

借此以補政教之窮者也夫君子所過者化帝王
中正顯若而下觀而化化者古聖帝明王尚難言
命之今宗鳳所為足以明佛之化又足以明宗鳳與
聖相與之式于化又足以明宗鳳相與之足以使大
聖眾咸沐浴于化而不自知 **李昌祚重修廣有堰水**
其為功德願力頗可少與

口碑記

懷郡西南之水利曰廣濟渠昉於漢由枋
口分沁流灌百里而經制盡善則自明萬

曆間袁大司馬始司馬令河內時驅民開山引水
易枋口為石洞三年勞苦始告成計夫分水諸堰
規畫制度固無不詳而永濟廣有兩堰為尤詳蓋
以廣有取小洞口於永濟河身分水是一渠兩分
而永濟夫名一百有二廣有夫名一各半公田夫
二名其統得水於廣濟渠者又止五尺七寸每月
必有啟閉時刻俾其多寡之數相敵而無偏累之
患耳司馬立法其不欲久行無弊可必諸千萬世
哉乃一毀於強紳而濶其口再毀於虛藩而去其
跡且新入夫各以爲口寔是袁司馬之欲必於千
萬世者乃竟不能保於二暴之手矣舊制既湮歷
十餘年兩河之勞逸利害遂相去霄壤併歲冬邑

令孫復興疏濬淤泥上下得舊址復修之其意即
 未必如袁司馬之取必於牙萬世而亦以為可稍
 及於數年何意發朝之日又為強暴者毀余甫
 懷永濟之士即以其是控余下其事於司河之全別
 駕一訊再訊得其情並得其人治以罪而郡之賢
 者爰為請寬其過止責令修闡折衷新舊夫數而
 以一尺七寸為制越月告成功永濟之士請余為
 文鐫石余曰是昔袁司馬之不能保於二暴者余
 敢必諸後世哉夫強暴之行代不乏人保無有恣
 肆如某某者乎雖然毀不毀存乎人不可毀存乎
 法余第為不**朱之瑤重建開封府儒學碑記**古者
 可毀者而已建國
 必立之學天子曰辟雍諸侯曰泮宮後世之郡邑
 古五等國也豫於建侯稱中土焉開封為歷代帝
 都前朝以迄聖
 聖代於環豫稱省會焉泮宮非其所素有歟當不佞
 之運御命
 命出守此邦求所謂釋菜先師
 先師之堂而無復存俛就邑學告成焉蓋曩者寇
 氛水患此邦視域中禍愈烈稽於往籍開封府學

因元汴梁路學也元因宋國子監也處郡治東南
 隅再徙麗景門西北其規制宏壯方策侈之乃一
 且與更沙魚鱉之生民銷沉不返吾儕幸際
 聖作之朝學古右文加意菁莪樂育之治職在師帥
 顧得因循陋略弗克推廣德意以崇起黌舍聚處
 生徒而教且誨之其如居中原列郡之弁冕何矧
 自歲壬午迄茲以貢士之院則徙而河北以典學
 之司則徙而屬邑不聞啟荆棘來持橐而校舍毫
 之雋踰一星紀矣此邦造字之莖頡皇攸宅沒儀
 之吏鐸聖攸逢實為萬世之教儒術之祖豈當之
 璫躬承其地而敢弗耀於光明耶乃要領有三曰
 院貢舉曰署衡文曰建郡學雖然二者有待待河
 王之議息城垣之議修然後微有餘力獲還諸大
 吏所都居與盛典所有事惟建學則其首重矣於
 是上啟乎大中丞亢公洎藩臬守巡監司各公而
 徧咨乎邦人之為鄉衮為故老為子弟員遞捐月
 祿合乎邦之捐助有差璫也傾橐以赴因以倡諸
 僚屬咸起而和焉爰就河臺方公所相吉壤經營
 是始坐坎向離昭文明也殿東堂西就形勝也匠
 石奏能時日合吉居亡何而大成有殿殿後為啟

聖祠明倫有堂堂後為尊經閣下為遊梁書院南
 則櫺星之門距半壁之池可十武鄉賢名宦二祠
 在戟門前左右號舍在尊經閣堂左右庫厨庖湏
 靡弗具各齋官廨在殿旁射圃在殿迤東次第告
 成一遵盛時之制功垂竣會學使者有八郡掄貢
 之試不佞理亟具贖往迎遂辱惠臨會大中丞亦
 時至兩公皆玉堂瀛彥瑤敬為邦人士額手慶曰
 一紀而後文明之脉煥然聿興也嗣是典學有崇
 署比士有廣院春秋釋奠於斯宮各復其始用無
 媿夫中土省會之號敬再為邦人士額手祝曰學
 既具矣藏修遊息有其區矣務有以黼藻休隆風
 規朝野遠無漸受業之先賢上克承作人之
 聖主庶幾聞習悉消于逝水光明重揭于中天其惟
 爾邦人士勉乎哉臻而上焉以期乎復性衛道宗
 遊梁亞聖之學而配觀河神禹之功業有大中丞
 亢公之記言儼提耳而訓爾士矣工涓于甲午年
 聖四月某日訖于乙未年八月某日不佞應掌故生
 徒之求泚筆而序述梗概者如此繇大中丞而下
 姓字籍里捐祿之目逮及僚屬同心此邦
 裾衿耆舊欣助名氏詳勅榻後誌不忘焉

李胤岳

重修太丘書院碑記

甘棠以人重也邑之西五里

邑中比于學宮誦書明道人才于是蔚興一邑寔
 嘉賴之則太丘書院是也太丘書院始為陳公清
 靜訓道之所在縣治之東後為太丘驛明隆慶二
 年左公思明以為驛宜設于郊以迓使者且地寬
 裕馬可蕃蓄邑中地狹而促遂移驛而復建為書
 院爾時永二百年無甲榜是科胡公格誠遂捷焉
 嗣後鄉會每三四人歲久而廢崇禎二年丹陽賀
 公鼎來蒞斯邑進髦士而訓之曰吾欲于邑建立
 書院令諸生誦習其中月試而日課之乃求得太
 丘書院遺址擴而大之東西二十武南北五十武
 門以北東西各建五楹北則講堂五楹楹之東西
 各有廊而小堂之北有廊而大東西又各五楹北
 則又堂五楹堂之北藏書樓三楹列陳仲弓像于
 中弘麗高敞煥然巨觀也賀公以文學甲天下所
 簡拔士皆先後飛鳴為名卿碩輔童子穎秀者搜
 羅無遺隣邑來試者亦與焉學使者潘公曾絃秉
 藻鑑雅推重公凡所薦士無不前茅公又薦各邑
 童子七十二人皆列學宮余時廁名于中公不令

知也公之前二十年郡守鄭公三俊創書院于郡
作人之盛後先輝映焉公擢大同口北道以直忤
時歿于京公去後邑罹兵火巨室焚燬殆盡而書
院歸然獨存豈非鬼神有以呵護之與卽以是爲

三公之甘 **楊璫重修光武祠碑記** 余嘗上下古今
崇也亦宜 漢世祖原其始起兵于春陵今之河東豫南卽其

處余不禁掩卷喟然嘆曰莫知其所以興與其所以
以王抑何易也

今天子南慮中州爲京師腹心重地而豫南一路最

爲中州南壁襟喉母何分藩駐臬謬及璫兢兢
奉璽書而旬釐茲豫南也攬轡觀風則見夫擁成

阜阻商阪控襄漢聯關中西北去郡甫百里在漢
爲堵陽我

國朝仍名裕州係北上通津形勢之要甲于西南噫

保障哉河山千里誠用武之國乎因知光武之所
以興與其所以王端在是矣蓋聞圖定霸王之略

者得據地利爲先着書光武起兵春陵志得地利
也况鄧禹賈復馬武岑彭之傳一時降生於豫附
翼攀鱗地靈人傑千載一時是以一布衣而奮臂

疾呼不數年間破王尋收河北郡鄴授首盆子歸
降銅馬擊而淮西平隄囂除而張步歎三六重光

四七耀武奄有大物號曰東漢媲美西京帝業威
名赫赫在天壤其與也勃焉其王也忽焉理固然

者光武發跡豫南雖千古之下不必按紀而志卽
三歲稚兒亦能道光武遺事後爲美談今秋予方

襄唯堵陽諸鄉士父老以光武祠宇重建狀聞余
竊謂光武祠宇不居豫郡龍飛之境不居高密鳳

伏之所而祀祠于裕州何也昔光武微時經裕憩
息于此偶扳石石倒醴泉湧出後因卽泉爲井卽

井建宇額其字曰光武祠歷五代宋元以來兵火
累經而廟址不改者以帝靈在天福庇桑土無天

扎無旱淫有禱必應仁愛斯民之澤奕世不爽則
天裕祠宇之修葺起建無怪乎樂于從事者津津猶

恐後也惟時董督任勞者則有某官某人贊襄布
置者則有某官某人經之營之攻之成之不日告

竣者皆宛蔡卿大夫士民之力也璫尙有焉宛蔡
卿大夫士民以記焉余辭不果僅述其大槩如

此予不覺欣然曰今而後知光武之所以興與張
共所以王也勒負巖巖永柱祠右以垂不朽云

大將軍瘞骨碑記

宛民自失橐鞬而日受蠹木隙

曜就矣夫苟不知曜就則兵兵之盜賊盜賊之武
 關西賊淮水東流抑何時何地不為鋒鏑啗牙而
 方域負隅之嘯聚出沒突入籬壁觀浩劫于中原
 敢必南陽一角有今日哉
 天子曰嗟余指顧中原而莽戎聊定惟宛民殄滅仇
 離最深其簡鞠旅帥能肅戎行而養民者為我蔽
 南汝于是我奎翁大將軍乃應詔蒞政之日城無
 完郭農無疆索民與寇狎居若綴公室傾覆而有
 司若寄夫以驚魂未定之民隸開國初設之鎮無
 論無民即有民躋足不下而大將軍曰國初傷彘
 民氣未復吾先習民而後致力於盜盜與民分而
 後兵出選鋒勦盜而民不傷此吾今日之軍政也
 行之歷年而形格勢禁盜與民分再行之歷年而
 民不知有兵如是者數歲其間批亢擣虛料敵應
 變定南汝而屏襄漢者姑不暇舉即傍河餘孽嘷
 食近境終不忍殺降而遲之又久而後剪定剪定
 矣復推功于有司而不肯自居此其度量為何如
 耶余嘗讀史每至吳起之猜忍殺謗已者三千人

武安君之陰賊坑趙降卒四十萬王斌之妄戮黷
 貨其守西河拔上黨下巴蜀之勦非不赫耀一時
 而事後論定其君其臣又未嘗不薄其為人也以
 此論大將軍而大將軍抱活人之志見之軍功者
 豈無狀而余獨表其掩骼一專者何也蓋掩骼王
 政也有司不敢舉而大將軍舉之已出人意表及
 訊之羽流曰大將軍初蒐于農隙見羶體馬蹄間
 擗蓬而過之罷晏而歸再獮于既烝不但羶體馬
 蹄間而且塚多智井新鬼未藏而故鬼將出仍救
 罷晏蓋自是大將軍無日無念不欲翳死人而肉
 白骨也柰白骨青苔破塚迹離不至冒京觀以失
 實計無過開人而又能自見其行者乃勝任乙酉冬
 始得玄妙觀道士四人月給米八斗錢二千衣服
 冬夏稱足于是四人者檢積之力填墓竇大小凡
 若干孔聚骨如山大將軍小地于觀之前開萬人
 壙卜期于仲冬廿七收衆骨而瘞之即于本日作
 佛事施晚食嗚乎余備藩于此且經年時時與大
 將軍相周旋茲叨陪卿三將別亦謂大將軍坐匡
 沐着大綈袍日擊鮮饗士習騎射謹烽火門無賓
 客不肯預政事有韻律光曹彬遺風而孰知其山

不槎蘖澤不伐天魚禁鯤鮪獸長竟麋鳥翼穀卵
 蟲舍蜚蠊先王種種不忍人之政皆充滿于大將
 軍掩骼一事嗚呼此一事足傳矣乃勒之石以報
 大將軍復推大將軍之意以作歌度羣骨大將軍
 諱應祥遼東人歌曰古謂一將成功兮萬骨枯而
 為沙詎知慈纛之一麾兮也蒙廓其有家白日兮
 馬鬣黃泉兮天涯男耶女耶饑寒耶病耶有流矢
 在白肉耶受將軍之度而咸利無為啾啾在野而
 嘯悲
戴明說南陽府儒學碑記
 自昔郡縣皆有學
 所以培人材廣教
 化綦重矣顧歲久而圯齋廡弗治游其下者踈然
 有風雨荆棘之嗟僉曰伊守史胡弗問或曰伊邦
 人士胡不是勤禮樂崩隕子衿佻達無乃國有大
 咎余以佐計謫參藩政於宛南固楚豫間名鎮也
 涓水環流紫山秀峙曩為光武之所奮興武侯茅
 廬之所寄跡名臣碩彥史不絕書佳氣鬱葱今古
 如一迺余下車而肅瞻文廟在宛城外之東偏蔓
 草殘礫堂楹將墮余顧而嗟進郡吏及博士弟子
 員咨之咸曰學在城中以藩出邸因移郡學以拓
 厥址兵興以來城郭宮室靡不有災宣聖有靈

使寇燭弗入于俎豆今遺黎甫集未暇絃歌且楚
 氛震隣民唯啟賦是供曷力以及膠序余謂非也
 自昔臨雍釋菜勒為聖典漢高以馬上得天下納
 陸生之言喜文學明帝于戈甫定即為園橋講誦
 之舉豈獨譽髦是厲兼寓弭亂銷兵之策今廟
 堂南顧用師非不撫髀歎乃親舉太學且日進文
 學諸臣而策試焉非舞干戢矢之意與適因唐藩
 廢址請于撫軍中丞公郡大夫率諸人士進言曰
 此舊學宮地也修與建費等移而建費亦等曷移
 之均肆厥力余曰善崇文古也復舊今也厲杰儲
 才豫也爰謀諸有事茲土者大將軍若諸分閫若
 郡若守令廣文以暨邦之薦紳先生博士弟子皆
 有助而以余為倡自茲煦育人才鼓吹教化將以
 日月之光洗甲兵氣豈唯宛郡科名聿盛將菁茅
 溪垆之域有觀
邵光循正學書院碑記
 書院非古
 化而來崩稽者
 者家有塾黨有彥術有序國有學使大夫士有道
 德里居者延為師餘子皆入學州長黨正讀法飲
 射而教之其教學在上故學無異道士無岐學自
 王教淪沒而教學在下於是道學名焉講習設焉

則吾夫子始也宋興建四書院焉貴與謂州縣之學不免其文鄉黨之學賢士大夫主之教養之規後先相望往徃過于州縣則自因書院始也至朱子白鹿洞書院其條約可傳風軌足繼繇其道高者可至聖賢下亦不失醇儒書院之制原于此矣後世士大夫好自立異每廣積生徒以師道自任俗其堂曰某書院至土直成法倡為渺論以矜炫所以為厲禁也教學在有司士率旅而進旅而退視學舍若宮府視師儒等官長其為教尊而不覲教學在士夫樂于自見其長恒別標言旨以為教的甚且希心頓詣流入于禪悟其為教虛而鮮効今以公廨為講習之區以長吏兼師儒之任簡多士之雋益進而教之則學無岐趨士不嚴憚兩去其弊而兼收其効教之善術也余初蒞息適前任以見任立祠格于功令奉檄撤材鬻官余請于司李徐公得估值還官留為公所諸生黃居中等共助成之祠右接學宮因以中廳為明倫堂移後樓佛像別供禪室特祀河洛先儒程伯子叔子邵子及邵子文謝顯道尹彥明許平仲薛德溫曹正夫

崔子鍾何粹夫薛君采十二公以左右兩楹為諸生問業之所時攻而月程之額曰正學夫教即夫子之教也士即學校之士也何以云正自教出于下商賜之徒各得其性之所近以為學遂有執師說以行其意者而學有岐嚮矣夫子贊易曰庸言庸行子思子作中庸曰庸德庸言所以治教學而歸于正也道不外于人倫日用之間而訓習之久遂至于窮神知化循之則為德軼之則為邪三代之隆國無異教士無異學凡學術之淺深猶布帛有美惡菽粟有精粗分固差等而理無異同也自世有不學道之士而學道者遂自高其說以矜異于眾世亦從而異之正如舍布帛菽粟而侈言玉錦珍鉛衆咸望而震焉學術之失正意或由于此也故正之以庸庸則常常則不異而學歸于正矣思孟而後惟河南二程子獨得其傳邵子多天挺之英先後其間並列六子之位猶萊散之于伊呂也自此理學漸南一傳而將樂再傳而建安而金谿自洛而淮而江則大淮之津固吾道一過峽處也謝尹程邵皆豫產德溫產晉而領薦鄆陵君采籍毫而系出偃師得並祠焉祠曰河洛正學明道

所自傳也今將何以正之趙之肅云五德之運理
固有之昔孔子言仁孟子言義張子以禮為教而
程子言敬敬固禮之主也朱子言格致而陽明王
子言良知則屬于智矣智終始萬物原于周子之
主靜學至今日則當言信矣仁者元氣也于四德
無所不統義則秋肅並見焉禮敦踐履為儒行之
本非敬則禮罔所附矣智直見本禮所謂知斯二
者弗去是也體靜而用虛本以救禮之實使人少
所持循故正之必以信信居四德之終而貫乎四
德左氏曰信為士士四序何所不有所以終四氣
之用也故曰有諸已之為信仁必實有其仁義必
實有其義而後信民焉于禮智亦然萬物之所以
成終而成始也正之以信則禮無虛妄四德咸歸
于正也士生千百世之後仁義之性道德之名亦
既問之詳矣患在不實有諸已耳故始正之曰庸
終正之曰信庸之德曰不易德不易所以為信也
學者童而習之究其精微固非一端所以為信也
因叙夫諸儒言行本末而志其語于左以為後學
津梁嗣將布之使士之有志者得藉以見云爾

張天植重建遊梁書院碑

記

昔者三代之盛東庠西序黨訓塾術所以服習

脯藩溷器具之畢周而又擇更老以為之師未有不兼以養者也周衰學較或存或廢以孔子大聖

而聚徒受業私相誦說游列國之間從者至數千人蓋所以佐教養之不足者其意遠矣孔子沒而

孟軻氏獨得其傳太史公曰天下方務合縱連衡以攻伐為賢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所如不合退

而與其徒作孟子七篇其所首記者則在惠王三十五年其徒作孟子七篇其所首記者則在惠王三

十五年其徒作孟子七篇其所首記者則在惠王三十五年其徒作孟子七篇其所首記者則在惠王三

十五年其徒作孟子七篇其所首記者則在惠王三十五年其徒作孟子七篇其所首記者則在惠王三

十五年其徒作孟子七篇其所首記者則在惠王三十五年其徒作孟子七篇其所首記者則在惠王三

十五年其徒作孟子七篇其所首記者則在惠王三十五年其徒作孟子七篇其所首記者則在惠王三

十五年其徒作孟子七篇其所首記者則在惠王三十五年其徒作孟子七篇其所首記者則在惠王三

梁書院者本故宋孟子祠而前朝直指桐城方公
改稱書院者也為殿六楹題其門曰仁義迤而北
建講堂亦如之顏曰性善其東與西各列舍凡十
有八而又糾僚屬捐美餒禱符縣田若干畝歲
入若干為生徒講讀資可謂甚善矣迺泮當衝溢
潢潦之後井木湮刊即相國浮圖僅出地上尺許
豈復有遺基廢瓦令人得指而識之曰遊梁書院
者即欲問其名而故老蕩沒亦無有知之者矣余
驅車其地慨焉傷之郡守朱君曰汴城修復朝議
盈庭敢不竭蹶以圖顧事有本末勢有緩急城郭
者譬之體髀而學校則腹心也此干戈搶攘之餘
游談剝誦中于士習懼人心風俗因緣大壞此腹
心之病也急而救之孰有逾仁義者乎博愛之謂
仁行而宜之謂義昌黎云孟軻氏功不在禹下
者此也而其說寔倡自見梁始今書院舊在郊外
首宜移置學宮夫今所謂學宮者饌堂號舍皆各
存寔亡也久矣誠建書院于此有室有庖有廡有
漏出入有所供膏火有所資使諸生以時講習其
中仁義性善之說充容于耳目之間而浸漑于詩
書之際不數年而教化益彰人材益出豈特無其

病而將有其盛也哉於聞斯言而僂然其即古者
教養之法雖出于私而寔在于公者乎其即三代
之舊制孔孟之遺意兼而行之稍稍得存者乎朱
君仍鳩工庀木經營不日其規制雖稍陋于前而
為法較密遂請于余得增博士弟子員科舉額若
而人且以孟子既配食孔廟為不設木焉禮也君
子謂是役也師古而不泥其迹創今而不害其因
既有當于朝廷與復之急圖而又昭合於聖賢傳
道之大指於乎一舉而數善備焉朱君之功誠不
小而余得從史以落成之亦可謂無負也已朱君
名之璠江西安福人 符應琦宋范文正公講院碑
例得書以刻之石 記宋晏殊知應天宋之應天即睢陽也召范文正
公請府學掌學以教諸弟子故睢陽有文正公
講院焉明中季睢陽沒于黃河城遷于北講院故
址不可得萬曆三十八年秋浦鄭公三俊來守此
土因創于郡東城之內門之北建講堂三楹堂之
北建文旨樓樓之北文正祠三楹祠之北藏書樓
三楹自門以至藏書樓之東西各建號房二十楹
集九邑士之俊秀者肄業其中月有給取于學相

風雨不輟者六載以故宋之名公鉅卿多出其間
 其後十七年而豫章萬公元吉司李于茲復修秋
 浦鄭公之事課士復六載以故雪園人文之盛接
 于三吳崇禎十五年講院毀于流寇西蜀丘公正
 策來守葺而新之余于順治十五年承
 簡命來司李因思虞書之命臯陶曰明于五刑以弼
 五教是弼教乃明刑之首務也遂造斯堂集諸士
 而課之一遵鄭公萬公之成規不敢殞墜因思范
 文正公之在宋理學人品顯于後世而鄭公萬公
 之在明氣節文章為百世師致相符也柰以謗陋
 承之敢曰繼三先生之後
 庶幾嗣守成規于無墜云
劉之驥重修察院三司
碑記 自京師以達江南三千里以及吳越之區
 王事出者反者蓋絡繹于宋焉而又中州諸上官來
 巡於茲土者趾相錯也胥于公署焉是資勝國自
 京師以達于江南陸則由山左水則山通會河以
 宋之陸道西紆而東遠且數百里也宋之公署所
 逐送者不過中州諸上官來巡于茲土者耳
 鼎革之初曹濮之間榆園寇滋而山左陸道水道有

震鷺之虞于是江南吳越闕阨之以
 王事出者反者盡由于茲兵馬之盤息俱億之煩興
 百筴于勝國而宋當流氛焚殺之後田畝荒蕪人
 民逃竄舊有南察院布政按察兵備三司頽垣敗
 瓦荆榛滿目以故江南吳越闕阨之以
 王事出者反者及中州諸上官之來巡于茲土者悉
 擇民居以厝之或湫隘而不容或渙散而無制官
 民逼處上與下交病焉順治十年春余以謫劣來
 令于茲惻然憂之即欲創建察院及三司然當流
 氛焚殺之後田畝荒蕪人民逃竄而又兵馬盤息
 供億煩興計工庀材將安出乎不得已仍暫擇民
 居厝之而日夜勸墾關招流徙節歲祿越二年而
 南察院大堂五楹成又置東西各三楹以及儀門
 周以垣墻而規模具矣越二年而察院之西隅布
 政按察兵備三司中修一司而大堂五楹成而後
 堂三楹成東西吏書房各七楹有大門有中門堂
 之東西各有厨三楹門之外有屏有垣旁有郡守
 邑宰之侯謁上官者各三楹而規模具而且悉矣
 此中一司也而左右兩司尚有待焉夫此二公署
 也以之修于全勝之時兵火未加物力充物呼吸

可以猝辦以之修于流氛焚殺之後田畝荒蕪人
民逃竄而又兵馬盤息供億煩興之餘則憂憂乎
其難之故萃數年之心力所構僅僅如此勒于石
以志地殘也民貧也物力之艱也非以志余勤也

侯方域重修書院碑記

順治八年燕山王公來守
歸德首下教博士弟子問

以郡政所宜先者博士弟子對曰歸有范文正公
書院先太守鄭公嘗治其意而創大之以儲歸之
材居有號舍贍有田課試有約行之既久歸之名
公鉅卿接踵其間出為當世用不絕而士風亦羣
感動淳厲丞丞以變今雖去而人之謳吟思慕鄭
公之澤者數十年不衰竊以為佐

朝廷興道育賢郡國之政宜莫此為大公曰博士弟
子言是凡書院之為舍者幾楹其侵而居之者幾
何家資餼之田幾區其官守因而入其租稅者幾
何年今坐何所其試士之期月幾日條約之議詳
而要者幾何具趣所司各以聞以付郡博士收而
掌焉蓋自鄭公去而書院之廢垂四十年公一朝
王復之嗚呼偉矣博士弟子曰是不可以無記謹按
書院之設始于宋范文正公公為諸生即以天下

為已任其後參大政不久未竟厥施然所措置
宏以遠即如在歸有書院其隨地收拾人才之意
是何可一日廢也范公往而繼之來守者不能識
其意亦浸以沒滅矣歷宋而元而明至萬曆間始
克有鄭公再舉行之當時之人親被鄭公之澤至
于今其遺老有能言鄭公時事者猶過書院仰首
欷歔不忍輒去豈人情固習近而遺遠耶抑所以
繼范公之遺緒於兵火喪亂之餘久而不墜者實

鄭公力也然則鄭公之遺緒又豈不待後之人哉
夫天下法制代有更變惟學校絃誦之事建國者
卒無以易也書院之設與學校相表裏王化之本
而菁莪棫樸之盛所自出是誠不可一日廢乃自
范文正公以來上下百餘年而其間之創而建
建而興者僅公繼鄭公而三然則政之舉廢存亡
豈不視乎其人歟倘無以垂永久則何以告乎後
之人俾克守之公曰博士弟子言是其勒石為碑
而屬余為之記嗚呼余之望新遷顏魯公碑記宋
於守是邦者久矣其何敢辭
舊有魯公碑蓋魯公所書入關齋會報德記也結
構精妙劂勒聳側爰考書契肇自皇初蒼頡而遷

鮮有篆隸逮夫會入體之精狀闢六藝之堂與王
 羲之一人而已而際世不辰靈蹟多淹當蕭丞訪
 去路度千退方且五劍指玉匣之年風雨獲全曠
 之日益大寶於茲秘矣獨斯碑者雲蒸霞蔚筆既
 斷而還連鳳翥龍蟠勢如斜而反正所謂神奧之
 神奇歷千載如一日歟以故維間有殘闕而軼致
 不歎歎稱歎購之惟恐不得也而兒童走卒未嘗
 卧嬉戲其下亦從而拱揖跪拜肅然如見其人焉
 豈寒燐衰草荒祠斷碣顧足以移人性情耶抑魯
 公神明所係魂魄時來往其間有使之者而然也
 夫魯公名在旂常精感日月誰不知之而一厄於
 盧杞再陷於李希烈當時魯不以爲重使魯公不
 以骨鯁處已方正忤人而徒矜矜於翰墨吾知其
 必爲一時所慕不爲一時所嫉也然則魯公之書
 豈非反以魯公之人掩哉而數千百年之後輒敬
 重愛惜山河之佳麗奸雄之氣焰魯不若拳石之
 孤鶩立之而不忍廢之廢之而復欲修之又何以
 說也八關齋去郡城南里許爲魯公碑舊立處毀
 之者就新築也歲在崇禎戊寅春齋之刻築爲碑

下臨濠水久之浸及碑郡人張翻遷之請余爲記
 歲在崇禎己卯夏高八尺橫八稜稜尺許凡八百
 八寸六字關七十四重修顏魯公碑亭碑記宋公
 字卽魯公報德記也入相之四年而葬其親以歸
 輓事矣并杖而遊南城焉徘徊遠眺漠然大墟見
 其嶽嶽焉若人之立其際疆項而不仆者顧謂其
 從者曰是爲何者耶是非魯公之故植者理耶夫
 向之高薨朱題與濠光雉影侵薄而蕩漾者也吾
 勿與諸生肄業而遊者也今者矣物之變態固
 至此乎吾將爲亭以覆之閱月告成而命域爲之
 記域請于公曰公之爲是亭也以魯公之人耶抑
 以其書耶夫魯公之見厄于當時而直伸其志其
 視卿相王侯與其國封邱第魯不若脫履而向有
 于亭及其罵賊而死從容就義視吾之頭顱身軀
 皆其所不受也何愛此蚪斗鳥跡之遺哉抑公今
 者天子之相也苟有所舉將觀而效之公故能書
 如以爲娛悅之具蘇軾嘗曰翰墨之清虛其異於
 聲色財賄之惑溺也特一間耳城聞古人大臣之
 佐其君以有爲莫不勤懇於遠大之務汲汲而構
 造之

而不違於小技及其治定功成然後有所退託焉
以自適如謝安石之綠竹裴晉公之松雪亦其類
也今公意者以開創之業為已畢歟而或借魯公
天以激發天下之忠義長養天下之人材乃崇是亭
也夫天下大矣倘無如魯公者之神靈以往來昭
回於荒文斷碣之間是又蘇子所云深山大澤龍
仁而虎逝吾且見狐狸之晝遊而鯢鱉之羣舞也
公之意其為是哉公曰子之言善矣顧吾以為少
而遊焉老而不能忘也嗚呼然則公之
感于天下之變故深矣乃退而為之記
桑芸張仲
景先生祠碑記
粵稽金匱王函之書莫不口實仲
孝廉為長沙太守後以醫名世人有知其槩者至
詢先生宅里丘墓鮮克詳焉前此紀載者略其良
二采石而以方披刻之後之學者雖珍其篇以起
沉疴遵其術以擅專門而無操琴而見文王之貌
講易而宿疴疴之塚者又何怪滄田陸谷理古蹟
不秦雲葬礫也然今之追慕古人與古之躡靈
大恒相求而問焉相值俱有機緣分際焉如曹江
之祠因中郎而益彰獨楚之剝逢濬公而始大維

一時風流雅尚而與洞庭傳書汾陰出鼎何以異
也涅陽昔隸宛故先生故南陽人郡東高阜處
老人傳為先生墓與故宅洪武初有指揮郭雲什
其碑墓遂沒于耕牧越二百六十餘載為崇禎戊
辰初夏有蘭陽馮應鰲者為諸生時感寒疾幾殆
恍惚有神人黃衣金冠以手撫其體百節通活問
撫者為誰神曰我漢長沙太守南陽張仲景也活
子千古奇事我有千古憾事盍為我釋之南陽城
東四里許有祠祠後七十七步有墓歲久平蕪今
將鑿井其上封之惟子忽不見病良愈非夢也非
諛也是秋九月應鰲千里走南陽訪先生祠墓不
可得悵惘間謁三皇廟旁列古明醫內有衣冠鬚
眉與病中所見昭合者吹塵索壁間字果仲景像
也因步廟後求先生墓為祝縣丞鞠為蔬圃矣具
道此中有古賢墓丞怪之並述病中奇異丞益怪
之應鰲紀石廟中而去後數年兵寇交訂鰲不復
來園丁掘井圃中丈餘得石碣題曰漢長沙太守
醫聖張仲景墓是郭弁雖仆而猶僅存者此也碣
下有石洞幽窈聞風雷震撼聲懼而封之癸酉南
陽諸生應省試與應鰲遇言之甚悉又數年癸巳

應鰲謂選得昆陽司訓昆陽亦隸宛入郡過先生
墓雖封尚未能式廓兆域以酬夙志嗚呼先生拯
馮廣文于危病之際而不能止番鍾之鑿皆有機緣分際
于石穴之中而不能止番鍾之鑿皆有機緣分際
焉井不鑿則碣不出碣不出則人信廣文祠中之
石不如信園丁隧道之碑獨數百年晦厄于郭指
揮而忽一旦感著于馮廣文象法住世亦有紀年
龍沙顯迹亦關運會所稱千古憾事亦千古奇事
洵不誣也宛府丞張君三異聞其事而奇之以長
沙棠憩孔邇而又本支淵源仕于宛為地主表墓
修祠職也捐資糾義建祠三楹于墓後門廡垣階
悉備與城西諸葛廬相望遂為宛中弔古佳話則
馮廣文其介紹而張府丞其後起子雲哉當漢桓
靈時北寺擅權西園鬻爵有志者築坏而道掃軌
而棲咸惴惴顧厨俊及之禍先生小試長沙退而
著書以垂後世蓋嘉惠斯民未見諸旒行者寓于
消疹迓和為萬世甦疲癯而濟仁壽豈非有所託
以成名而道固進于方技之外哉當時華佗服其
論而王粲遜其哲固非建安諸才子可頡頏也先
生處不可為之際以治世之譜寓之于醫理張丞

值大有為之時法壽世之心用之于治理千古知
已又不至區區世系之同祠宇之築也祠成張君
未時余分藩宛汝云
江天清通許費邑侯墓道
碑記 天地間偉人生不偶死不庸死大事也與兒
姓訣其死也端而雄仁義而神明則通許邑侯費
公其人與公于先朝令通許甫四十日而流賊以
萬衆猝薄城下公執矢登陴以捍凡數日無援至
公度不支乃屬邑之父老食且盡吏去矣徒效睢
陽以貽若屠無益也我生不能全若我死而若全
矣苟若全而我何惜哉且若全我死猶生也父老
留之不得皆泣數行下公從容刷笏端冕北拜辭
先帝訖懷篆躍入井中死之日為崇禎十四年某
月日也次日賊入城得公尸面如生衣冠不亂兀
如也賊怖而義之壑以禮此時度公之靈必曰賊
磔我則榮殯我則可哭矣公寧樂為賊葬者哉邑
人士德公活許數萬男女為公編素匝月改葬公
于鳳形岡至今春秋號涕享焉墓去城不數武巍
然道左過此者皆將識為明許邑侯費公之墓余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百一十八 三

承之宛李以公謁過許馬脊與懷大戚戚于公乃
 陳性草祝拜公墓下固以梓脊實由景慕也蜡畢
 而許令公前而請曰公祠許名宦許人哭公詩章
 載誌矣曷碑諸而碑則惟余作以余悉公狀也公
 豫章之節山人諱曾謀字畊道先朝廷試第一拜
 相國諱宏謚文憲之從玄孫也家世傳臚者二成
 進士者六孝廉七淵源古學聯鑣撫任者則公之
 父明經蔚庵公叔明經去非公也公以五經應崇
 頑拔選文章奇古然非公之事業也公之事業其
 在與許士大夫百姓為訣之日乎而又有謀余為
 公圖歸葬者余應之曰與其高楓大槐子孫守之
 長民無聞何如與許之百姓士大夫長黍血盤桓
 于棲風寒月之下百姓快而公亦快併過此者得
 拜稽為公快哉時
 上之即位十有五年
 戊戌秋九月
 賈漢復重建大相國寺碑記
 二大亟河工城工哉河有 崙命余弗越沮漁科
 偏杙凡稗政以厲吾民者余糾劑其無遺城湮甘
 載其魚矣誰我人居居余請籌之可農司空厥成
 木觀睠嚙維之墳落迺測測余懷也余以

一人是葵待藁猶榮嗚呼余也天只
 先皇鼎昇攀號莫從陟岵陟屺嗟猶來之是阻煢煢
 蓼集慟焉三絕于臣已矣不知云從伏念有臣若
 子無不致于君若親無不及于君若親臣子之心
 也而有不能致不能及之事之時仰焉俯焉不得
 不邀當于不可致不可及之事如時致焉如時及
 焉余復何心苦坏墨墨恫焉有艾夙愆鱗罔知
 消除聿懷西土之脩靈也儻德儻祈余何憚乎是
 從重以
 冲聖萬年祝
 釐垂典敢不恪哉敢不恪哉爰是營復相國寺自余
 始嗚呼德之不馨明神不蠲遙興動匱而民將遠
 志余何能祓禱諸余亦聞諸先儒胡致堂之辯矣
 固哉辯乎聖人之治天下也川其勢之所自然而
 利導之則易為功君子之教草之披風水之就下
 也用厥獨禮樂刑政治之大綱也堯舜禹湯文武孔
 孟治道所由出而大綱以立焉然難易有時焉順
 逆有機焉同獨有情焉時之所至機之所動情之
 所喻苟利以導之亦可以坊禮樂政刑所不逮是

堯舜禹湯文武孔孟之道固不煩問誨而路鐸也
 中州盜賊水荒荼毒十年死者十九鳥斷烟絕千
 里疆瀕瀚極日與沙草殍骨相黃白我
 清戩撫十八載殘廬遺孑痛定呻吟譚大劫孽報骨
 肉唏噓輒流涕以為善相勗即筭巾籃于刺刺無
 所物置口晰以善若孝善若忠則惘惘然使里胥
 右塾鄰長左塾月吉而令授之格格然駭且迂迤
 順惕逆弗若釋語之翁然授之格格然駭且迂迤
 矢優我南畝投書以魏盈性孰孰然得不可馴于長
 者排紛榆之庶僂趨將泚然怦然至眠挺膠愕使出
 哉饑驅走險穀心不恒墨尿管至眠挺膠愕使出
 三物而矢之躊躇心舌無僵本儼陟降之赫赫憚
 夢寐其驚余是可以教信哉中土屠刃膏如飴烹
 菹吾婦子以食肉易牙叔謀之如林乃洗晁面于
 彭水悟却化于北溟則愀然艾鍾易鯨然環報翻
 然而戚戚厥中也堂下井上四海洋焉是環報翻
 慈哉一圭不易民乃饑不樹不藝民乃寒朶頤而
 斃醜靈饕餮者耗之本也衆口食貧貧乃國茹淡則
 用約用約則資餘餘則豐豐則康愚者見為福君
 子見為德是可以教儉哉禮失而求之野步矩步

規棘棘然却步而走矣縣有鼓鐘弗考作息之見
 日各不謀畫壇而齋禱之罄折孔熯不敢愆肅肅
 然祇于楚夏井旅嬉然陶然鐘鼓不為淫是可以
 教禮哉盈縮殊數形則伎伎則求求則貪貪則驕
 驕則鄙鄙則吝吝則怨怨至于大爭不忍言矣虞
 芮之田教以讓乎楚人之弓教以忘乎教讓與忘
 弗入也曰教以空空則萬有滅六賊假視假與滅
 學為寡欲治為大公是則可以教讓哉國用亟民善
 道哀哀三木肌肉懣之傷哉貧也絲穀剗心補瘡
 時痛乎至人用以飼鴉喂虎為修修者何修不壞
 身登無上乘鴉虎不恤飼喂矧急公哉公急心未
 之利不懣三木身不壞阜國無驚吾里缶鼓熙如
 乘孰上義是於賦大車是義哉溱洧不欲贈芍藥阿難
 楞嚴二義捷於賦大車是義哉溱洧不欲贈芍藥阿難
 諸布諸嚴諸逐驅辜而兵帔煽將聚米于陬小古
 利以延舊典民人其同無越耳目是可以安俗矣
 夫倫以明之敬以肅之信以質之慈以育之儉以
 節之讓以廉之義以尚之貞以防之俗安無即于
 敗九者治之大綱也佛氏之治西竺也俗安無即于
 為治亦可為教西竺之治不可以治中國西竺之

教未始不可以教國者佐中國之教致堂氏以死
 幻空妄疊駁之固哉辯乎按周昭王二十四年卒
 尼生十九學道三十學成演教四十九年至七十
 九年歿是歷年志學生死亦猶吾也蔡愷秦景之
 得二十四章經論律至梁華林凡五千四百卷以
 性命為旨以忠孝為教無殊理也陳了翁貫金剛
 九字于一覺叅以中庸誠之義晁氏謂圓通自誠
 而明楞嚴自明而誠考亭亦謂身與萬物同其有
 心與太虛同其無是謂真空是謂金剛不壞理亦
 不妄也釋迦之能仁圓通之能知金剛之能勇三
 德者天下之達德也尊此三德以達九治余用其
 易余用其順余用其同以佐吾禮樂政刑所不逮
 千萬世以見余不可致不可及之心余幸矣余幸
 矣爰是縣水繫影田淤墟之歸然鳩廢梓而哀益
 之構琳座存舊三之一右鑿圭沼以廣大生厥菴
 另傳是役也司空劉公兵憲胡公翼勳厥成羣公
 庶尹寔有賴焉料材藝備平諸民作八郡子來杰
 烝輸不等君子謂瘠土之民勞則思善也利而導
 之其無阻嗚呼蠻叙翼棘院峩峩余治為君子
 焉城之未役從事梵宇余不得已也將何以為小

人焉敢不夙夜是圖哉勒鼎建合祀古聖賢祠
 石以永吾志于後與云鼎建合祀古聖賢祠
 記合祀聖賢禮與貴賤不同牢前晚不併叙恩讐
 亂則弗齊焉戾則弗和焉弗敬弗齊弗和神其馨
 諸聖賢合祀梵宮禮與君子之教也必由其木順
 之至也祭者教之本也祭義為察協人事之極乎
 神故以道蒞天下者其鬼不神其神不傷祝史薦
 而辭不愧是以其人敬慎幽冥而淫祀不作今啟
 釋教而附禮教焉教失其本矣釋之教先正毀之
 等於淫祀瞻梵座輪哉魚哉割一席以奉質奉孰
 方其遠之而謂來之人事之不順烏乎察神其馨
 諸二之不馨合祀于禮也何有嗚呼余烏知禮哉
 余烏知禮哉方輿畫五土而地中奠之載坤含功
 其生敦衍皇王開天河洛道啟卜京歷都鄒尹麟
 濯而光繹之此三古以訖未有若茲之盛也過夷
 門之道帝丘賢宇如堂如翼春秋有苾壬午九月
 厥災水入國胥淪如陷邇歲民舍登登燕繩躡而
 駢營之不復識已余用憮然吊吹臺將訪游梁書
 院之遺跡徵八郡文獻而俎豆之余志也民力未

息未敢康工夙夜猶咨余迺其去悼臣子之多恤
騷鼎鼎肆靡適也歛然曷已夫余志之弗終之
終余晦之餘乃辜哉故作寺者邦人之志而合祀
諸聖賢旅奉弗終于晦乃余之志亦合諸邦人之
志也茲禮則余烏知哉余亦聞諸禮者夏官司勳
掌六鄉賞地之法以等其六功詔太常祭于太蒸
周書新邑之祀成秩無文大夫蒸合祀也無文主
乎敬不病乎簡也漢制祭功臣于庭與士庶為列
尊君而卑功魏高堂隆非之議升堂餘與君同牢
貴賤取諸骨夫配食者可因君之牢以骨差為俎
其異代而無君臣之義者奚見不可同堂以其牢
為俎耶茂曰陳五祀之品功社稷百世不廢
四叙從乎貴非其類咎由伊尹呂尚功當代不祀
異代矣不祀異代而歌德拜風異代猶祀焉不替
君子論其德不論其世也故月令古之卿士有益
于人者孟春與山川並禱焉是數者可以合祀矣
昔武侯亡所在求各廟議未朝合百姓祀于道陌
識者不非之神之憑依惟德是馨道陌可祀梵宮
奚不可奉也君子之教從乎德不從乎地知者為
德禮思者為覺懺瞻化而得亦存乎君子小人而

已矣爰是祠成肇三皇次禹功天地者教之始乎
匪賣也按唐制歷帝王肇跡無祠宇者詔郡置廟
享之取將相可稱者配次孟氏子游梁倡仁義也
次周程十賢闡道性也三書院其可作乎文王世
子之儀有道有德者使教焉歿則祭于馨宗惟作
師哉若者祀中堂余讀禮曰法施于民則祀哉昭
首逢比歷代諸忠次信陵公子次岳忠武次宗忠
簡次鐵司馬諸褒忠次于忠肅庇民次許忠節次
陳橋范汪王諸忠賢若者仁之至義之盡也考周
志勇則害之不登于明堂其用謂之勇君子教善
嘉寬哉若者左楹余讀禮曰以死勤事則祀哉能
捍大患則祀哉穆首皮場公次樊將軍次李衛公
次尉遲次包孝肅公范文正諸名公次李忠定次
徐中山馮宋國諸勳配次張英國三王次王徐秦
諸名撫史記有言勳哉功哉伐哉闔哉五經異義
在其位故祭報哉東昌之役失吾良臂辛巳三月
僧祀哭以文河間固歿于王事也鐵司馬不其域
焉勇而無義以周志殿哉若者右楹余讀禮曰以
勞定國則祀哉能禦大災則祀哉猗歟翼翼匪亂
臣戾順之至孝之本乎嗚呼宋政和元年詔開封

府毀祠不在祀典者二十區存者無考茲十餘區耳迺與河俱沒廿載僅合祀梵宮禮固如此耶思頡靡容呂尚矣賜商柴牢諸徒半宋衛陳蔡之郊竹書多軼富辰萇弘延祖嵇仲日月於昭曾無過而問焉孟博嗣祖終錮寬之子琰安石長源彥國固轟然煥然遙情夙照山川濶瑟迺不獲一椽之庇登梁祀而俎豆之豈合祀亦有幸不幸耶其湮沒者又烏可勝也余之志固能終耶矧合祀梵宮非禮也維嶽降靈維河允翁

劉昌重建大相國寺大殿記

汴城大相國寺即前朝崇法寺也昉於今名於時寶閣金像視昔為倫嗣後宋藝祖金章宗元世祖代加脩葺至明成化間乃賜名崇法嘉靖丁酉又重建資聖閣春泉子趙鑰碑記猶存今寓內咸稱為大相國寺而不知有建國崇法之號以唐名相國時符瑞游臻玉輦時下其規制為獨隆故景瞻勝地者迄今猶泐舊名云明未闕寇河灌城遂蕩成巨浸舉璇題碧甃鱗次翼舒者化為黃沙白草當日慧雲僧祇定寺址見池浴

漪中有天宮影樓閣逶迤烏知夫天宮樓閣切仄再遺仍入清池碧沼中耶我

清定鼎誠季奉天特存方外之教蓋萬法本無差別治世日星昭於賢聖而出世之道亦以明民大中丞賈公誕敷弘化佐理

熙朝以佛子之慈悲大仁人之施濟一切廢墜罔不振興至如賑饑掩骼禁宰放生諸善事為之更不遺餘力勅諸茲寺輒感夙因即命略界繚垣欲重建大殿顧以開府政殷且相距綦遠經理之人未遑驟舉庚子冬月大中丞以讀禮移旌候代自杞如汴士民攀擁馬首呼號不令去乃駐節于會城之試院余得晨夕過從因為余言闕封諸郡之綱領相國闔省之觀瞻幸今少憇無事亟宜鼓倡以酌素願遂首捐千金鳩工庇材屬憲副爾調胡公董其役以胡公有幹濟才曾令汴今亦寓汴故以鉅任畀之又方伯文侯徐公偕余多方勸導巡梁憲副繹堂沈公暨諸監司以下遠邇協應樂輸有差蓋取前則為因而矚後則為創無願不滿有開必先其福德誠不可思議粵攷舊記茲寺之初修

或受命于王朝或徵力于數郡或際民生之蕃庶
 或經歲月之綿延獨我公以聖賢心行豪傑事果
 毅迅勇其大智力是以舉千百不能遠起之鴻
 工而一朝鼎建殿之高五丈廣九楹椽題倫與龍
 象莊嚴其雄麗較倍昔日都人士女繽紛燈燭之
 不聳然敬躍然喜焉余因憶茲寺全盛時燈燭之
 燭上達層霄鐘梵之音遠聞數里黃幡丹幢臂繫
 而首載香纓寶珞擊而肩摩此皆余之所及見
 聞者不旋踵而感慨係之今得我公奮焉經始遂
 告成不日即瑜伽之建寶塔百鬼助以日工雀離
 之起浮屠四天扶其夜力似未有若斯之神速者
 僭曰佛力之所默佑而何一非我公福德之所遠
 屆哉從此城隍再奠節府重開儼然復觀東京之
 盛端于是焉啟之至若茲寺之複閣迴廊三門雙
 堦更可拭目以觀厥成矣上以鞏

皇圖而下以造黎庶我公為
 國為民之至意有深蘊於佛教之外者是不可不以不
 記肇工於順治辛丑七月之朔落成於九月之望
 仍題為大相國寺從與志也其
 監作助工諸姓氏則書之碑陰
 胡士梅大相國寺

創建放生菴碑記

乾竺鄒魯之教幾中分震旦國
 兩氏弟子樹幟角勝老死不

往來而儒者立說復思人其人火其書並掃瞿曇
 氏之教歸之烏有然終唐之世浮圖之刹日益盛
 歷五代而宋而元而明千餘年其盛不少衰衰矣
 無難輒盛則儒者亦聽之而已今大中丞賈公以
 誦法鄒魯起家鎮撫中原之三年勸耕耘修文事
 躬節儉禁宰殺大梁遺民流離而散處者收魂魄
 歸里井近且烟火萬家漸復古名都會公讀禮之
 暇過相國寺遺墟憑吊裴徊不勝象教淪沒之歎
 適大司空瀛洲劉公方伯文侯徐公及諸君子雅
 有同志多方勸募共襄厥事取梓材陶瓦之沉河
 伯宮者復相國舊觀仍以竹頭木屑闢寺西隙地
 置放生菴鳥革翬飛莊嚴世尊像南面歸然稱相
 國附庸云菴菴百步許復鑿一池維樹槐榆檉柳
 青翠無炎埃公出俸錢日市禽鳥翼者獸之折足
 者兔離網羅近刀俎者置豐草長林間鱗物之點
 額暴腮困于豫且者縱之使悠然一泓清水中或
 且曰公既誦法鄒魯矣胡為復問津乾竺余曰成
 湯解網固金人未夢以前事即尼山之不射宿與

子輿之仁釋穀棘者果與瞿曇放生有岐道乎他
嘗以迹近浮屠抑居下驥且羣言折衷于六經天
地之大德曰生鳥獸魚鱉咸若雜見于周易尚書
之文者亦在貝書未東之日也又何漢于放生
之舉乎若公者固合鄒魯乾竺而一之者豈如兩
氏弟了立幟角勝老死不相往來耶抑聞之剗胎
殪卵麟鳳不至其郊由公放生之意推廣之種種
胎卵濕化長養生成必且有音中笙簧之鳥不食
生物不踐生草之獸飛啄寢訛于郊圻者以彰公
仁民愛物之德意姑俟於
王廷璧廣生祠碑記
天子綏定八區又安兆姓諸如郊祀賓雍詰戎制賦
鉅務靡不宵旰厯
宸衷維時揆端弼輔內外撫馭者皆竭忠盡智以亮
天工駿駿乎追成康而紹唐虞治効彰彰如覩矣
歲丁酉豫撫缺
上軫念中州重地疆屠民魚鬪鞠維艱十五年治書
咨在廷諸大臣以撫豫務得人惟王公卿佐悉心

訪衆議僉曰無如少司空賈
天子都哉迺勅曰可其先公營奉先殿大工慎鳩庇
既麗巨瞻又寓節樽寔悅
天顏蔡眷彌篤矣是時遂荷
寵命大紵中士之憂公肅受欽哉匹馬將介豫之隸
土大小寮屬無不各滌迺志豫之紳士耆庶舉手
加額曰我公來矣公至之日乃集文武屬諸監司
各郡吏及紳士耆庶詢曩之域內積大利害孰爲
緩急而次第與除之歲餘治成晉公大司馬三年
將以艱去環國之衆擁呼彌日咸曰願留公以撫
我璧與諸紳士知義不可留民乃曰問我有衆于
今三年猶有城狐社鼠憑陵肆厲者乎曰否猶有
否猶有疲於奔命者乎曰否猶有河患荒工濫科悞
騷擾疲於奔命者乎曰否猶有河患荒工濫科悞
惛者乎曰否猶有債師驕卒黜虐鄉廬者乎猶有
塵牘幽閉圜盆莫雪者乎曰否師法廉以表百職
苞苴不橫也寔蒐練而糗秣以時庾突不呼也躬
節儉不以二價厲厥賈闖闖乎而貨流如歸百堵
受廛也又滌聖域壁發琴瑟之音編鐫車書風佐
輶軒之採園橋聽而雍泮樂國史存而文獻徵也

禮塗館緝紆惟度星韜無愆罔遺使者羞皇華弗
 譁于供億也不茹不吐悍豪羽不敢飛魚入疆閭
 左無慝亡之誅羅纍俘以禍吾族也探赤白于淮
 徐糾部月累味吃彭蠡灼調之惟密長河可洗而
 海鵲逝也他如揭竿聚米蕩我稼穡盡我士女今
 則不然關埃馳嚴暴騎突標五衢為梗今則不然
 若披鯨惴腥惴惴和盜牧艱農今則不然璧乃與
 諸紳士以詰有衆曰是何從而致此非我能民
 乎民曰允若是請以歌公璧曰公之德自當與天
 壤同壽公之功自當與竹帛同垂以我蠓螢奚足
 為公歌民曰必永以歌與以圖公貌使入郡之人
 得以春秋瞻拜不衰曰宜鳩工子來祠不日以成
 璧乃拜手颺言曰公篤孝似陳元方忠蓋似司馬
 君寔經略似歐陽觀恤士似謝仁祖愷切敷奏似陸
 黎省獄似歐陽觀恤士似謝仁祖愷切敷奏似陸
 贊安恤流移似富弼釐剔關節似包孝肅綜理圖
 籍似蕭鄴侯裕用墾荒似趙營平嚴戢兵戎似郭
 汾陽治盜安農似龔勃海澤及鳥獸似楊弘農至
 于詩酒嘯咏則裴綠野謝東山也於是大小秦屬
 及諸紳士耆庶舉首加額曰是可以祠我公矣卜

祠於廣生池畔者何蓋廣我公好生欲并生哉之
 義也次公之一年善留鄭公之三至可待請以一
 圭宮惠抑春波當棠茷孳孳俾後世賈男賈女羣
 拜宇下者咸識為我
 清曲沃膠侯公諱漢復之祠也夫昔景伯
 一片石湧金如泉當引為我公世祝之

丞賈公去思碑記

歲辛丑蒲月余坐小園叢陰中
 偶取吾豫志簡閱至名宦一記

輒三復披玩以為蒞吾土者苟其功德不泯雖千
 載下尚赫赫人耳目間也乃忽聚千萬人於門呼
 聲直達內余驚詢之知因大中丞賈公去求一言
 以永其思者余急接見則見有儒冠於前者則見
 有布衣於後者則見有龐眉皓首扶杖而立者則
 見有引子帶女襁負而至者蓋自吾庭以及吾門
 由吾門以及于市猶絡繹弗絕也賈公之得人心
 也有有如是哉余告之曰爾之思賈公也爾之求余
 言以為記也固其所也第余固忝大紳列與賈公
 有舊好余即頌公之德揚公之功得勿近於諛乎
 爾其悉以告我於是儒冠者進而前曰自公來捐
 俸治吾學集士人課之所拔多知名士作養從優

今未之或聞改修比士院于汴文運生色敦名彥
輯豫志文獻賴以傳則是公大有造于文事也已
亥海烽發所至有風鶴警公料敵持確算密疏以
陳遠近悉安堵公之功不有及于武備歟至其峻
却餽遺關節不到嚴持風紀請托弗行即古楊東
萊包龍圖何多讓焉言未已忽有布衣者趨而前
曰士人善文吾儕小人不善文敢直數之我公分
驛路以省徧累清地畝以除包荒免罪贖以恤貧
乏止軍根以省運輸清獄訟以伸冤枉公市價以
軫賙苦立粥場以賑災饑安流徙以救迯亡嚴兵
禁屠牛以全物類言未已而龐眉皓首者忽戰戰
而前曰公之德與功言之能盡乎小人輩老矣小
人輩之死于刑罰死于稅斂者蓋屢屢矣非我公
來無以有今日不意我公偶以言去方今
聖天子精明賢宰輔公正我公自得白是我公復來
汴有日而小人輩迫於年恐見公無日也安得不
求一言列一名以爲思言未已而引子帶女者並
呱呱而前曰小人輩之子與女皆我公愛養之所
貽也恐我公旦夕去不及見公即見公而童幼無

知當不能記憶公異日者何以感公思公而望公
也安得不求一言列一名以爲思余於是欣然而
樂復愴然而悲曰賈公之得人心也有如是哉在
公非有私于汴也此者聞其城有章雍丘有碑衛
源屬有生祠矣在公並非有私于其城雍丘有碑
也汴士民之所以思公者吾得而見之他邑之所
以思公者吾不得而見之也汴士民之所以不能
者其言之所已及吾得而聞之其言之所不能盡
及吾不得而聞之也賈公之得人心也有如是哉
即吾豫志所載名宦且不多見矣余復爲之詞則
諛耳是用直述其事以永諸石公諱漢復號膠侯
山西之曲沃人其思者則書之碑陰而不能盡之
碑陰徐化成重修慧林禪院碑記
自昔如來立教特
高不在山下不在隰土不附沙石不附陶別於平
原穿取地五尺以下之土和以雪山白牛之糞及
旃檀爲塲其用意蓋在百世之後慮至遠也然而
蕪垣頽礫四大爲患寃在不免雖佛力有不主焉
辟之商人十有三遷不免喪秀周人考卜宅鎬不
免黍離自古然耳大相國寺之禪院有八其一爲

慧林者茲何以名也佛法戒而定定而即心即佛而非心非佛經云佛成正覺普見一切衆生無不具有如來慧智始而轉四諦法輪所以攝有學也終則示一乘心印所以契圓寂也一源道而萬派分一炷然而千燈照慧之爲林也溥矣爰有鐵佛以像而各猶之玉相金身金玉可以佛木參石悟木石亦可以佛也慨自黃河淪沒以來蕩成巨浸舉璇題碧甃鱗次翼舒者俱化爲黃沙百草已亥歲余膺簡命藩此中土與廢舉墜蚤作夜思凡可以肅觀望而昭象教者總鯁焉懼有弗逮辛丑之秋大中永賈公有事於寺余力襄之亦既殿宇巍峩輝煌四映矣惟是八方比丘一杖一孟卓錫茲土者無不願給孤獨園于祇樹之下此慧林禪院之所官建也余用是鳩工而於役焉考卜於黃華月之吉越九越月而竣事佛像莊嚴正大宗也列伽藍葦護諸聖崇護法也椽題命負爨室煥房靡不森鮮倍昔都人士女繽紛雜選咸欣欣以爲改觀矣是役也視前則爲因而視後則爲創問其經費則任祿之羨也考其程事則身爲植日爲省也是亦一象

教矣於戲教之不絕如來開示之菩薩闡揚之四衆護念之大地山河隆替相仍而傳持不息者卽此西方大聖人而爲正楹之現釋迦牟尼是也將見大乘法器于平在則院不爲大相國寺之附庸而已僧有萬寧者善說法俾之焚脩萬寧必有以爲是院重矣後之人遲之歲月而漸次加葺亦如來結界之一助袁禧如創建拈花菴碑記云相與援筆而壽諸石袁禧如創建拈花菴碑記西上二十七聖人大肯一歸於空此豈可以眼耳鼻舌求者哉胡然而香纓寶絡皆爲佛之所有又胡然而水火虫魚久之皆爲佛忠也當其燦然新也佛之存爲假存而愚者不必果敬及其類然廢也佛之亡若真亡雖明者莫不感然哀之蓋佛未嘗如是以求人人自不得不如是以待聖人則然耳世繼國非聖人則然君子所以待聖人則然耳自黃河淪沒兵燹洊臻旃檀僅存鷗吻蓋三教之防俱潰矣大方伯徐公蒞我中州惟時草昧漸開次第修舉百廢具興公允以佛子之慈心大仁人之施濟凡璇霄碧落之區爲之不遺餘力會汴門南薰內有佛像在焉蓋得之黃流黑壤中而求香

火於人者公惻然念之彼夫舍衛城中次第乞食是如來度衆生是衆生度如來未可知也爰是即其地建菴以祀之而佛之靈安矣顧菴以拈花名者何居殆有取於說法拈花之旨也間聞戒行清嚴者則佛獻花演宗秘妙者則天雨花又烏知今日之拈花菴匪即他日之獻花室雨花臺乎菴規模宏敞法像尊嚴都人士女或哲或愚咸敬且近月逢朔旦耄稚爭謁燈燭之焰上達層霄鐘梵之音遠聞數里凡禮佛而生敬畏心者即感公而生祝頌心悅哲以慧而給愚以養公將使二萬五千河流並入大海其功德不可思議是公之爲民有深蘊于佛教之外者是即西上二十之聖中之一聖佛固非有求于公公自艾元徵國相寺碑記

之東南三里許巍然獨峙者繁塔也塔有國相天清白雲三寺相鼎足其間興廢盛衰不知凡幾每經修葺輒示靈異非僅精藍佳境誠一郡風氣之所關也概自黃流肆騁之後中原陵谷一時變遷攬轡而至者惟見黃沙迷目白草創懷昔之烟火人家如星之在晨歷歷可數歲歲維蹙悉委下泉

間有存者高不踰肩惟有繁氏一塔岬然而立與良嶽一峯遙相拱揖耳疇昔所稱梁園勝槩者皆付之烏菴而國相三寺已蕩然不可問矣會大中丞張公偕方伯徐公銳意興復自衙宇城池芹宮祠廟與求賢講武之地或創或仍審宜度勢躬親區畫晨昏省試上不費公下不勞民未再期而諸工告成復與同舟諸公見繁塔之岬立尋其故址乃知吹臺之蹟未泯而國相之基尙存也夫司馬之秘思雖邈七賢之遺響堪追斷碣殘碑未盡滅沒方伯諸公因言於大中丞之前曰夫制禮作樂所以移風而易俗也不可與三藐五印而並講之耶由是中丞公首爲之倡而諸公合力以助遂崇其三殿纏以黃金前禮釋迦中開接引後建毘盧合三寺而一之統額之爲國相禪寺四大諸天煥其山門伽藍大士新其兩廡中翼一亭以帝馱尊者元鎮此砥而七級插漢一線摩雲向之突兀難攀者今則盤石超距矣朔望之夕千燈一炬光照十方若法藏香積鐘鼓梵唄之屬各有位置因置地畝用資焚修輪奐聿新籠華重麗遠近士民咸以香花隨喜俯仰咨嗟僉謂桑田滄海之餘不意

復見昇平文物之盛如今日者也。因憶漢以前未有佛法，自白馬東度，教始行於中。上群弟子以聖尊孔子，孔子勿居曰：西方有大聖人，其物之謂乎？以其道大無外，以空為體，以慈為用。苟用以慈，則在上在下，皆取法自淑。淑人上古，神道設教，不存乎見少耶？天下之人，大抵好義而信神，無強悍不化之習。記曰：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異其宜。貴因也。豫居天下之中，大梁居豫之中，風氣隆替，入郡以之。國相寺之建，非無因也。腹心之地，如磐石，普天之下，若芭桑諸公之是舉，既以祝國祚之靈，長登斯民于邃古，其功誠非渺矣。予奉命祀嶽，得觀厥勝，方伯諸君礪石而俾予識其始末，遂泚筆而徐化成重建上方寺碑記。

大梁古昔都記之云爾

分中城衢，合九州形勝，甲于寰中。繁華埒于畿甸，獨以黃流中貫，幾被淪滄。海桑田非一見矣。然未有若明季壬午之特甚也。波濤奔湧，越雉堞而怒排市井，室廬隨洪流而汨沒。豈第唐宋之故址渺矣，無徵即元明之遺踪，蕩然莫問。惟城隅之東北，有北齊之上方寺，寺後一塔未盡湮沒也。有僧

依塔而彷彿之，得金容於泥沙之中，構一椽於荆莽之際。然而荒涼凄楚，不堪極目也。今

上

御宇之二年，予與大中丞張公始為修復。省會之

謀繕城治舍，招徠民商，經營數年，漸次可觀。甲第

駢聯，市廛輻輳，雖未能侔於疇昔之景象，然已儼

然雄壯之維藩矣。因於政治之暇，瞻眺於古塔之

間，不禁愀然感焉。隨與同事諸公作修廢之舉，所

幸諸公同心合力，共為勳助，得以鳩工庀材而治

厥事。是役也不動之於公帑，不徵之於民力，不替

年告落成矣。計其為大殿者五楹，為東西配殿各

五楹，為前殿者五楹，為鐘鼓樓者二座，為天王殿

者五楹，為山門者五楹，古塔之埋於泥中數級，今

鑿池以環之，甃臺以固之，兵燹風雨之剝蝕者，增

飾之僧寮，香積以次，具足向之一望，荒丘藜蕪，遍

地者，今則金碧流輝，薨棟錯影矣。法輪轉度，雖不

及鹿苑，梅林龍像，光明亦即是慈航。般若寧僅此

地，重開生面，願為梁園之民，樹無量之功，德為事

既竣，寺僧欲礪石乞文以識不朽，乃為之序述。六

碑

艾元徵重修少林寺碑記

海內之巍然高峙而為群望者，莫五岳若

矣岳之奠乎中者則維嵩焉亘古以來代有禪祀至漢武元年帝於此山聞呼萬歲者三於是崇其封號禁三百里內不許伐木令典可攻也中有太室少室二山太室為峯者二十四少室為峯者三十二而峯之中者形勝獨擅梁武通天元年初祖達摩來自西土世無人識冷坐此山九載精靈貫於石壁歷百千禩不改也昔祖以迦婆授二祖慧可曰如來以正法眼藏付迦葉展轉至我今付汝吾滅後二百年衣止不傳後至六祖慧能其衣果止非不欲傳蓋時勢不得而傳也曹溪壇經載之詳矣太室少室各有初祖道場時有興廢今惟少林一寺謂之祖庭為天下法王之位嗣其教者已二十八代矣寺僧以禪宗武功輩出天下之僧咸就教焉今我

皇清景運維新法古而治三教之道不為偏廢大宗伯以沙門海寬來紹此統駐錫之日寺以兵燹之後風雨飄飄棟雨剝蝕半屬傾頽觸目興嗟謀欲修葺而力有不逮乃發念為疏乞大師相衛公為文以弁其首貽之於藩臬諸當事而大方伯徐公曰此維藩者之所宜計也遂請中丞公而晉言曰

初祖道場佛法攸擊燈燈相續以繼宗風巍乎梵刹未可令其就圯也况有以修葺之中丞公曰爾為岳牧職有攸司修廢補缺惟爾是在乃捐俸為倡以告同事一時咸發歡喜之心以證佈施之義隨其豐儉而作用緣予以奉

命祭告得履嵩嶽時而來長安者僉云頽然之古刹而已煥然改觀矣王既竣寺僧欲以其始末勒於瑣珉以告夫後之君子乞予文而誌之詢其所葺建者則方丈立雪亭左右十間西退居正殿五間大天王殿一座兼左右二間洵可以

龔鼎孳修城碑

垂於不朽矣遂搦管而為之記

記按豫為中原奧區太行西亘嵩室南峙其間大河汴維諸水環相經緯美哉山河之勝職方載

之惟會城為入郡冠冕建於四達之衝從來已古宋藝祖嘗欲遷都關中循周漢舊軌嗣以議論未

同而寢自宋元明以還河溢時書然疏濬所加城未大損明季壬午寇毀堤引流河遂全勢注汴城

沼民魚昔時所罕覲也當

命股肱重臣鎮撫斯土至則目擊城垣僉圖修復終緣時絀未果蓋大業之未能驟興也如此丙午之夏余以

賜假過亦因雨阻之暇登臨循覽固已金甌屹若也必甚異之為詢其本末迺知撫臺張公締造之功為不可及已既而方伯諸君請為文以紀其事余曰公為是舉保我封疆之鉅圖也敢辭不文惟公拜

簡撫豫揆文奮武進賢退否恤民禮士戢暴禁奸一時綱紀釐敷維新遂毅然以修復會城為已任整我車騎自杞還鎮謀之制府公與有同志召諸寮屬而語之曰城之為害者河也河未底績未易言固圍也爰躬行河游疏觀水勢勗河員均夫役築險要浚月河備工料凡為河防所關慮靡不用河始為安瀾無恙從而區畫城墉下令僉議約計三十餘萬一門工未畢費及數千公奮然曰今茲之役動公帑不可也勞民力尤不可也信若斯城其有竣工日乎乃疏陳

恩例多方告諭咸皆急公樂輸有金數萬遴員鳩工不復問及里井舉凡規方度地備物攷用悉出心

裁而日省月試寒暑風霜不憚况瘁至於高下廣狹之制罔不一一拍賣律者急緩侵漁之弊豁然盡除會制府朱公移鎮天雄方檄載遙臨卽慨捐多俸助成盛舉保邦致治二公蓋相與以有成也計經始之日今甫及年餘耳全城報竣重城聿新肇自東門巍然雄峙餘亦將次第觀厥成焉較曩時議者僅十之一二費寡而功倍力省而效速余益識公締造之功為不可及已子輿氏云地利不如人和公以深仁厚澤培養元氣而以金城湯池建設保障史所稱營平方畧萊公鎮鑰視公無過之者所謂地利人和固已兼而有之

天子知公有救時良謀行將坐諸紫閣之間亮采惠疇措四海於磐石之安公之經綸猷畧穆然宏遠今日營沐之績固其一端之可見者也余是以欣然援筆而為

劉清泰張自德新建演武廳碑記

本之記

上御極之三年薄海清晏黎民又安滇黔楚蜀閩粵之區山海巨寇靡不交臂受事懸首

闕廷聲教所施訖於重譯竊嘗披覽輿圖縱觀版籍而見豫州者天下之中也東距齊魯南達鄭襄北

神京西連秦晉其間扶輿蜿蜒鬱鬱蔥蔥為海內之
腹心入絃之樞紐者汴梁也汴梁者豫州之中也
明季黃流淪沒兵燹海臻城郭丘墟黍離載道
本朝定鼎之初草昧漸開民生漸集數年來官衙民
舍雖次第修復而雉堞傾頽舉盈時絀期所以壯
金湯而計安攘者猶憂憂未遑也余兩人恭承
簡命共事申邦蚤作夜思興舉廢墜秋九月會
常寧以關土微績晉秩正卿坐滿
龍命均膺反躬怵惕益鯁鯁焉念民生之未遂保障
之未修建威消萌之不假易也汴之城延袤二十
餘里淪亡嚙蝕丘垤僅存仲夏以來爰率地方諸
司圖度溝壘首先捐助庀材鳩工凡五閱月而全
城之槩已竣其六七矣萬堞巍峩屏藩孔固上不
費公帑下不絀民力十年之內估計金錢數十萬
蒿目束手而未成者今且不日告成雖余兩人竭
蹙以圖然羣工之策力將士之急公庶民之慕義
與豫州諸大夫之同心一志均有賴焉是役也城
之北隅實先奏竣登陴之暇謂諸司曰天下雖安
未嘗忘戰故兵制藏於井田蒐狩行於農隙講武

遺風古今不廢况乎開代之盛省會之區士卒
徒之衆而養兵習戰之地規度未弘非所以作三
軍之氣也貢院之西爰有甫田用是復捐俸餘刻
建演武公廡官無告苦民罔知勞襟帶長埔氣象
雄偉於以覽
皇靈之捷伐揚樽俎之折衝未必無小補云後之君
子登斯堂者常懷保治之思並勵止戈之武嘉與
大小群工日討軍實而訓之俾潢池戢志疆宇救
寧紓
聖天子南顧之憂且萬世無斁矣相與援筆而壽諸
石徐化成剗建演武廳捐輸題名碑記
今日何日
事之日也吾見其嶽賣位而文物興矣雉堞崇而
平金湯固矣當此之日儲戎洗甲而桓桓濟濟之士
可不為講武談兵立社築壇乎恭遇督撫兩部院
捐俸於上時在事同人聞風樂助用勳厥美未
見動民一絲取民一粒不數旬有堂歸然有垣翼
然棟礎翬飛峙龍門揭熊耳矣諸將士日嫻止齊
而明步伐漸超距而就貫蝨豈不赳赳然干城乎
哉余備位藩宣晨夕過跡樂觀厥成也兩臺之功

誠偉矣諸君之義亦憂矣而左營遊戎張君偕城守任都關經營終始在勞靡懈復何事哉昔杜少陵云當天子宵旰之日得結葦十數公落落然參錯天下為邦伯萬物吐氣天下安可待矣余幸託同舟與諸君子各勵斯言以副兩臺創建之勲以紓

聖天子腹心之顧今日勒李士楨重建按察使司公名於石誠無忝於石也

署碑記

豫當天地之中於九州為豐幹又應角亢屬宿精之始首運扶輿清淑之氣以拱翼

神京絡繹區夏且黃河無竭矣外與海通而膏肓朝廷設官分職列署其地凡肅憲提綱並歸廉察將

以是考勞勩焉明季寇變黃流決堤城無三版之雉堞蕩填千頃之蛟宮及濁水迴瀾而錦閬人山

地出其上豈非歷劫致然未也無不備云矣初皇清定鼎河嶽效靈關土開疆坤德益厚第天造初

啓目滿秦蕪流移未集冠蓋執事散處外邑聽獄出於交衢憩息假平井開白草青烟雜於綠纒丹

紱矣自撫君張公於壬寅歲率先入省開府建牙民居亦漸次就葺司道一而下之官舍尙轉徙如初

予以康熙丁未孟冬膺

簡命視臬兩河南抵汴撫軍亟以建署為予言予唯

唯然自陸沉以來百事草創竊謂簿書劄午竭蹶靡遑敬謝不暇夙夜輦舉沉滯閱一春秋庶政有

緒念既承乏茲土匪楹宇是庇義固安之其何以為徠衆之招躊躇再四維時藩伯徐公為予指畫

而從吏焉遂勉力行肩芒芒荒甸幾不知故址何存矣為之卜其宅則曰其上協法星者奚若也經

天其位則曰有基勿壞俾久鞏固者何如也選其材則曰誰其柱石其棟梁可勝任而愉快也地應震

位對陽材孔良悉視予指計目營之所之顧予之為此亦極難耳當星罍鮮飽公私交困卽一瓦一

椽從何措辦而欲鳩成制興役使將作則難累年積積盈凡滿閣

欽部迫於刻期累囚啼於犴狴不啻將荼集募而欲勤飾垣墉劑量盈縮則難無論土木繁費財殫力

窮寥寥工師巧曼皆出自兵燹之餘懸格廣募十僅一二則又難并日拮据工可程矣復以會勘馳

傳於沙山漳水之間不能為左右顧然亦不敢他委也是役也竹頭木屑悉捐予賞荷文衡史公篤

念寅誼動予不逮尤藉守令之賢者同志贊襄故績易見巴西仲秋
 都憲郎公節鉞臨蒞誥戒勸勉蠲吉同察采為之落成廼著之祝規曰凡予之所以為此非以逸厥身非以增厥榮所由安定厥官為
 國修法度振風紀也其不克共職事慎守而致行之使後日瞻此堂構者謂爰究爰度政清事理皆其其始基豈惟予不佞獲省愆尤其同民保泰與有慶焉今繫之以言敢日記勞亦以矢茲匪懈俾諸曹吏共曉然於服官不易任事維艱各砥清白以無負
 天子張官啓監之意云爾乃志其創興之自并記其規制如左前設屏門一座大門五楹府廳縣館各三楹東西班房十六楹儀門三楹東西角門二楹神祠三楹賓館三楹顏其額曰樂儀堂大堂五楹顏其額曰風紀堂東西執役房各五楹二堂五楹顏其額曰宥密惟寅東西兩耳房各三楹東客廳五楹顏其額曰一息怡然西椽房署案所四十六楹二堂後東西厨軒各二楹迤西南雜作房十楹宅門三楹主堂五楹東西兩耳房各三楹東西兩

廂房各五楹路寢後羣房十五楹宅門迤東門樓一座書廳五楹羣房十二楹又西門樓一座記室五楹東西兩廂房各三楹後有蔬圃界以環堵共計延袤一百四十丈為楹二百一十有奇又大門外鹿角木西院草室二所共六楹儀門迤東草廡二所共十楹另圍室五楹署之西北有隙地暫昇附近街民結廬托處規模粗備矣若夫繚以週垣籌畫美善惟俟後之湯斌嵩陽書院記嵩陽書院在登君子因貞諸石湯斌嵩陽書院記嵩陽書院在登五代宋初與睢陽白鹿岳麓號四大書院而其地負嵩面潁左右少室箕山諸峰秀矗雲表中天清淑之氣于是焉萃至道中賜九經子史置校官生徒至數百人稱最盛二程子嘗講學於此後人因建祠明末兵亂傾圮始盡
 國朝崇儒右文知縣事黃州葉侯封建堂三楹祀二程朱子而以地鄰崇福宮凡宋臣之帶崇福宮銜者皆祀之葉侯既遷京職邑人大名兵備副使逸菴耿先生介家居講學以程朱為道統所宗不當與諸賢列復蠲貲建堂三楹遷主崇祀又作講堂

三楹顏曰麗澤旁署兩齋曰博約曰敬義書舍若
 干楹庖湍門垣具備自康熙十八年春至次年秋
 訖工知縣事長洲張侯堦以興起斯文為任月吉
 講學課藝其中多上彬彬向風逸菴作書屬余為
 記余適承乏史局方恨不得從事几席與聞緒論
 其何敢辭然逸菴之意豈欲余記營建歲月而已
 乎或欲有言以告多士也竊以孔子教人之書莫
 詳于論語當時及門稱顏子為好學嘗與終日言
 而不違者今所記不過問仁問為邦二章而已然
 天德王道備矣顏子謂夫子循循善誘博文約禮
 今他無可考即二章思之意者虞夏商周之禮樂
 制度即所謂傳文而克已復禮之訓即所謂約禮
 與特學有體用問有先後耳中庸言明善誠身而
 列其目亦自博學審問始孔子言知不廢多聞多
 見而語子貢以一貫則又以多學而識之者為非
 其所以一貫之旨終隱而不發即與門弟子言求
 仁之方為仁之要多矣而仁之體則罕言也豈聖
 人之過為隱與及讀易乾卦象傳與中庸首章而
 後知道之大原莫明于斯也蓋道之大原出于天
 而仁者天道之心也知天人同原則知吾心與天

地流通而往來無間民胞物與之念油然而生而
 戒慎恐懼自不容已故程子謂學者須先識仁以
 此也然仁之為體非可口傳耳授也在人之默識
 耳孔子自十五志學至能立不惑五十而後知天
 命也以大聖人而若此則知命亦難矣今之講學
 者聚數十百人于堂而語之日天命云何心性云
 何將大本大原皆為口耳影響之談學者于俄頃
 之間與聞性道之秘其不至作光景玩弄視詩書
 為糟粕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為粗迹也幾希矣斯
 亦講學者之過也夫道無所謂高遠也其形而下
 者具于飲食器服之用形而上者極于無聲無臭
 之微精粗本末無二致也孔子語顏子曰非禮勿
 視非禮勿聽非禮無言非禮勿動而語樊遲曰居
 處恭執事敬與人忠聖人與上智中材所言皆不
 越是蓋以天命流行不外動容周旋而于臣弟友
 即可上達天德所謂無行不與者此也所謂知我
 其天者此也今功利詞章舉業技藝之習陷溺人
 心士子窮年矻矻志在利祿名譽而天之所與我
 者茫然也是其學迥非聖人之學矣夫中庸之博
 學將以篤行也顏子之博文將以約禮也大易之

窮理將以盡性而至命也大學之格物將以修齊治平也今滯事物以為窮理未免沉溺迹象既支離而無本離事物以言致知又近于墮聰黜明亦虛空而鮮實學路久迷習染日深偶爾虛見未為真得非默識本體誠敬存之綿綿密密不貳不息前聖心傳何能會通無間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嗚呼豈易言哉逸菴之學以至敬為宗以體天理為要可謂得程朱正旨矣吾俱學者之易視之也故因記書院而詳言之欲其深思而自得焉張侯明經起家治行多可紀與逸菴相與有成尤足嘉也吾又俱來者之不能繼故備書之以告後之君子

睢州移建廟學碑記

睢州儒學舊在北城濯錦池上明末黃河決城遂淪於水有司權奉先師至於南城民舍地甚湫隘殿廡之制不備堂齋皆缺諸生無所肄業屢議改建以財用匱乏莫有毅然任其事者康熙十年知州事程公始至慮無以興學育材仰承

朝廷德意期年政通事簡乃相廟東有地據岡面陽水環如璧羣情咸合州之薦紳諸生量力捐助先建大殿次及兩廡戟門櫺星門各如制明倫有堂

啟聖名宦鄉賢有祠樹以崇坊繚以周垣位序井然應圖合禮其相規制稽出納久而不懈者學正魏君也既訖工公率鄉大夫士行釋菜禮而屬余為記余不獲辭乃言曰修學有司職也諸生之遊於斯者亦思所以為學而求進於古人之道乎抑徒飾文辭溺訓詁與苟得利祿以夸耀一時已乎夫

朝廷廟學並建固期學者以聖賢為宗也夫聖賢之學其要存心而已存心者存天理而已微而不睹不聞顯而人倫日用皆天理所在也堯舜禹之相授受必致辨于人心道心之危微孔子十五志學至七十始從心所欲不踰矩然則聖人之異于人者惟在朝乾夕惕自強不息遂至與天為一耳成湯文武之為君臯陶伊傅周召之為臣以及顏曾思孟諸大賢時至事起功業各不相同而其深憂大懼不得已之心則千古一揆也是以行無轍迹言無倣效總以此心純一粹白相證於於穆之表而非從勲業文章一較論也濂洛關閩以來大儒相繼輩出風會所值指授各殊而道本于心先後若一學者不體驗于性情踐履與古人相見於

精神心術之間則為已功疎屋漏難謙即著書滿
 家于道無當也惟知道之大原出于天而體用具
 於吾心存養省察交致其功信顯微之無間悟知
 行之合一喜怒哀樂必求中節視聽言動必求合
 禮子臣弟友必求盡分蘊之為天德發之為王道
 此學問之極功而尊信聖人之實事也然有難言
 者正學不講俗痼日深利慾之根難斷巧偽之術
 益工苟非乘本體之偶露急加體認擴克之力如
 火始然泉始達悠悠玩愒歲月幾何轉眼遲暮蹻
 跖同歸大禹之所以惜寸陰而尚書有取于若藥
 瞑眩豈不以此歟若曰吾志在于科名惟事揣摩
 帖括他不暇計焉是視聖賢六經祇為富貴利達
 之資異日備

朝廷任使安能秉道絕欺憂國奉公不幾負
 朝廷建學立廟之意乎余鄉人也誠願與鄉之後進

互相砥礪使賢才輩出以報
 君恩敢述所聞以告之遂為記公名正性鄉貢士四

川萬縣人魏君名湛順治戊子舉人河南孟津縣
 人張九徵重修林縣儒學碑記
 林為邑在太行彰
 衛萬山間故趙魏

地也當漢之季而杜太尉郭孝子以名行顯聞鈞
 黨事起林慮之山遂為棲隱之神臯洎典于迄金
 源若庾叔褒王子端之徒買田讀書其間木實石
 蓋與夏子治爭列矣沿及有明而馬氏父子風節
 矯矯襲其通顯視彼伏劍都市變形毀貌者榮悴
 固殊焉事亦有幸有不幸歟東漢之士好言名節
 而不能一出於學校出於學校而又能取聖賢忠
 孝之理參互辨晰不至於為之而不知其義則養
 成人材之功不可誣也然則修學以飭治可不亟
 歟余按行中州所至學舍或庀或否甚者道弗不
 治幾剪為馬矢之肆其治者毀堂門廡蛛網苔封
 則亦鳥鼠接跡無人士之履焉今夫浮屠老子儒
 者之所欲焚其書廬其居者也然而為二氏之學
 者其居甚飭其書甚設其威儀進退俯仰升降雍
 容嫺雅甚盛今號為儒於是數者無一焉顧乃浮
 屠老子之為詬厲可嘆也浮屠老子之宮不治則
 無以處其徒其宮治矣而為之徒者或望而去之
 則怒然不敢以寧今自博士而外有司朔望循故
 事而已戶外弟子可數也則何以異於二氏之崇
 侈其宮而塵埃其像設者也余嘗舉此以告守令

丙午之夏校士鄴中則林令李居以修學之牘上
 余省而異之嗟夫今之長吏有能為政而知所先
 後者難矣林又僻處礪瘠而貧芻茭供億旁午郡
 國之間李君為令獨能導其紳士者秀以從事於
 世之弗而不治者抑又難也君固已為其難者矣
 林之士將有慨慕於叔榮文舉之事而欲以學問
 自廣者君亦不可不加之意也夫叔榮之正色何
 如子治之親突煙灰文舉之供饌何如敬臣之自
 為師友二者非學弗辨辨之道在於立師而羣萃
 之丹青棟宇之燁煌未足以塞令責也使夫士不
 知學而城闕佻達學舍雖具與頽敝等是嚮者浮
 屠老子之所羞也林之士尚勉乎哉
 國家道著由庚士既抱材無取充隱諸生術遵斯路
 將有奮其行業而進於公卿者林慮之肥遯不之
 為多士告也是學也成會諸生劉子澤溥中鄉會
 式選讀中秘書李君之為功于學也信矣君名賡
 明字筠仙閩
 顧沂禹王臺創建

御書樓碑記

國家開泰五十餘載廓清區宇覆育羣生上恬下熙
 罔有內外豫居九州之中陰陽風雨之所和會也
 天子以腹心根本重地每倦倦厪念焉蠲賦免租賑
 逮幽隱惟恐一夫不得其所視古帝王已飢已溺
 之心無以加茲去年癸酉春沂奉
 命填撫兩河早夜兢兢惟奉揚
 廟堂德意是亟今年夏
 天子軫念農田大申捕蝗之令守土諸臣殫力分驅
 蝗既衰息不能災歲則大有于時清晏載歌風行
 草偃懷柔河嶽萬靈協休
 天子於聽政之暇監觀往古念禹王當懷襄昏墊能
 出其神智建萬世平成之烈今溥天率土尙宅爾
 宅田爾田而不木處而顛土處而病也伊誰之賜
 乎食其德而弗克章章其功而未有當謂崇報何
 惟是大河南北伊洛瀍澗之間昔人所以流覽大
 皇川追思明德蓋禹功雖無所不被而必以河洛為
 稱首崇其大也舉其要也遂乃祇肅
 聖心親灑
 宸翰遣官賫捧至于大梁沂伏而祇念曰帝王相與
 之際豈不在傳心哉心者何天也天視聽者何民

也天為民而立之君君奉天而體之心堯以是傳
 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之後湯文武周歷世久遠
 至孔子而集大成雖時異勢殊功施各出而與天
 同體之心與民同患之意則曠乎古如一也我
 皇上聖神天縱遠邁百王敬天勤民無時少間方今
 河伯效靈安瀾滙海而猶儆戒無虞其于孳惠禦
 菑之計靡不精詳非直與大禹之豐功駿業並垂
 天壤哉惟其無殊故心與心相符而望古遙集若
 夫
 天章絢爛具鸞迴鳳翥之勢備淵渟嶽峙之觀尤亘
 古所未有宜乎官吏相與慶于署紳士相與誦于
 城黎庶相與歌于野汧率躬逢
 盛典不勝忻忭乃亟與共事諸大吏進而議曰
 主上有嘉命而弗克推廣謂之固
 主上有隆禮而不知致崇謂之野野與固皆非所以
 昭勵翼也遂各捐俸庀材飭工肇建
 御書樓三楹為尊奉
 奎章之地其餘為翼室為左右介為曲廊鳥革翬飛
 星羅霞布庶或可仰副
 皇上嘉命隆禮之意千萬一乎既落成諸大吏請恭

紀之石以識久遠汧敢陳其大畧如此遂作頌曰
 聖績咸熙監古作則適追肇造以為民極地平天成
 實惟禹力奠厥攸居九土是域功罔不屆河洛孔
 丞昭垂儉勤百王承式於維我
 皇宵衣旰食惻瘵民隱飢溺在臆誕崇往聖考建不
 忒匪習其儀允符其德追念神功
 天語軒特綵鳳騰綫靈虬吐墨守臣奉揚躩足勃色
 欲降芳軌遑恤嚴飾傑閣巍巍飛薨翼翼
 宸藻雲輝歷
河南省城創建奎樓記 從來風俗之勝
 禩千億 衰係乎士習之
 勤怠而士氣之克振與否則又在任斯土者有以
 作興而鼓舞之使不安于委敝而日進而不知止
 夫然後士行漸興而風俗可以復古河洛爰則天
 中而會城尤八郡具瞻之地水深土厚原衍四達
 其人多魁岸長者往往文章道義有邁于時數十
 年來幸沐
 聖朝雅化漸仁摩義宜乎炳蔚聿興而人才猶未逮
 古說者以地靈之華落實區之余嘗見形家言與
 為天祿貴人文峰高聳可收三吉六秀之用不知
 其說果可信否特鄉之士大夫羣情嚮注以為奎

樓一建可以長國華而疏才峻余黍風紀之任鼓
 士氣振頽風是其責也遂倡捐資給以其事屬開
 封管守董成焉經始于康熙三十三年仲奉越五
 月告竣諸在位及紳士請余記之余惟天地秀靈
 之氣實鍾于人然人能自念其付託之重體之于
 躬行踐履之間德行日修學業日進實至而名隨
 之處為醇儒出為名臣庶乎人傑地靈有不介以
 孚者矣余固願諸士子自強精進以振拔流俗也
 况中原文獻之地尊聞行知出乎其性者哉若徒
 侈疎擢之巍觀而藉文星以自焜耀天道遠人道
 邇傳有之矣請以 **宋犖鹿邑重建精忠祠記** 臣子
 是為諸士子勗 分誼而已濟不濟非所計也何者利鈍成敗之數
 在天不可知臨變而為所當為我之所自王也是
 故君父不言報稱國士如是衆人亦如是臣節不
 問卑尊秉鈞如是一令一尉亦如是凡以義原於
 天忠根於性非關後起之恩私得時遇主之感憤
 激昂也郡南百二十里在唐為真源張公令此當
 安祿山之叛且守且戰百折莫可挫其鋒以彈丸
 之邑千百饑羸無收之卒制狂賊數百萬之衆無

有敢越此而窺江淮者區區一書生安危繫天下
 之半如此可不謂雄哉脫使得一旅以為聲援得
 一飽以延朝夕靖塵氛而復社稷功豈在汾陽下
 哉而不然也天也公知盡吾人事耳人盡而天不
 應公固無如何也天下後世悲公之不幸而有知
 公歿寧之心乎即信大義之有在而能如公盡分
 之誠乎迄今俯仰川原陣雲猶結弔古之君子未
 有不感慨興歌求昔提戈血戰之蹟而如或見之
 也矧夫春禱秋嘗載在祀典與日月山河共千古
 者而顧容束茅尺棟以褻之乎鹿之西門外舊有
 精忠祠祀公亂後傾圮無存而別築小亭如笠上
 戊設帷以祭且四十餘年於茲矣邑宰呂侯核其
 廢址而益大之捐祿糈倡紳士拮据經營極丹雘
 之麗觀可以妥忠魂於九地矣邑人美侯之舉礪
 豐碑請予識其事夫倡義勸忠興人心而樹風化
 良有司之職也顧今福利中於人心獨有崇佛廬
 飾道觀棄律令而自愚耳如侯之知所務幾人與
 此固吾之所樂道也然而循分自盡得喪莫懷鹿
 之人士尤宜因 **張都甫重修延津文廟碑記** 凡事
 而堅信之哉

以儲人才培風俗則君子不舉焉為其無裨于世道人心也若夫身任斯文功在各教上之德意賴以彰下之學行資以起其人其事洵足多耳故子程子曰生民之道以教為本而學校者教化之地吏治之源道德之歸人才風俗所由成不可一日或廢者也今

聖天子加意右文尊崇闕里躬詣孔林祀我先聖乃復親灑

宸翰以示尊禮且令各郡縣學宮悉力修葺即因之以課殿最崇儒重道莫斯為盛固千載一時也廩延雖彈丸邑實為人文地學宮之設由來舊矣然目前萬曆乙卯曹公再造之後迄今七十餘年歲月既深其薨檐垣壁半為風雨鳥鼠所剝蝕有心者每太息焉茲值邑侯陳公來牧茲土下車謁聖畢即慨然曰聖學蕪蕪是予之責也夫乃割俸鳩工為一邑士大夫倡躬親董勸區畫周詳于是陶人梓人各殫乃職而一時士大夫咸奔趨恐後先聖殿次賢廡若明倫堂尊經閣啟聖及各宦鄉賢諸祠以至櫺星戟門泮橋壁水凡構櫨榱桷梁棟節稅之朽者易之醵吻鯨牙墀陛階砌之缺者補

之越三月日靡弗鳳翥翬飛巍然翼然既蜚翠以流丹復昂霄而聳漢猗歟盛哉夫風俗之日漓無人才以持之也人才之不振無教化以鼓之也古者家有黨塾國有庠序民生八年則入小學是天

下無不教之民也由是德化大行習俗粹美賢能羣聚于朝良善成風于下此三代治化之所由隆也今日者

天子既聖作于上矣而邑人得賢牧克副簡命至意兢兢以學校是亟其銳意經營有人所不欲為而已為之有人所積之歲年而不能就者而獨落成于三月之頃謂非身任斯文功在名教者與昔衛胤守桂陽興學造士期月而化行為東漢循良之首魏了翁知睢州朔望課諸生于學宮而文行奮起蓋沐浴于詩書道德者深則見于士習民風者自厚也我知自今以後東山泗水勝業常新棧樸菁莪風流不歇人敦禮讓戶重君親者皆侯之貽也予起自邑諸生聞聖廟重新不覺起舞嘆我侯有裨于世道人心之深且遠直與衛胤了翁並垂張榕端重修磁州學碑陰記

邯鄲地與臨淄宛洛列稱五都蓋其地襟帶漳河南通大梁北枕燕趙東西控引齊秦為往來孔道今繁華雖不逮古而輪蹄畢奏凡吏斯土者皆疲於奔命不得息日則趣辦薪芻庀治傳舍往往秉燭治文書達曙曉未交而四郊之供億又見告矣故雖有長才莅任所問不過簿書期會而已畧不能于風化根本人材養育之地有所措意亦事勢然也州舊有學學在州治東隅其初制甚宏壯後乃日就頽廢幾鞠為茂草矣先是康熙十二年州守趙公績實始慨然經理之鳩材飭工規模創立會軍興未底于成余輒為心盡之至康熙二十年秋皖水任鶴峰父母奉簡命來守是州公起家進士先令洵著循卓聲適余在京師相見語次詢及地方利病甚悉余即以學宮事為托謂趙公為未竟之緒公宜繼起而光大之公允諾下車謁聖之日即訪舊規集州人士課所以成工者乃捐俸以率眾眾翕然響應凡梯衡節稅坊墁陶甃之具指顧具備不費公帑不擾里後而殿堂之丹雘未施者高閣之頽敗未葺者宮牆門房之頃圯廢壞者不踰年間嚴嚴翼翼鼎新傑構嘻何其成者速也

余以為莅治之本在於廣教化勵風俗董子有言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宣化也夫居師帥之位而欲盡宣化之責舍教化無由矣昔先王之世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後世州邑之大僅存一學而為長吏者又不知務即知所務矣而耳目疲於耐應筋力憊於趨承或遷延卻顧歷數年而不能舉其政今公之莅吾磁也甫及期年又當王師之凱旋軍旅絡繹之會去切治舟車供靡履皆於公平是賴歲有不登諸士之肄於學者皆菽水不繼度亦時絀舉贏事之不易集者公獨能毅然經畫迄工成而勞費若不知余于是嘆公之實心任事興賢育材為能助也

聖天子崇文重道之化誠知莅治本務無愧於古所稱師帥也歟夫天下事莫難於倡倡之矣又難於繼今磁學之修葺有趙公倡之而公能增其業矣後之守是土者獨不能以時振興使菁莪之澤常存城闕之譏永息乎公既竣工郵示所撰碑記余喜公績用有成而又欲諭于後之繼公者使咸知所留意也遂并識於碑之陰

汪楫嵩縣重修伊川書院記

貫河洛

天地間圖書出焉聖人則河圖以作易則洛書以序疇而開千古為學之統是河洛者學之大原也自洙泗揚其波而流或息由孟子而後歷千三百有餘歲而二程夫子始生親承濂溪太極之秘倡明絕學會張邵諸子皆聚於伊洛之間說者謂伊洛之汭道學所匯故東都建兩程夫子書院特以伊洛名是河洛學之源而伊洛又學之歸矣伊川先生晚年遷居龍門之南文潞公為置田于畝於嵩之鳴臯先生講易其地此伊川書院所由始也尹彥明有云先生踐履盡易平生用意惟在易傳求先生之學觀此足矣而河圖洛書俱統備于易傳之中然則伊川書院之所繫于學為何如也宋王南渡後僅存廢址元統制克烈士希讀先生易傳有得復為營建元末復毀明萬曆時程氏子孫求潞公所為置田于畝者至與土人訟經年不解田究不可問書院荒圯殆盡康熙邑已余有事嵩廬間過兩程故里訪伊川講學之地惟短碣存道左勸之教諭李滋言書院止餘廢宇三楹設孔子主龕中伊川講席邈不可識矣方創建兩程祠土人猶恐祠成而迫及其田為之嘵嘵不止也嗟乎自

宋而後世代屢更所謂千畝之田不知什伯其主豈可復問顧因田不可復而並廢其祠慮祠成而更求其田皆惑也且伊川者萬世之伊川書院者天下之書院程氏不得而私之其子孫又烏得問之吾人讀先生之書身歷過化之地詎表章之功甘出士希下耶亟為修復而書其畧于石用解土人之惑且以告吾徒之學于斯者志河圖洛書之學必先之于伊川由伊而至于洛由伊而至于河庶幾百川學海胡介祉攬秀亭記兩河形勝甲天而至於海也哉

胡介祉攬秀亭記

兩河形勝甲天下峙嵩嶽而帶

洪河為神泉澳區之首九州幅幘之中也是以人才蔚起文物鍾靈稱極盛焉古人以洛陽名園之興廢十世盛衰有以夫其間勝蹟所在多有即如三年大比進士子而校試之所其棘闈之宏敞基址之寬閒亦且與各省迥別闈之中拱神京而凜天威壯觀瞻而祝純嘏者萬壽亭也亭之東俯瞰長堤連雲結構增光于棘闈之內傑峙于萬壽之旁者則所謂攬秀亭也斯亭也王君蒿伊典午南河之所經營荒度落成之後中丞顧公錫以嘉名顏曰攬秀誠盛典也登斯亭者于山想見嵩嶽之

高于水想見河洛之深于人想見文物之盛且將
與洛易名園共垂永久豈特以形勝甲天下哉夫
甘棠嘉樹尚榮勿剪之衷珉石題辭亦紀去思之
雅觀其物卽以思其人也今王君此亭之建千載
而下定不忘其所自且得中丞公之命名益禹王
將藉以不朽其有益于兩河者豈淺鮮哉
臺記 臺者何游觀之地也記者何紀游觀之勝也
古之君子山川風物必有書登臨眺望必有
書所以頌昇平而志燕喜也而美勿專乎已樂必
同乎民其念公其辭正也梁以臺名千秋者三日
繁曰吹日平繁不知何所昉而吹之以師曠平之
以孝王昭昭也於稽其地蓋名殊而實一也名殊
實一奈何先後屢更而不沒其舊也今之以禹王
名臺又不知其何所昉也曰有崇德報功之思焉
有追遠反本之意焉不可易也何居乎崇德報功
也禹之功德溥矣其最莫如河洛梁河洛之都會
也昔曾沒於河而臺固歸然獨存臺存而禹功並
存也曷爲乎追遠反本慮民之習矣而不察也然
則臺名自此定乎曰何必然也仁者見之謂之仁
智者見之謂之智意各有取爾也臺之上天章

若臺之中神靈赫若臺之下士女紛若踵事增華
而游觀日盛也臺之高勢穹窿只臺之曠氣爽塏
只臺之清遠山隱見而水滔流只憑虛攬勝而景
物之寓目無窮也不有創者其何以興不有承者
其何以繼美歸人人而不必自己也重門洞開雙
扉莫闔瞻
宸翰而非襲拜夏后而常親豫順隨時而樂以同民
爲大也特未知今人之樂何似古人尙想風流慨
然有吾誰與歸之歎者乃在夫三賢之列也三賢
爲誰唐李白杜甫高適昔游此地而祠於臺左者
也

其所以對美觀人人而不必自以出重門而開雙
只臺之飾數山觀見而水則流只臺之觀而景
而而購日蓋少臺之高幾等劉只臺之觀而景
其所以對美觀人人而不必自以出重門而開雙
只臺之飾數山觀見而水則流只臺之觀而景
而而購日蓋少臺之高幾等劉只臺之觀而景
其所以對美觀人人而不必自以出重門而開雙
只臺之飾數山觀見而水則流只臺之觀而景
而而購日蓋少臺之高幾等劉只臺之觀而景

河南通志卷之第四十九

藝文十五

銘

漢蔡邕陳寔墓碑銘

生抱寶懷珍如何穹昊既喪

太尉橋玄廟銘

斯文微言絕來者曷聞交交黃
鳥爰集于棘命不可贖哀何有極
光光烈考伊漢元公克明克哲實
浚如嶽之嵩威壯虓虎文繁雕龍
率從敷教中夏五典攸通帝謂我
君三事持亮天工公拜稽首翼翼
祗厥勳庸庶績既熙黎民時雍上
謚寧入方和同不顯伊德作憲萬
歆惟忠文時惟朱父實天生德不
術允迪聖矩好是貞厲疾彼強禦
不茹仍用明彛邁難受侮帝曰休
汝納言徹汝祖蹤父拜稽首翼翼
惟恭篤棊不忘

夙夜在公昊天不弔降茲殃不遺一父俾屏我
 皇我皇悼心錫詔孔傷位以益州贈之服章用刊
 彝器宣昭遺光子孫永載寶藏 **陳留太守胡碩碑銘**
 子孫孫永載寶藏 令聞有彰 祇服其訓克構克堂
 孝思惟則文藝丕光敦厚忠 恕衆悅其良綏弱以仁
 不云我強爰自登朝進退 以方見幾而作如鴻之翔
 乃位常伯恪處左史兼 掌虎賁禁戎允理邁茲虛病
 帝用悼止俾守陳留 庶篤其社王人既詔景命
 不俟嗚呼昊天殲我 貞 英士如何贖也命不自已
 哀哉永傷萬年是紀 **節先生范丹碑銘**
 允迪德譽如淵之清如玉之素 溷之不濁涅之不汗
 用行思忠舍藏思固伯 師史鱗是慕榮貧安賤不恡
 窮迕甘死善道遺名 之故身沒譽存休聲載路 **崔瑗張衡墓碑銘**
 於維張君資質懿 顯融焉所不學亦何不洽
 盈科而進成章乃達一 物不知寔以爲耻聞一善言
 不勝其喜包羅品類 稟受無形酌焉不竭冲而後盈
 廩廩其庶豐豐其 幾膺數命世紹聖作師苟華必實
 令德惟恭柔嘉

伊則孝友祇容允出茲茲維帝念功往哉汝諧化
 洽民離愍而不弔降此咎凶哲人其萎用不時惆
 紀于銘勒永終譽兮 **李尤洛碑銘**
 洛出熊耳東流 死而不朽芳烈著兮 經于洛邑玄龜赤字
 漢符是立帝都通路建國南 鄉萬乘終濟造舟爲梁
 三都五岳貢篚萬方廣觀 遠聽審任賢良元 **孟津碑銘**
 洋洋河水赴宗于海 首昭明庶類是康 黃函白神赤符
 以信昔在周武集會孟津魚入王 舟乃徃克殷大漢承緒
 懷附遐隣邦事來濟各貢 厥 **函谷關銘**
 函谷險要襟帶喉咽尹從李老留作 珍 二篇五嘗離秦奔驚
 東征夜造稽疑 譎以雞鳴范睢將入自盛以囊元鼎
 革移錯之新 安舍彼西阻東即高原長壟重關閑固不踰
 簡易 易從與 乾合符

晉嵇康阮籍墓碑銘
 嵇我先生天挺無欲玄虛恬
 淡混齊榮辱溢滌穢累婆娑

山足胎胞造化韜蘊光燭鼓棹滄浪彈冠喬岳顧
 神大素簡邁世局澄之不清溷之不濁翺翔居外

遺棄流俗隱處巨室反貞
歸僕汪汪淵源邁跡圖錄

唐李觀周苛墓碑銘
龍戰未分崩雷洩雲雷奔雲
涕泣赤帝徘徊惟公在哉秉心慷慨處死不盧藏

改沈沈積寃千古奚言紀公光烈系史之闕

用紀信墓碑銘
雄雄紀公自天作忠應皇祖兮卓
龍戰扶危制變挫疆楚兮定霸興王身焚業昌得

其所兮雲雷經綸乃聖乃神萬物觀兮千載一振

闡幽作訓為代矩兮肇自三五聖凡同韓愈孔戮

死苟無足而稱焉吾何以貴于前古兮

墓碑銘
孔世冊八吾見其孫白而長身寡笑與言

其尚類也莫之與倫德則多有請考于文

孟郊墓碑銘
於戲貞曜維執不倚維出權德輿墓

碑銘
權在商周世無不存滅楚徙秦嬴劉之間廿
泉始侯以及安丘詆訶浮屠皇極之扶貞孝

之生鳳鳥不至爵位豈多半塗以稅壽考豈多四

十而逝惟其不以惠厥後是生相君為朝德首

行世祖之文世師之流連六官出入屏毘無黨無

讐舉世莫庇人所憚為公勇為之其所競馳公絕

不窺孰克知之德將垂皇雨湜韓愈墓碑銘
斯刻詩墓碑以承厥垂皇雨湜韓愈墓碑銘

在我先生萬頸胥延坐廟以行令望絕邪疇此四

方維聖有文垂微歲于先生起之卓軼于前曠義

紀大環隘不時施昌極後昆噫嘻永歸云何之悲

張說姚崇墓碑銘
源深自虞派別從吳避地魯陝

翊聖斯偶生賢不孤仁將勇濟孝與忠俱學刃攢

植文鋒迅驅纜安甲位即騁長途惟實惟有若虛

若無再三軍國一二訐謨戎柄充重王綸最樞兼

司任切久政榮殊馭藻彌煥丹青靡渝以寬容物
以鑒分區外或形放中恒禮拘箴雖誠日諍亦忘
軀但覩渾璞誰詳瑾瑜伊臯尺寸管樂錙銖各正
身遂言誠願孚方辭漢祿更辱齊組既積而散窮
歎盡娛川歸東極日去西晡上惻旒展旁悲路衢
藍田美玉荔浦明珠載廣休慶爰弘典謨豐碑迺
立盛業其鋪帝念頻軫仙毫特紆鐫金刻石鳳篆

龍圖七耀光動三泉澤濡欽能敘事理鬱詞敷求
 舊銘實暫殫而蕪緬思雲霧尚想江湖有道之德
 其何以踰延陵之墓空此**白居易自撰墓碑銘**樂
 鳴呼存歿終始退哉邈乎**關塞山碑銘**高闕
 樂天生天地中七十有五年其生也浮雲然其死
 也委蛻然來何因去何緣吾性不動吾形屢遷已
 焉已焉吾安往而不可**席豫楊仲宣墓碑銘**河之靈華之精人之傑國之
 又何足厭戀乎其間時**顏真卿元結墓碑銘**臣義烈剛勁忠和
 王城是通伊水形勝居多英靈萃止螺髻偏率維
 塔高峙奠王河濱回輿山趾駐蹕稱奇貞珉斯紀
 陰兮呼嘯**皮日休汴河銘**惟河瀾瀾循禹之
 儉勤炳文華國孔武寧屯率性直方秉心貞淳見
 危不免臨難遺身侃侃令德今之古人柰何清賢
 齋志莫伸羣士**淮泗書泣**民夜哭溺鬼似赭流川如松貫地龍
 立表垂聲不泯**舟未故江都**已弒陳迹空存逝波不止在隋則善

在唐則利鳴呼**獨孤及古函谷關銘**天地雷雨英
 聖王守此而已**呂溫傳巖銘**赫赫湯德如日不滅滔滔高禘如海
 亦國作藩于京姓易時移山空塞平千秋陵谷想
 見精靈仙駕長往雄圖杳冥于以志之勒銘巖局
 野生傳說始遭胥靡武丁卽薛德通神交忽夢如
 悟若帝導我期於顛素無之聞避近和遇宵衣
 而起爰得其人貌符心冥如舊君臣飛龍在天山
 川出雲感激自致其間無因捨築傅巖脫鱗鵬升
 作霖時和奮楫川澄金在吾礪木從吾繩君何言
 哉殷道東興元凱攀附微舜曷階阿衡要湯抱鼎
 徘徊會合之際厥惟艱哉何如夢中天授神開惟
 賢是登道貴特達匪次勿用才其壅遏高宗得說
 乃在恍惚揭銘**古東城銘**文王受命肇興西土周
 正本拓統開祚盛則駿奔衰則夾輔二伯之後時
 克義聲大夫稂弘言抗其傾坐召諸侯廣崇王城
 維微遠猷實被令名立臣之本委質定分爲仁不
 下昭義不問興亡理亂在德非運罪之違天下不

宋富弼呂蒙正墓碑銘 天之生賢而不世出出不

不若無生生辰而成惟公莫京初隱而學四方聞

聲舉以魁衆四方益驚歲始踰七遂爲相臣相我

二宗太皇舅真三相必首足令後人善不有已公

必密陳事苟拂志衆皆遠巡公勇而前悉心以論

帝怒斯震公顏益溫居若柔弱語焉不聞爰及議

諍骨鯁必伸公以不淪一心劬劬帝知忠竭始貳

終孚帝嗟乎公我有不如百職具舉萬方以胥成

我太平匪公曷圖公處厥位天子是庸纔免疾去

天下以思進則以道勤勞勸之退必以禮燕樂適

之日子芸芸自孫羣羣厥有肖子又絕其倫天其

意者斯爲報歟文石歐陽修吳育墓碑銘 顯允吳

于墓無窮之所告歎 歐陽修吳育墓碑銘 顯允吳

于閩自我皇考卜茲新原厚壤深泉樂其寬間今

公既沒公志之安公昔少時始來京師挾其二季

各發聲馳乃賜之策以承帝問語驚天庭有偉其

論乃登仕版乃任大臣出入不險葵時旋屈伸公所

策事先其利害初有不從後無不悔公於臨政簡

以使人人去而思愈久彌新帝曰臣愚負薪之憂

帝爲咨嗟公其少休優以大邦寵其秩祿 王堯臣

尚冀公來公卒不復史臣考德作銘幽宅 王堯臣

墓碑銘 王爲神人遭亂不還六世之祖寄留碣山

宋多名家王實大族族大而振自公顯聞公初奮

庸以學以文逢國多事有勞有助利歸于邦怨不

避身帝識其忠謂堪予弼保副樞機出入惟密遂

執政事實有謨謀誰中止之不俾相予帝有褒章

懋飭之贈長于百僚考德維稱維石 李端懿墓碑

載功載其廟器今亦有銘幽宮是闕 李端懿墓碑

銘 允矣和文惟時顯人蔚有士譽惟帝姻齊其

子孫列爵啟國惟公承之克似其德士起寒家

蕭于滿盈綏其利欲敗節曠名公生盛族赫奕高

明都尉之裔天子之甥惟謹惟恭其色不懈聞善

如貪在得思戒問亦宴見忠言嘉猷學而從政有

惠三州享其多美獨不遐年高旌臣節以責于泉

曷又贈之金璫附彈寵渥榮名 范仲淹神道碑銘

惟有其實刻石同歲其固其密 范仲淹神道碑銘

藝文 卷之四十九

五

范於吳越世實陪臣俶納山川及其士民范始來
 北中間幾息公奮自躬與世偕逢事有罪功言有
 違從豈公必能天子用公其難其勞其初終憂
 童跳邊乘吏怠安帝命公往問彼驕頑有不聽順
 鋤其穴根公居三年怯勇隳完鬼隣獸擾卒俾來
 臣夏人在廷其事方議帝趣公來以就予治公拜
 稽首茲惟艱哉初匪其難在其終之羣言營營卒
 壞于成匪惡其成惟公是傾不傾不危天子之明
 存有顯榮歿有贈謚藏其子孫**陳堯佐墓碑銘**
 寵及後世惟百有位可勤無怠
 高節在汚全潔闕德潛光有俟而發其發惟時自
 公啟之英英伯季踵武偕來相車崇崇武節之雄
 高幢巨轂四世六公惟世有封秦楚及齊尚書中
 書儀同大師祖考在前孫曾盈後公居於中伯季
 左右惟勤其始以享其終惟能其約以有其豐休
 庸顯問播美家世有遠其贈有大其繼刻詩垂聲
 以質**蘇軾范鎮墓碑銘**凡人之生英累于名人顧
 來裔**蘇軾范鎮墓碑銘**趨之以累為榮神人無名
 欲知者稀人顧憂之以希為悲熙寧以來孰擅茲
 器嗟嗟先生各所不置君實在洛公在潁昌皆欲

忘民民不汝忘君實既來遁歸于洛繫而維之莫
 之勝說為天相君為君牧民道遠年徂卒殉以身
 公獨堅卧三詔不起遂解天刑竟以樂死世皆謂
 公貴身賤名孰知其功聖人之清貪夫以廉懦夫
 以立不尸其功無喪無得君實之用出而時施而
 被水火寧除渴饑公雖不用亦相其行如彼山川
 出雲相望公雖蜀人乃葬**趙槩墓碑銘**維古哲人
 于汝子孫不忘尚告來者**趙槩墓碑銘**仁義是圖
 仁近于弱義近于迂課其名利歲計有餘在漢孝
 文發政之初欲以利口登進嗇夫有臣釋之實矢
 厥謨世謂長者絳侯相如皆訥于言有口若無豈
 效此子喋喋巧諛帝用感悟老成是親清淨無為
 鑒于暴秦歷祀四百世載其仁赫赫我宋以聖繼
 神於穆仁宗如歲之春招延朴忠屏遠佞人豈獨
 左右刑于庶民惟時趙公合德不發如圭如璧如
 金如錫置之不愠用之不憚帝識其心長者之傑
 遂授以政歷佐三葉濟于艱難載不跋公在朝
 廷靖恭寡言不伎不求孰知其賢望其容貌有耻
 而俊薄夫以敦鄙夫以寬今其亡**富弼墓碑銘**五
 矣吾誰與存作此銘詩以詔後昆

入姓十有二君四十四年如絲之棼以人為嬉以殺為儼兵交兩河腥聞于天上帝憎之命我祖崇昇爾鑪錘往銷其鋒孰謂民遠我聞其呻寧爾小忍無殘我民六聖受命維一其心勅其後人帝命是承勿劓別人矧敢好兵百三十年諱兵與刑維彼北庸謂帝我驕帝聞其言折其萌芽篤生萊公盡篁笞之既服既馴則擾綏之堂堂偉公與萊相望再聘于燕北方以寧景德元禩始盟契丹公生是歲天命則然公之在母秦國寤驚旌旗鶴雁降充其庭云有天赦已而生公天欲救民公啟其衷北至燕然南至于河億萬維生公手撫摩水潦薦饑散流而東五十萬人仰哺于公公之在內自泉流瀕其在四方自葉流根百官維人百度維正相我三宗重華協明謂公之來隕星其堂有墳其丘公豈是藏維嶽降神今歸德威堂銘德威惟畏德不留臣軾作頌以配崧高

路公展也大成公在洛師崧洛有光駕言三城河流不揚願公百年子孫千億家于兩河日見顏色西人來朝祗慄公門豈蘇轍歐陽修墓碑銘於穆仁宗

惟兩河四方其訓之

有臣文忠自險而彙保其初終自古若臣終之實難匪不用賢有藥其間公奮白南聲殺四方文且忠有偉其光上實開之下實扼之三起三債誰實使之債而復全惟天子明克明克忠乃卒有成逮歲嘉祐君臣一德左右天造民用飲食夷舜相授不改舊臣曰髮蒼顏翼然在廷功成而歸惟公本心彼其何知言恐不深頴水之濱甲第未門新鄭之墟茂木向林野人指之文忠之墳忠臣不危仁宗陳同韓琦墓碑銘惟天祐聖賢出輔時不不

之恩

上堯下夔內如之何百度清彝外如之何萬里天威羣材任職物物遂宜極天蟠地太平之基開贊仁宗選賢主器帝囑英皇曰為予子宗廟以重萬靈以喜聖聖繼明延光億世皇室大勳莫之與二人視之艱公履之易俄膺顧托今上天御忠斯勤斯侯肅侯慶防滿避位高風凜然存有全德歿有殊澤中墓之長官儀之極英廟崇崇享延配食名俱天壤亦留金石太行之東漳水之側萬古是瞻魏公李清臣趙從約墓碑銘惟建寧公令德温温真宅

友朋是好孝愛是悖

厚重平彝弗馳弗奔欲識建寧韓王之孫在昔韓
 王功崇位尊孫唐五代晦蝕氛昏聖哉祖宗剗除
 禍根基構大平以遺后昆于時韓王淵思密論扶
 日助月補乾正坤宜昌而後宜大而門惟公匪私
 惟勞匪恩我銘程顥邵雍墓碑銘嗚呼先生志豪
 建寧山朽銘存力雄濶步長趨
 凌高厲空探幽素隱曲暢旁通在古或難先生從
 容有問有觀以飲以豐天不愆遺哲人之凶鳴臯
 在南伊流在東有司馬光呂誨墓碑銘有宋名臣
 寧一宮先生所終呂正惠公
 之孫以忠直敢言克紹其門信則不究道則不富
 年則不壽各則不朽嗚呼為人臣為人嗣始終無
 愧能底于是可謂備矣

元張思立朱仁軌墓碑銘

道尚純孝行貴能仁顯

絕俗隱不違親孝友兄弟比協其隣水盈而流德
 文而顯同聲慕義異類欽羨動之斯來應之稱遠
 匪爵匪祿榮名不淺亦鳥戾止來集我庭孝友而
 應神不虛行使臣獻狀帝乃加旌表厥閭里樹之

風聲萬化同歸六龍不息天乎與善福乎罔姚燧
 貳錫山之南淮水之北銘之玄纒垂之無極

白棟墓碑銘

未曉學不篤耶得譽先師道不行耶

廟嘗知識公冠鮮角敢言人難彈射柄臣聽者毛
 寒猶枚其外未及其內視親于喪觀婦于介靡一
 匪善靡一可涼非我友私月且章章嗚呼白公其
 孫猶令其貫古松歲遠滋勁士不盛位而盛吾賢
 盛位者衰盛賢者延有方其跌盧贄郝經墓碑銘

有刻其首碣石阡隅千祀無朽盧贄郝經墓碑銘

鍾氣之奇惟志是持緒道之微而材可為振轂鄒

魯駮乘濂伊獵德游藝載驅載馳聖責于藻髦選

無遺裾曳冠魏憲言神神躍淵天飛鱗介雲達迺

卷南顧迺休王師迺命鴻碩柔遠注彛剛述惟公

名義昭垂薄言還歸昔壯今耆胡不康寧胡不期
 願胡不三事烏國著龜清廟宗彛不既厥施奄然
 仙逝輿論嗟嗟烝烝嗣慶永歐陽玄吳恭祖墓碑

銘河內吳公治平第一循吏有傳吳公無述吏善
 為治豈求赫赫如春生物孰見德業惟河內吳

治有古風維德維量自古厥功初謁世皇謂似國
 人國人重厚迪茲忱恂言從大臣出鎮嶽嶽載漸
 載摩成是良璞兩造浙左三牧閩邠不事銜暴頤
 聲洋洋寬不至弛綏不至紆論法有守乃復不淪
 稀年尚賒高蹈當世德人來歸物不疵厲僚吏班
 班播厥淑聞子孫誦誦衣服世訓萬物易散惟德
 永存我銘得
 人薄夫可敦

明楊士奇張玉墓碑銘
 文皇奉天中興邦國桓桓
 定策深畫上契淵衷魚水之得義旌肇舉仗劍先
 驅敘城九門功其權輿取勦遵化如探穴珠執其
 抗鋒摧朽拉枯龍馭既南大旆在前連下雄鄭
 奮常山長河無險鐵城不堅撫降殲逆德威並宣
 夫志敵愾上衝先軫厥躬精誠貫日勁氣吐虹聊城之
 鑿髮怒上衝先軫厥躬精誠貫日勁氣吐虹聊城之
 在史王嗣象賢益閱以偉帶礪山黃淮王鈍墓碑
 河廷有明誓清廟陟配逾千萬祀
 銘士之積學為仕所資學優才達用無不宜公之
 木賦厥施斯溥聲光赫奕耳聞目覩歎歷要途

垂四十年小心敬慎一德靡愆善之效于斯為
 盛惠澤敷遺子孫之慶子兮善承作帝朕肱贈恤
 有典責及泉扃我述銘詩勒**楊榮王彰墓碑銘**
 石墓道觀者興起是則是倣太原世有哲人繼遷鹿邑閏嶙峋迨于高魯家
 聲益振元季兵興避地汾晉幸際聖明桑梓是思
 爰樂鄭鄉占籍于茲公承厥後早悟而通發迹場
 屋遊歌辟雍列職內庭實典封駁優游禁近薦膺
 顯擢既遷秋官持法惟平出佐山西藩方寔寧公
 來自藩乃貳宗伯繼贊可徒厥聲籍籍秉憲內臺
 風軌肅清白髮蒼顏翼然在廷弗詭弗墮正色率
 下從容廟堂贊輔聖化惟公克忠兼謹自持惟公
 克孝祗奉毋慈薦沐國恩膺此褒典光于三世無
 間幽顯公巨壽考龍眷是承云何逝矣輒爾遺榮
 公則無憾世乃嗟惜邦失重臣人懷舊德**郭資墓**
 蒼山峩峩為公之墳百世之下尚徵斯文**郭資墓**
碑銘川嶽降靈篤生賢哲乘時奮庸以樹勳烈惟
 宏振綱紀斯秩出參大藩政興弊息凡所設施算
 無遺策顯命薦臨特膺方伯赫赫太宗仗義而興

命公居守撫民餉兵既正大位嘉公勞績進位尚
 書厚其資錫公愈飭勵經國如家謗怨弗恤恩寵
 屢加仁宗嗣位賓臣師臣俾休于家壘施以恩皇
 上繼統春念耆舊詔復任事寵待加厚維公忠貞
 衆所共知維公勲業顯著于時筋力雖衰寸心猶
 赤奄忽長逝是用悼惜贈爵賜諡厥喪是營官其
 後嗣存歿光榮維茲先榮從古罕致公具有之其
 誰克似武平有山鬱鬱其崇勒文墓道垂耀無窮
王淪郭齊墓碑銘 衆鳥鳴鸞兩教士振德化愈宣
 鼓舞後進踴躍爭先輔道親王朝夕啟沃再使蠻
 荒遠人率服超遷太守恩榮有加黎庶咸安有訟
 無譁歷職兩考龔黃卓魯民之戴之有如父胡淡
 母我銘墓道以著嘉績子孫承承久是式胡淡
顧佐墓碑銘 國家之興文運昭明羽儀至治必資
 善不近名式克有譽不震不驚戰慄自持以廉謹
 稱汲黯之直趙抃之清繩愆糾謬豺狼斂形民安
 物阜天下和平從容密克調羣情恪勤夙夜推
 好舉能朝廷倚昆龍眷彌增歷事四聖始終一誠

未及耄耆艱疾遽膺命醫診視藥物交并聖恩
 念欲駐遐齡久而轉劇遂許歸寧賜勅褒嘉云不
 忘卿公自懸車操履益貞容莊行潔尤重鄉評壽
 逾稀年大夢不醒計達九重震悼曷勝既賜以祭
 仍勅造塋塋寔賢嗣天寵是承賁于**崔銃李夢陽**
松栢耀于泉局式示爾後惟銘可徵
墓碑銘 伊天閣之伊人嫉之方禳正危自古歎茲
 隱約委蛇于河之湄大昌厥詞永式來思

李鏖墓碑銘 伊誰毘國粵惟元察惟聖作則粵有
 臯陶降乃吏治庸鄙亦叨皇祖范古

釐曰六曹大權獨運役使羣豪猗與我公內外官
 勞晚正端揆國蠹而枵惟公其防障彼洪濤土木

丹刻財匱民誓抗言于章正色于朝怨斥養橫瑾
 禍弗撓曰卿完名帝誥攸褒人疑公隨曷奸是標

豈知護本亦務荒包人謂公退彼弋何招豈知濟
 楫不避飄飄皇嗣立朝於變孔昭譬如積霽見現

聿消公還全壁棲鶴之均耽書晏坐策杖臨臯譏
 白大放募富可標八十餘年乘彼扶搖銑也綴詞

瞻依允配松高**許進墓碑銘** 奕奕大許維周之裔
 可南通志藝文卷之第四十九

爰發厥祥公降適期天挺孤操詞賦之師裁裁憲
 府堅秉大法何奸不擊何節不發齒毒斯降擾我
 朔方公底定之治險成莊爰貳邦教賢長協圖曰
 上危言曰際明主陳力靡績返服來匡有截其壁
 公立與偕再召而起資總文武百僚仰公為周吉
 父權闔扇虐如林斯焚我持一心可事百君世之
 趨競公辟如汚世之憚棄公履如途震
 不及躬天克有定燁燁來嗣佐我嘉靖
相墓碑銘 大河封丘水土會精會于浚儀王公誕
 錚錚衣繡持斧三旬澄清寺人煽謗謫我南征郡
 邑政著蜀魯化行肅貞于臬屏翰于藩拊循底績
 川貴息喧司馬參贊機務寔繁巍然其體侃然其
 言召掌憲臺孤鷲高騫載飭京營威武其敦及儲
 宮秩弼翼恭溫維公之德篤厚肫確維公之節剛
 明峻犖有源之學精邃浩邈驚世之文昌蔚潤渥
 麟鳳耀祥甘霖鮮爆巨艦濟川圭璋載琢德言事
 功不朽有焯三仕三已堅守義命雖詘我躬自得
 我性全德不虧天錫之慶一品崇階德儀輝映地
 靈復還公乃歸正浚塚十年山高川永令名屹屹

恩光

賈詠蔡天祐墓碑銘

於惟蔡公為國輔臣入

大夫先惟其人初官給舍諫疏日陳既擢藩省來

宣來旬再遷臬使以貞以仁東齊西晉關陝及閩

雲中叛卒度劉我民帝命公徂王法是仲威憑斧

鉞煦比陽春渠魁就戮餘孽悉馴濟變之才許國

之身中州俊彥昭代儒紳公其已

矣汗簡如新千秋有考視此貞珉

洛矣惟天地中元精秘發毓時各公淵源之學伊

洛是宗初官太史繼以青宮載典邦秩載簡宸衷

密席毘倚僉曰奇逢禮隆師傳身代天工藝險一

節寵辱不驚古稱良相韓魏攸同堂堂勁氣列列

清風託孤寄命壽考令終公忠直諫勲業寧功公

紀有傳公碑則豐邙山之北洛水之東還此靈秀

于彼嶽嵩我銘 **馬理何塘墓碑銘** 羣懷之域魯齊
 我誌永詔無窮 稱賢述我聖朝
 相齋出焉其出何如矯矯其勇友視程朱師宗周
 孔厥宗伊何信道不惑山或可移吾行不忒行潔
 無瑕言出可識揆厥心迹表裏不二官有通塞道
 無不亨舍則見幾用乃利行富貴不淫貧賤不移

孟曰丈夫舍于其誰郡城之南曾榮宋禮墓碑銘

建此玄堂鄉其等祀大河與長曾榮宋禮墓碑銘

瞻彼洛西闕是宗善積慶流委社於公公在齒

齧厥志斯奮發其蘊儲祭此昌運兩遷外臺憲軌

肅清薦歷郎署益馳俊聲繼登儀曹克贊邦禮晚

列冬官朱轍有煇迨于龍飛恩命惟新公乃弗祿

念公舊臣體魄既歸委此劉健耿九疇墓碑銘

竈交銘無愧辭以勒貞石劉健耿九疇墓碑銘

祥躋鳳之瑞躡實難其逢云誰不惜有若斯世挺

生偉人玉立清修如鳳如麟有偉耿公鉅鹿之曹

一時英賢鮮出公右蚤登仕版青瑣黃門直道而

行邁于前聞辭政既清疑獄既辯乃整邊防乃正

臺憲周思職務寢不遑安出領二藩之屏之翰水

壺湛然不容少滓初志如山死而後已百鍊之鋼

不損毫芒南畿作士帝寵煌煌知無不言言則則

切社稷是安既安乃悅繁公之秉士類所宗譽流

無窮惟丘濬畢亨墓碑銘惟洛有畢來自單父再

公之終丘濬畢亨墓碑銘惟洛有畢來自單父再

為儒究心於古執法臺端不畏強禦牧民大郡血

其憂苦入尹京兆百廢俱舉出巡邦畿民瘼斯瘳

進無附麗退何容與若耆英鄉得温公剛生順死

寧允謂得所哉我新序温洛之許後人瞻思於此

對王直焦宏墓碑銘天祐聖明篤生俊才催促焦

御史正直自將警聞遠邇出副外臺益克持于教

行惠施刑為之清遂陞方伯召公是式亦有詠歌

叶于南國天子曰來汝佐司徒邦之大計汝審厥

謨出入中外有勞有烈天不憖遺惜哉此傑命之

不延人亦奚悲功立名存百世之思刻陳文李賢

文道周負以龜趾云誰為之公實有子陳文李賢

墓碑銘浞李之先肇顯于唐爰至鄧州斯蕃族良

迺篤生公偉哉弘器聲價赫然遭遇蓋世有奇禍

烈四達弗遲其達伊何曰受主知讚言匪悅奇禍

斯脫况有異事感化盜賊克孝克友兄弟父母其

義弗忒哀榮先後故山之原卜葬維吉納銘于幽

光昭石瑤王鴻儒墓碑銘六籍紛若有典有常彊

無極石瑤王鴻儒墓碑銘六籍紛若有典有常彊

王公允矣君子極深研幾學乃大肆橫經授講為

士之則我虛而往歸也既寒召為司成少宰司徒

...

...

...

...

...

出入兩都准正是圖公則既正與物無競斥詞解
 紛四坐起敬維公之學允為人師為模為範為譽
 為龜三光熒熒旁昭入何景明高鑑墓碑銘淮山
 極考公之德視此刻石
 降神合符是生偉人大郡大夫佩劍冠玉容雅甚
 都驟騷修陸大車廣衢既騁既載彌響懸輿弗究
 厥至命也匪吾有八男子接毛紀李遜學墓碑銘
 獨登塗列銘公藏萬祀是圖
 維古蔡國號多名勝高陵在漢顯道在宋公實蔡
 產膏馨是沾如璞斯琢如劍斯銛鬱鬱詞林巖巖
 憲府出入翊翔圖籍與伍晚陟奉常卿左累階秩
 宗之任帝曰汝諧載領翰學掌帝之制有美絲綸
 日星昭揭公曰臣愚深懼滿盈胡退未決而遽
 傾維名既幾維壽亦有天其命我我又何咎國恩
 汪濊賁于既亡昔所未究茲焉其償汝孟洋何景
 水之陽新汗時起刻此銘文傳千百祀
 明墓碑銘名不朽有女媿媿爰儷君子如琴如瑟
 樂爾偕老樂爾偕老未畢爾婚嫁豈無巨源靡孤
 以夜妻妻雲旂霧駕遲遲鳳凰嗒嗒和鳴相隨靡

彼崇岡載陰載陽靈魄攸歆萬祀無疆

嚴嵩孟洋墓碑銘

相古達人以死為息

孰為短修悲也奚益嗟公德名嶷嶷有立呂柟許
 將明將昌胡奪之亟往寧爾位永保終吉

達墓碑銘

星斗有政天夜亦明川流山峙地逝斯

不喪烈烈許公生獨異常羣雌孤鳳碧梧高岡若
 平頂波如百煉鋼知樂陵父討劉齊王文武不具

胡爾威威成如火之熱如水之涼勉者有悔巧者務
 名結纓仲路罵賊真卿斯風火淪非爾孰揚惟天

有神惟地有靈爾程敏政滕昭墓碑銘於皇英宗
 後必熾我銘斯皇

一出淵衷而不雷同有臣滕公發身經術自其受
 知終罔或失撫巡東郊靡恤愆歟于淮于閩吳越

之交悉有勲猷著于朝野今皇求舊莫踰公者遂
 總憲程載誌戎兵匪公之來孰贊其成幡然歸休

汝水之上方遲其來孰意其喪惟皇念之諭葬有
 詞作窆有儀始終之思杏園脩脩龍山奕奕中有

玄宮百世無斃王鴻儒劉濟墓碑銘華胄選選祠之自出
 歷夏商周才侯匪一

維昔龍山維今邾城維公攸居累葉惟寧少薦于鄉長進于監兩典各州一佐牧苑學為良士宦作才臣求之全節若真若人大劉之

于謙鐵犀銘

百鍊

山名與姓協刻銘幽堂其永弗欺
玄金鎔為真液變幻靈犀雄威奕赫鎮厥堤防波濤永息安若泰山固如磐石水性潛形馮彝欽迹城府堅完民無墊溺兩順風調男耕女織四時循序百神效職億萬閭閻措之枕席惟天之休惟帝之力亦彌有

高拱郭瑒墓碑銘

天作霖雨山乃出雲梗楠為棟爰托庸傳之無極

其根若昔安陽篤生魏國實先令聞豫衍其澤後五百歲郭乃嗣興佑啟者誰良哉藁城再傳魚臺益崇厥址家仰慶餘民誦樂只既培既厚誕發于孫有名世者丕揚厥芬持衡秉銓受帝簡眷外釐百官內弘翊贊汚俗如波狂倒莫支有屹砥柱障而東之頓國為忠顯親曰孝錫命載隆貽謀有耀周曰由藥迄夏明堂罔曰庸寸
徐階靜菴郭清墓碑銘
惟民望治甚於涓機幸既得止又懼失之故天下以太宰而樂公之壽及公之卒復以太

宰之去而悲穆穆太宰天子所魏必復漢太尉社知尚邁其來以慰邦人之思

喬墓碑銘

李杜司職朋心合力致主文宣抗情伊稷道亡時聯終高用極變同趙孤世載

郭朴滄河石橋銘

皇明御宇于燕建都萬方會朝駿奔塵趨磁維孔道咽喉

筦樞賓旅絡繹紛錯騎車滄水湯湯翁受川渠奔流激湍橫截長途中有石梁駕為廣衢馳驅往來靡害靡虞久而剝齧因仍怠疎陽侯肆虐蕩于須臾半餘僅存宛腕枝梧行者惴惴觀者嗟呀毅哉申公分按方隅秉憲貞度莫民攸居興茲廢圯周慮單謨蕭晉繼之母替厥初任必得人費罔溢虛程功飭事惟懷永圖克底于成終始契符鉅驚磐屹長虹亘敷偏仄疑阻化為坦舒負載愁歎易為忻愉伊誰之績三公託謨釋老炫俗崇侈密廬點吏要名豐飭傳厨豈若茲橋萬民所須人各有心公私曼殊政尚體要事有亟徐介惟遠嫌庸安陋拘哲人達權挈我政模費細利博仁與智俱頌聲載敷衆之允孚邦人懷德永郭正域高拱墓碑銘久弗渝文于貞石以厲儒夫

可立淮公可權惟公立則執中亦莫與同權則難
各亦莫與容寧惟莫容與莫與明雖莫與明亦莫
與京我則平平人則濛濛如虎如龍社稷之功如
涕如羨人各有心保我黎民奠我疆場以志公宗

以志 **錢謙益內鄉許維清墓志銘** 未流俗學相蔽
公葬 **錢謙益內鄉許維清墓志銘** 蒙取青媿白矜

魚蠹象物銜世如土龍河汾碩儒紹文中獨抱遺
經追國風結繩掌故羅心胸羽陵蠹飽宛委窮蕙

蘇蒼叢將無同弱冠搖筆凌南宮退飛宋鶴淹蒿
蓬書生憂國心忡忡獨當一面江漢衝黑雲壓城

礮碎空堅守却敵完崇墉翟泉驚飛告閔凶身先
陵谷歸吳穹有子趾美賦彤乃金章玉書耀鼎鐘

舊史考德訊瞽宗逢衣席帽神所庸
千秋孝秀齊中嵩埋銘幽隧光熊熊

皇清王鐸太傅呂維祺墓銘

公之神靈無不燭乎用
人拯痛惟于平日焉是

圖老之于林壑之間而遇兵蠱逢其枯何如蚤置
之左右以大昌其謨熙載化瑟調可以銷鯨以彌
天吳今第區區死節倭虜不敢與為徒史雖書於
土匱行人弔干墓衢恒曰郝廓之鄉先生死難之

胡世安容城令薛應祺墓銘

有裕斯政民
安其宅有蔚

賢大夫 **胡世安容城令薛應祺墓銘** 有裕斯政民
嗚呼 斯文士歌其澤鄉祀厥行官紀厥能在璞日玉在

壺曰水其立桓桓不凋不尚其德秩秩有條有理
惟身之祚俾壽而康 **湯斌孫徵君奇逢墓誌銘** 至

惟後之臧俾熾而昌 **湯斌孫徵君奇逢墓誌銘** 至
紹濂洛與旨微言開關啟鎗窮理盡性本於孝弟

表裏同然天空月霽雲臥蘇門韜光歛耀安樂
叟千載同調峩峩夏峯萬仍其高攀援莫逮印

為勞松楸鬱鬱幽宮在
茲我銘不磨永式思

誄

明崔洗西川誄 武安韓生永齡號西川好學嗜古
邠薦早生誄詞曰雅矣韓生厥

稟寔奇爰出鄙邑乃求大賢渠南之遊日夕孜孜
謂經豈文謂聖可師嗟嗟季周列辟放恣幸有假

仁少振頹靡惟聖惻愴予其禮而彼麟為祥胡為
來哉我不夢周吾其久衰嗟嗟此心日月昭茲用

我之助輔世必基聞子有談我意用熙我窮弗試
爾其弘之嗟嗟韓生時在弱齡稟賦美材元實居
實斐然可裁溘焉已矣韓朱動哀我呼蒼穹運何
不謂霜烈火炎玉燼蘭摧浩浩三才匪賢孰維生
之孔艱長之亦遲于霄之木歷年百斯颺風悴之
曾不踰時謂天無知胡為而滋謂天有道云何其
蓄惟人之勤惟化之差惟道之然我其力為惟遭
之戾聿云倘來心兮炯如志兮鬼鬼無損無餘溢
于九 **劉繪忠節許公誄** 嘗謂道德者澤世之膏露
咳 情籌跡靡定大人權為我師仲尼曰擇其善者而
列之朝聞夕死何敢論利害虞禍福也哉明運中
從賢良接蹠真廣懸毫舛盤千里有如我汝南忠
節許公固三才精曜社稷華寶也正德丁丑江西
逆藩宸濠之變禍天蓄孽顛危警宗允術陰行表
裏闕塞穢瀦停涵侵淫玄辰赤霏朝濟潛逼御氣
當此之時晁貫莫疏其策鄒叔難效其計公炳幾
作謀勝出先制撫臣異同亂起倉卒六月十三日
賊懼陰計泄而難作招集洞寇喧呼潰涌大露刃

鋒抗絕中使蒼鯨奮鬣毒鱗攢甲矯制橫語迫脅
羣志及孫公既執列服赤符方陳辭元節而焯七
以貫胸矣于時三光瘴靄黃墮魄彼低眉遲回
標脛不振者誠不可算也公獨玉柱山立烈風迅
發炬目射奸剛舌飛電指天日之輝勒君臣之義
仰天長嘯竟蹈逆刃益非昧周易噬虎尾之凶寔
探孟軻取熊掌之味也已乃儵雲下覆晦風撼城
宸濠改形駭心起卧驚悸精爽去體號令顛沛叛
黨慕義者荷戈結憤懷鴛者垂肩阻喪驅兵南下
拊影而憚滅聲隨響而懼遠白木跳林黃頭穿波
舩艦烈焯以斷餘艘犀甲鳴浪而舉旗纛渠魁折
劔迅掃而空此固帝靈丕祐皇威孔赫主帥壯猷
師旅供服而克襄夫績要其幾微所動寔由我公
剛風勁節先有以褫逆克之心而摧挫衆氣矣故
曰石泐者斧不加厲而自碎火鬱者焰不及騰而
可撲當事大臣捷奏州宸凱獻九廟乃先表公奇
節建祠江右以志永思是不惟為國公忠真可謂
達行師聲實曲直之勢也巳是時明天子既頒策
命贈禮部尚書謚忠節實錄焜煌光照萬禩延及

老之可歸忘除暴之爲仁潔已躬以騁志愆聖哲
之大倫忘舊惡而希古退採薇以窮居守聖人之
清槩要既死而不渝厲清風於貪士立果志於儒
夫到于今而見稱爲作者之表符雖不同於大道
合尼父 阮瑀弔伯夷文 余以王事適彼洛師瞻望
之所譽 西山食薇重德輕身隱景潛暉求仁
得仁報之仲尼沒而不朽身沈名飛

晉陸機弔魏武帝文 元康八年機始以臺郎出補
遺令慷慨歎息傷懷者久之客曰夫始終者萬物

之大歸死生者性命之區域是以臨喪殯而後悲
觀陳恨而絕哭今乃傷心百年之際興哀無情之
地意者無乃知哀之可有而未識情之可無乎機
荅之曰夫日蝕由乎交分山崩起於朽壤亦云數
而已矣然百姓惟焉者豈不以資高明之質而不
免卑濁之累居常安之勢而終嬰傾離之患故乎
夫以迴天反日之力而不能振形骸之內濟世平
難之智而受困魏闕之下已而格乎上下者藏於
區區之木光于四表者翳乎蕞爾之土雄心摧於

勃情壯圖終於衰志長美屈於短日遠跡頓於促
路嗚乎豈特瞽史之異闕景黔黎之恠頽岸乎觀
其所以顧命冢嗣貽謀四子經國之略既遠隆家
之訓亦弘又云吾在軍中持法是也至於小忿怒
大過矢不當效也善乎達人之讜言矣持姬女而
指季豹以示四子曰以累汝因泣下傷哉曩以天
下自任今以愛子託人同乎盡者無餘而得乎亡
者無存然而婉孌房闈之內綢繆家人之務則幾
乎密與又曰吾婕妤妓人皆著銅雀臺於臺堂上
施八尺牀總帳朝脯上脯構之屬月朝十五日夜
向帳作樂汝等時時登銅雀臺望吾西陵墓田又
云餘香可分與諸夫人諸舍中無所爲學作履組
賣也吾歷官所得綬皆著藏中吾餘衣裘可別爲
一藏不能者兄弟可共分之既而竟分焉亡者可
以勿求存者可以勿違求與違不其兩傷乎悲夫
愛有大而必失惡有甚而必得智慧不能去其惡
威力不能全其愛故前識所不用心而聖人罕言
焉若乃繫情累於外物留曲念於閨房亦賢俊之
所宜廢乎於是遂憤懣而獻弔云爾接皇漢之末
緒值王塗之多違倖重淵以育鱗撫慶雲而遐飛

運禮道以載德乘靈風而扇威摧羣雄而電擊舉
勅敵其如遺指八極以遠略必翦焉而後綏釐三
才之闕典啟天地之禁闢舉修綱之絕紀紐大音
之解徽掃雲物以貞觀要萬塗而來歸丕大德以
宏覆授日月而齊暉濟元功於九有固舉世之所
推彼人事之大造夫何往而不臻將覆簣於浚谷
擠為山乎九天苟理窮而性盡豈長筭之所研悟
臨川之有悲固梁木其必顛當建安之二八實大
命之所艱雖光昭於曩載將稅駕於此年惟降神
之綿邈眇于載而遠期信斯文之未喪鷹靈符而
在茲雖龍飛於文昌非玉心之所怡憤西夏以鞠
旅泝秦川而舉旗踰鎬京而不豫臨清濱而有疑
異翌日之云瘳彌四旬而成災諫歸塗以反旆登
嶠澗而竭來次洛汭而大漸指六軍曰念哉伊君
王之赫奕寔終古之所難威先天而蓋世力盪海
而拔山厄奚險而弗濟敵何疆而不殘每因禍以
禔福亦踐危而必安迄在茲而蒙昧慮噤閉而無
端委軀命以待難痛沒世而永言撫四子以深念
循膚體而積歎迨營魄之未離假餘息乎音翰執
姬女以嘔瘁指季豹而灌焉氣衝襟襟以嗚咽涕正

曉而汎瀾達率土以靖寐戢彌天乎一棺容宏度
之峻邈壯大業之允昌思居終而恤始命臨沒而
肇揚援貞吝以悲悔雖在我而不臧惜內顧之纏
緜恨未命之微詳紆廣念於履組塵清慮於餘香
結遺情之婉變何命促而意長陳法服於帷座陪
窈窕於玉房宜備物於虛器發哀音於舊侶矯感
容以赴節掩零淚而薦觴物無微而不存體無惠
而不亡庶聖靈之響像想幽神之復光苟形聲之
翳沒雖音景其必藏徽清絃而獨奏進脯構而誰
嘗悼總帳之冥漠怨西陵之茫茫登雀臺而羣悲
貯美目其何望既睇古以遺累信簡禮而薄葬彼
喪緩於何有貽塵謗於後王嗟大戀之所存故雖
哲而不忘覽遺籍以陸雲弔蔡邕文彼洪川之方
慷慨獻茲文而悽傷陸雲弔蔡邕文割豈一篋之
所埋故尼父之惠訓智必愚而後賢諒知道之已
妙曷信道之未堅忽窳子之保已效萇叔之違天
冀澄河之遠日忘朝露之短年

南北朝謝惠連祭禹廟文

謹遣左曹掾奉水土之
羞敬薦夏帝之靈各聖

繼天載誕英徽克明克哲知章知微運此宏謨郵
彼民憂身勞五岳形疲九州呱呱弗顧度處是欽
物貴尺璧我重寸陰乃錫玄圭以告成功虞數既
改夏德乃隆臨朝總政巡國觀風淹留稽嶺乃徂
行宮恭司皇役敬屬暉元帥晉王謹以清滌制幣太牢

隋薛道衡祭淮文

之奠敬祭于東瀆大淮之靈蓋

聖德應期神功宰物生齊七政下括四海自晉人
喪道襲倫攸敷天隔內外地毀東南三吳成危亂
之邦百越為逋逃之藪皇帝肇開鼎業光有神噐
圖出龜龍鏡懸金玉憂勞庶績無忘寤寐言念蒼
生情深於養河源海外莫不來庭具頓呼韓歲時
拜誦偽陳叢爾尚阻聲教妖賊叔寶僭竊遺緒毒
流江左寃結人神上軫皇情義申弔代猥蒙朝寄
撫寧淮甸仰惟導源桐柏長邁蓬萊標四瀆而引
百川擅五林而舍七德庶憑流惡之靈克成除暴
之舉使水陸旌旗所向無前吳會君長束手歸服
謹申薦醴大業文武昌思承祭而命
惟神尚饗

唐柳識潁陽祠酹文

壬辰歲夏四月客有自洛東

舊山巋然追懷古蹤慕美至道以時酒敬酹于靈
既酌既拜獻手言曰天清既能入地靜不能朽先
生清淨天地全性出於胚渾入於鴻濛雲遊鳥還
翁鬱和風當時帝道已乖滋章欲深大樸散於人
未散於山林乃有巢父杳冥同心堯齋公器退然
於無為所謂春膏時蒸朽葉自滋先生含德唐堯
發之潁陽之仁德日大天下之祿利日卑且聖王
所重者名器至人所重者感通推以大名義同讓
終廉能感俗道自為功任應會之偶然生垂後之
清風人登雲嶺多憶箕穎猗歟先

弔伯夷叔齊文

生山水齊名茲焉遺廟萬古芬馨
淇河之東兮首陽穹崇側聞孤竹三子昔也餒在
其中偕隱胡為得仁俾死青苔古木蒼雲秋水魂
兮來何依兮去何止掇澗溪之毛薦精誠而已初
先生鴻逸中州鸞伏西山顧薇蕨之離離歌唐虞
之不還謂易暴兮又武謂墨練兮胡顏一吒兮忘
饑若有謂兮于巖之關豈不以冠敝在於上履新

處於下且曰一人之正位孰知三聖之純嘏讓周
之意不其然乎是以知先生所恤者偏矣當昔葵
羊在牧殷綱解結乾道息坤維絕鯨吞噬兮鬼孽
壬奮厥武天意若曰覆昏暴資濬哲於是三老歸
而八百會一戎衣而九有截况乎旗錫黃鉞珪命
赤鳥俾荷鉅橋之施常伸羨里之辜故能山立雨
集電掃風驅及下車也五兩不礪於武庫九駿伏
轅於文途雖二士不食而兆人其蘇溥天周土率
土周人吁嗟先生迺將奚臻萬姓歸飾兮獨鬱乎
方寸六合莽蕩兮終跼乎一身雖忤時而過周終
臣心而側殷所以不食其食求仁得仁然非一端
事各其志若旁通以阜厥躬應變以濟其利則焉
有貞節之規各親之事靈乎靈乎雖
非與道而保生乃勗為臣之二
張巡祭旗纛

文 太乙先鋒蚩尤後殿 高適還京次睢陽祭張巡

許遠文 維乾元年五月日太子詹事御史中丞高

許遠文 適謹以清酌之奠敬祭于故御史中丞張

高賊臣通逆國步驚駭兩河震恐千里嗷嗷投袂
灑泣據鞍鬱陶全譙人未收梓得曹心繫魏闕志
清武牢帝曰嗟爾龍光豹韜憲台戎幕持斧旌旄
嗚呼予亦忝竊絃茲介冑俄奉短書至憂狂寇累
糧訓卒達曙通晝軍乃促程書亦封奏遂發騎勇
俾驅鳥獸將無止心兵亦死鬪賊黨頽慙我師旋
漏十賊相望百里不揀紆紆嘯聚兵鋒亦奏積薪
為梁夾岸成竇嗚呼當此虎敵豈無強隣常恃肝
膽今日越秦堅守半歲絕糧數旬村椽秣馬煮紙
飼人病不暇拯歿無全身煎熬甲冑啄噬膠筋慷
慨艱險妻京苦辛嗚呼我辭淮楚將赴伊洛途出
茲邦悲纏舊郭邑里灰燼城墟落何九渠之呼
嶸皆二賢之制作聲益天壤氣橫遼廓讓死爭先
臨危靡却嗚呼天亦難論萬夫開壁一旅纔存衰
羸既竭力弱相吞陷阱織路梯衢棧門土濠水合
木柵雲屯居卽其故突無其奔烟雲劍戟逼側紛
昏與求生而害義寧抗節以理魂嗚呼嗚呼悖逆
殲潰于戈將止海岳澄清朝廷到理封功列爵懷
黃拖紫傷哉二賢不預於此嗚呼孀婦伶俜愛子
追贈方榮賞延茲始寂寂梁苑悠悠睢水黃蒿連

接白骨填委思壯志於冥冥問遺
形于荆杞列祭空城一悲永矣
韓愈祭田橫墓

文貞元十一年九月愈如東京道出田橫墓下感
曰士有曠百世而相感者余不自知其何心非今

世之所稀孰為使余歎歎而不可禁余既傳觀乎
天下何有庶幾乎夫子之所為死者不復生嗟余

去此其從誰當秦氏之敗亂得一士而可王何五
百人之擾擾而不能脫夫子於劍鏃抑所寶之非

賢亦天命之有常昔闕里之多士孔聖亦云其遑
遑苟余行之不迷雖顛沛其何傷自古死者非一

夫子至今有耿光踞陳辭而薦酒魂髣髴而來享

柳宗元弔裴弘墓文君側今王易為侯威強逆制

兮鬱命轉幽疹蠱膠密兮肝膽為仇奸權蒙貨兮
忠勇以劉伊時云幸兮大夫之羞嗚呼危哉河渭

潰溢兮橫驅以抑嵩高圻墜兮舉手排直壓溺之
不慮兮堅剛以為式知死不撓兮明章人極夫何

大夫之炳烈兮王不悟夫讒賊卒施快於剽殺兮
恒就制乎強國松栢之斬刈兮翁茸欣直騶驪折

足兮罷驚抗臆鷲鳥之高翔兮孽狐喘而不食竊
畏忌以羣朋兮夫孰病而伸一挺寡以枝衆兮古

聖人之所難矧援羸以成傲兮茲固蹈殆而違安
殺身之匪予戚兮閔宗周之已完豈成滅以夸功

兮哀清廟之將殘嫉彪子之肆誕兮彌皇覽以為
設姑舍道以從此兮焉用夫考古而登覽指白日

以致積兮卒頹幽而不列振上帝以飛精兮黜寥
廓而殄絕絕焉雲以狃愬兮終冥冥以鬱結欲登

山以號亂兮愈洋洋以超忽涸其不化兮形凝
水而自慄圖始而未兮非大夫之操陷般危厄

兮固衰世之道知不可而愈進兮誓不偷以自好
陳誠以定命兮侔貞臣以與為友比干之以仁義

類兮緬遂絕以不羣伯彙殉潔以莫怨兮孰克軌
其遺塵苟端成之內虧兮雖耆老其誰珍古固有

一死兮賢者樂得其所大夫死忠
李翱祭獨孤中

承文鳴呼昔我與君自少而歡中暫乖阻周荆渺
綿宣城越中二府周旋同事於公職以相連

子常繼後我唱其先叔向汝齊不韌而堅蘭馨以
明乃在掖垣引我代已真謂其賢其升於朝亦又

多年或外或內莫余或捐君齒少我髮鬢都玄豐
盈前年氣茂神全當臻上壽福社昌延何為發塲
對藥弗調有妻既喪有子童然喪祭誰主銘旌有
嗣嗚呼哀哉誰短與長會歸於死以存悲折前後
皆爾哭君之哀痛折支指欲抑不能縱之曷已嗚
呼哀哉入君之戶但有裳帷思與君言不見容儀
薦肉不食酌酒不推
嗟嗟用晦何亟臻斯

宋歐陽修祭石曼卿文

嗚呼曼卿生而為英死而為靈其同乎萬物死生而

復歸於無物者暫聚之形不與萬物共盡而卓然
其不朽者後世之名自古聖賢莫不皆然而著在
簡冊者昭如日星嗚呼曼卿吾不見子久矣猶能
髣髴子之平生其軒昂磊落突兀崢嶸而埋藏于
地下者意其不化為朽壤而為金玉之精不然生
長松之千尺產靈芝而九莖奈何荒煙野蔓荆棘
縱橫風妻露下走燐飛螢但見牧童樵叟歌吟而
上下與夫驚禽駭獸悲鳴躑躅而啾嚶今固如此
更千秋而萬歲兮安知其不穴藏狐貉與鼯鼪此
古聖賢亦皆然兮獨不見夫纍纍乎曠野與荒

城嗚呼曼卿盛衰之理吾固知其如此而感念嗚
昔悲涼凄愴不覺臨風而隕涕者有愧乎太上之

忘情程頤代父祭呂中公文

嗚呼公稟則異得天之粹造茲呂辰出為嘉瑞

生而富貴處之無累幼而聰明克之能至學既知
真任則為道出入屢更險難一操二聖臨御人望
是從起藩入輔命相再公平日視公靜默恂恂國
論所斷一言萬鈞謂公無位位為相臣謂公得志
志存未伸然公心如權衡所以無間言於率土德
如山嶽所以致敬心於人主從容語默之間人孰
量其所補胡上天之不弔不一老之慙遺淵水無
涯將孰求於攸濟百身莫贖為有識之同悲嗚呼
哀哉羸老餘生辱知有素二男論忘勢之交不偶
無酬知之路阻臨允以伸哀姑託文而披露想英
靈兮如在鑒陳瓘祭范忠宣文昔文正公在仁祖
丹誠而來顧陳瓘祭范忠宣文昔文正公在仁祖
所依心虛而明照了不疑先事而慮有如著龜兩
遭物謗益奮不移外禦元昊數蹈禍幾國勢既安
奚恤我危考公行事允也似之安不擇地難不取
辭至於言兵則曰不知豈曰為異各遵其時不述

其跡是乃無違三年遽改生事者誰蔡相南行公
獨救之一勝一負其兆在茲公可以默又進忱辭
人亦有言公爾忘私孰能臨義捨安取危一斥四
年盲廢始歸天子哀憐使命涕泐其心不盲義欲
有施人願公留為帝龍夔病不能對人所嘆咨天
子曰呼疾尚可為錫以上劑臨遣國醫丁寧訓飭
速療勿遲云何不淑竟止於斯嗚呼哀哉公果已
矣舉世思公公不來矣人之於公有合有睽聞公
之歿睽者亦悲情隔生死公論乃出悲公之人始
自今日臨終不昧忍死有述小其身大我王室
置小恤大自初訖終可使聞者勸而作忠太宗征
賊喬嶽不忘心之所慮奚獨一方願借生靈願合
朋黨願為宣仁一洗誣謗願正其事願辨其人願
以中道行帝之仁嗚呼哀哉言惟心聲孰無此聲
孰有此誠神噐雖大如人之形愛養胃氣可以保
生陽明之經徧於四體呼吸之間無有不差在絡
連右首脉應趾中經流行寧有定位彼執一者奔
異取同異我曰徧同我曰中語各有心心各有物
孰能審是而不彼恤公獨有言繼者誰乎公薨我
悲豈緣葭葦公昔南遷我在北陲側身以望心往

從之及公之還我有言責陳留龍近欲往不得平
生想慕獨未識公見公之心何必形容文正歿後
公又亡矣仲季方與公復有子其門張繹祭程伊
益大其道益光公可無憾我亦奚傷

川文 嗚呼利害生于身禮義根于心伊川此心喪
于利害而禮義以為虛也故先生踽踽獨行
於世衆乃以為迂也維尚德者以為卓絕之行而
忠信以為孚也立義者以為不可犯而達權者以
為不可拘也在吾先生曾何有意外道會真然
無際無欲可以係羈兮自克者知其難也不立意
以為言兮知守者識其要也德禪如毛毛猶有倫
也伊言者反以為病兮此心終不得而形也維太
山以為高兮日月以為明也春風以為和兮嚴霜
以為清也在昔諸儒各行其志或得乎數或觀乎
禮學者賴之世濟其美獨吾先生淡乎無味得味
之真死其乃已自我之見七年于茲含孕化育以
蕃以滋天地其容我兮父母其生之君親其臨我
兮夫子其成之欲報之心何日忘之昔先生有言
見乎文字者有七分之一心繪乎丹青者有七分之

儀七分之儀固不可益七分之心其猶可推而今
 而後將築室于伊洛之濱望先生之墓以畢吾此
 生也嗚呼夫子沒而微言絕則吾固不可得而聞
 也然天不言而四時行地不言而百物生惟與二
 三子洗心去智格物去意期默契斯道在先生為
 未亡也嗚呼二三子之志不待物而後見先生之
 行不待誄而後微然而山頽梁壞何以寄情
 婁風一奠敬祀于庭百年之恨并此以傾
 元許約魯齋先生從祀告文
 自太極判而人文開
 庖羲作而卦畫始備
 物以致天下之用成器以為天下之利益肇乎乾
 坤者惟一理盈乎宇宙者惟一氣人倫由是而明
 萬事以之而理王之所以王帝之所以帝百世同
 符有一無二迄於周衰篤生聖人有德無位遭時
 之屯周流天下而不我用乃獨在乎斯文明王道
 於已晦振綱常而再新顏魯再傳而得子思至孟
 子獨不逃其津泯泯焚芟歷歲時之既久承承繼
 繼乃寥廓而無聞迨乎有宋寔生周子畫無極之
 大原為萬物之根抵扶泰山已摧之巔發千古不
 傳之秘淵淵河洛大暢斯旨天理之微人事之著

鬼神之幽至於子朱子而大備天眷皇元我文正
 公寔有得於此也合衆議而有歸惟前賢之是證
 既縷析而毫分亦提綱而振領盡小學之精微為
 後人之龜鏡言仁義必本諸身言道德必由乎性
 動靜必循乎理終始不忘乎敬春風藹然物我融
 會冰壺瑩然表裏輝映出而佐時也必欲底雍熙
 之和進而事君也必欲止唐虞之聖事必探乎幾
 先俟其久而乃應言治亂之所生盡天人之交勝
 其高也入於無倫其近也不離於日用叙天工而
 振王綱正人心而祈永命觀其運用天理而見諸
 行事者欲名言而奚罄耶蓋嘗思之以百年凝道
 德之身千載繼絕學之志由布衣而起田野總庶
 官而宅百揆明曆象以授人時創辟雍而教胄子
 忠言疊疊氣不少衰為學孜孜老而後已蓋其所
 造者深所積者廣舉而措之事業者獨高乎一世
 非義精而仁熟道全而德備者疇克爾耶宜乎聖
 天子念之不忘崇以魏國之封褒以文正之謚又
 欲嘉惠後人也乃命列於從祀之位既相其子又
 撫其孫猶諄諄而不置也况約等親出其門提耳
 之言面命之誨天地純全古人大體朝焉夕焉誘

掖諄至容聲警欬不遠伊邇嗚呼昊天罔極之恩仰而思俯而戚曷其有既耶

明于謙祭大河水 曩者河水為患薄近城邑修築堤岸勞費財力建祠妥靈水患乃息大雨時行民事當憂希神默相降祉垂休隄防鞏固河道安流今特遣官祭以牲醴誠意感孚災患消弭戴神**又祭河水** 惟神毓秀陰陽或流或相順則為生成相反則為克制惟城惟隍以屏以蔽祀典攸崇生民依庇茲者河水為患民勞財費垂成厥功乃倏垂異水不由北而反南至意者或祀缺於事神或冒犯乎禁忌今特遣官牲醴以祭增崇乎地勢民無久勞事乃克濟冀古千秋戴神之**白良輔祭閻禹錫文** 自有宋迄今歷數百年矣學之後其有志於起而繼之者駸駸乎其不絕如綫子與乃以剛方之資卓絕之見獨能奮起於數百年之下欲以私淑之學正續既絕之統志堅金石者而不渝茲謂迴江闡於既倒障百川而東之

者歟子與當垂髫之際游業鄉校清淑穎異迥出衆人口記萬言迎耳即悟其講論也已不泥於文字而必根諸道義之正重然諾出詞氣威重老成介有成人之器近而鄉黨朋友遠而鄰邑士夫莫不欲親德而願見之及冠而聞文清薛老先生講道河汾之間上繼周程張朱之緒負笈而往不遠千里遂獲究竟河圖洛書之秘太極通書之旨虛舟而往實腹而歸吾洛數百年不講之學賴子與而復振可謂中州不世之豪傑歟歷官中外三十餘年到處有聲水蘂一致屢有建明多所嘉尚其所著述悉皆正而不葩信而不詭且其孝弟之實己蒙旌著於朝可謂不愧神明不負所學矣良輔相與為友歲將三紀書無不講理無不究得焉無不告過焉無不規正欲相與剗劇淬礪矯揉變化期以底于大成乃今忽焉而疾歿焉而亡嗚呼世之論人者必舍其大而疵其細非論人之善者也世之取友者每因其勢而略其大非取友之善者也吾與子與非因其勢而令其大哀其年未中壽志未底于大成嗚呼斯文而止於是乎天何厚

其與而嗇其壽如是乎六籍四書吾復與誰究乎
圖書子史吾復與誰講乎燭火雖明吾何復覩日
月之貞乎溝壑雖深吾何復見江漢之大乎蟻螻
雖聲吾何復聆雷霆之咆哮乎振俗學之委靡闢
異端之虛寂昔朱子哭蔡季通為參同契之未及
講究吾之所以哭子與者抑奚但參同契一書之
未究哉浩浩乎剛正之氣凜凜乎不屈之節屹屹
乎出衆之見舉一世而不能拔之舉天下而不能
移之不但為中州豪傑不但為天下豪傑謂一世
之豪傑亦可矣才周于用惜乎未及大成者果人乎
交誼無窮天數有限斯道未底於大成者果人乎
哉昔在孔門有結纓而斃者有易簣而斃者蓋皆
其正也子與而今已得其正矣亦何憾焉嗚呼遺
稿俱存琴書在目惜乎所著周易詳說未及傳世
撫膺而哭潸然一奠九泉有知其
尚聆吾之言而鑒吾之哭尚享
陳麟祭尤時熙
文嗚呼古人云感恩不易知已尤難麟於生前所
以痛悼而不能自已者非徒感恩重亦知已之
難也蓋麟自斥歸杜門謝客十載餘亦知先生堅
臥不出山曾未一謁安知所謂講學論道脫然於風

塵之外以求聖人脈絡汨沒習染幾成痴癡矣隆
慶改元忽承先生手約有事於招提精舍每小車
口二次過吾廬止謂偕行以襄國事不知默察予
之動定心術欲轉移以聖學第一義也頗識先生
之意向即書悔過鄙語就證蒙批云讀之感動泣
下真如大夢中之喚醒矣抵冬同志帖來告先生
有郭外荒圃之行至則先生果來縉紳諸儒以次
雲集先生首命予歌一詩以倡其端先生繼和之
以引其趨彼一時也豈無懷氏太朴之風與即待
約相會始知先生真有意於予也乃握衣而師事
之矣茲非知已者耶嗚呼聖學不明久矣予不自
量敢冒洛人非笑而日侍於先生之側亦憫予之
騷魯亦樂予之不倦者匪一麟兩罹大窘辱舉國
人謂宜白其事先生曰曲學也何裨於身心性情常
嗜陰陽相術先生曰曲學也何裨於身心性情常
舉子史並宋儒諸論以求印先生曰此數他人寶
徒玩物以喪志予有厭世心也教之以耐煩有競
尤心也教之以喫虧有忿厲心也教之以容忍有
後靡心也教之以淡泊舉天壤間道理無不諄諄
然命之以破我胸中之迷藉也白首握手終日語

心真視予猶子也謂非恩之罔極耶茲者天不我
憐山頽梁壞先生溘然觀化矣我有疑貳誰其解
之我逆億誰其釋之我有隱微誰其剖之古人
公案誰其示之傳曰無德不報又曰為知己者死
麟果何以酬先生哉或曰日有邁月有征姑依違
影響無負知已之言乎抑尊所聞行所知力踐先
生之教乎柰儀刑之既遠愧駑鈍之不逮終血肉
之為累徒老大之傷殘悠悠虛度五十六矣年與
時馳意與歲去雖稍知刻勵竟成辜負安能報先
生之萬一哉音容永隔卒受無門墜業茫茫誰知
我心伏柩一哀非獨為先生哀為世道之哀為鄉
邦之哀為吾黨之哀安能起先生於九泉再置我
手熙熙之春臺噫言有
盡而意無窮也痛哉
惟神萬古精忠兩間正氣高山仰止凡士而識字
將而枕戈者莫不凜愛死要錢之明訓以刻礪其
心烈日當空或忠而被謗直而蒙誣亦莫不引皇
天后土之忠言以陰祈一鑒如漣屋漏內省循知
無足比數于前賢而忠愛獨盟則不敢自同于末
俗萬曆四十八年當神祖真天之後先帝不豫之

楊漣過朱仙鎮告岳廟文

時今上未冊立及初登極之際一倡議鄭貴妃之
當移宮與當辭封后一力爭釋妃之不可以托付
少主與不可抗拒乾清總之非杜漸防微之公心
則尊王消豔之獨念也此一點血忱如為官為名
可以逃人耳目必不可欺神明鑒天啟四年見司
理太監魏忠賢與乳母客氏表裏為奸太阿竊弄
卽帝子帝妃可以生死任情天語天憲可以喜怒
惟意目已無君漸豈可長此漣義不能忍聲罪糾
叅明知彼虎不可撩漣禍不可試祇以當口滄几
惓惓安可今日同人默默庶幾博浪一擊萬一宗
社有靈令忠賢稍知主僕之分不至謂外廷無人
漣亦可以盡此臣子忠心無但騙朝廷官故也不
意微誠不足濟事孤直反以厲階播惡同氣同鄉
削籍空國空署今且橫誣以烏有賊私並指前移
宮事為通王安罪案父子長途赤炎蒸背聞者見
者不免傷情漣則謂自古忠臣受禍者何獨漣一
人卽如武穆王何等功勳而莫須有竟殺忠良何
况么麼直言如漣此行定知不測自受已足甘心
但所恨者人借漣以結內外之歡因借忠賢以快
恩仇之報如劉一璟周嘉謨等之削籍如左光斗

魏大中等之跟蹤徒傷明主手滑之威益亂祖宗
 干政之制連一身一家其何足道而國家大體大
 勢所成權奸騎虎不下九閣既已雲深舉國盡為
 勢所成權奸騎虎不下九閣既已雲深舉國盡為
 舌結氣運攸關有不忍言者惟是仰于神聖大顯
 威靈默瞞帝心少戢兇焰無枉陷無辜於羅織猶
 少迴片照於蒙靈雖八千女鬼亂朝綱之識若氣
 數有司而一轉米霜成雨露之仁則惟神造化千
 秋廟食知不忘憂國之心一寸蟻衷定俯鑒愛君
 之血至於漣之受誣原以甘心不辯但事在追賊
 無論名節資斧已為衆奏罄產不謂此言及此不免
 不疑之長者將無累叔敖之子孫興言及此不免
 痛心不敢不實訴於神也說者又謂此行已觸兇
 譏當更發揮一番漣恐累臣一疏想不能上聞而
 天網四張亦難以理論徒取明旨之襲更傷英斷
 之明似不如聽之公道為妥無已則有漣三閭大
 夫初念極言票擬當歸閣臣用舍當聽銓部刑罰
 當付法司中官必不可干預外政庶幾古人臣之
 之意少動時人忠義之心又未知有當于人臣之
 義有濟于天下之事否也俱望尊神明賜一夢以

决行止瑣瑣冒瀆敢言附于忠義之下同而亟亟
 呼愴實切于疾痛之上顛惟神宥其褻冒有以啟
 之漣不勝滌心 **王縉祭張彪文** 嗚呼軍之兆也金
 惶仄待命之至 **王縉祭張彪文** 嗚呼軍之兆也金
 馬走金而步殿以死嗚呼朝廷者金之主也金者
 彪之主也彪以死全金金當何以爲朝廷報耶嗚
 呼彪不 **祭許經文** 嗚呼經乎我與經共當賊鋒我
 死矣 **祭許經文** 嗚呼經乎我與經共當賊鋒我
 焉幸也非不幸也我愧經矣嗚呼
 生爲烈丈夫死當爲厲鬼殺賊
皇清顧汧祭嵩嶽文 吐納九域屹立中州輯寧廣莫
 陰陽協和霖雨時若我
 皇御宇禋祀咸秩惟嶽崔巍緬懷祇翼
 宸翰親揮光騰巒嶂敬懸廟額作鎮無量茂 **祭淮瀆**
 膺神庥歷年萬億具位告虔尚其歆格

文 於
 聖朝受命無疆懷柔百神誕集禎祥淮流湯湯肇源
 大復桐栢是導歷享卜祝維我

皇上昭事有嚴報功崇德靡祀不詹仰懷大神南國

之紀控引漕渠溯達

帝里聿嘉乃績特煥

綸音龍翔鳳翥日照月臨膺茲殊典福

詞神其格歆

祭禹王臺文

地乎天成萬世永綏顧瞻河洛明德可師欽惟我

皇合撰二儀飢溺厘念則壤均施爰美前猷丕賁嘉

辭

天章鳳藻風舉雲移使臣恪共率屬奉持卓哉巍煥

靈鑒在茲昭垂

祭遊梁祠文

無外萬世永期

居仁由義歷齊遊梁邦人忠祀俎豆羹墻欽惟

聖主度越前王尊德樂道宏贊無方

天庭摘藻日星輝煌具位祇承奉

安殿堂是用昭先振古為光

河南通志卷之第五十

雜辯 備遺

志者所以傳信也信史而外稗野亦所必咨以全

豫之大百家異同竒聞逸事足供辯論者比比矣

苟不一為詳核則夢華之錄勾異之志載諸東汴

二京者不適所以傳疑哉願仲尼著麟史夏五郭

公寧存勿闕學者少見多怪欲舉汲冢石鼓盡等

于齊諧徒徵其舛陋耳茲故備輯之以附于傳信

傳疑之列作雜辯志

許由

張華博物志稱司馬遷云無堯以天下讓許由事楊維亦云誇大者為之按賜叔愛日抄

云從來人以莊周盡是寓言却不曾深攷如堯讓
 許由依舊是有此人蓋申呂許甫皆四岳之後許
 由亦其一也以當時容四岳觀之則堯有讓四岳
 事但馬之言文飾過當耳左傳云夫許太岳之後
 杜注云堯四岳則太岳非由乎高士傳堯召許由
 為九州長豈即岳之任歟按伯夔傳太史公云箕
 山有巢由塚是不疑為無是人矣古人之名不見
 於六藝何止由光而統欲蔑之耶楊誠齋有詩子
 雲到老不曉事不信人間有 **啓母化石** 嵩山之陽
 許由子雲之見議於人宜矣 **啓母化石** 嵩山之陽
 廟久廢廟前有石高二丈許而中裂號啓母石郡
 志載淮南子云啓母塗山氏之女禹治洪水經轅
 轅山謂塗山氏曰欲餉聞鼓聲乃來禹跳石誤中
 鼓塗山來見禹乃化熊慙之而去嵩高山下化為
 石禹曰歸我子石破而生啓蓋此石是何其誕也
 近世有引書及孟子語為之辯者謂禹治水於外
 其勤久矣不假塗山之餉而後食而塗山安得隨
 其所之而餉之禹若化為異物何不避一世之人
 而獨避其所配耶一世之人何不見而塗山獨見
 之而慙耶塗山慙禹之化熊而不自慚於化石耶

蓋好事者承訛踵妄轉相附會而至是耳予聞登
 封又有所謂啟母墓者漢書注啟母墓在陽城即
 嵩山之陽今登封地然則此 **毫城** 舊志毫城在歸
 石為啓母此墓何為者耶 **毫城** 德府東南四十
 里為契父帝嚳所居蓋相傳者之誤立政曰商有
 三毫解者曰一在洛州偃師縣西十里帝嚳都此
 是曰西毫一在宋州穀熟縣西南三十五里湯都
 此是曰南毫其地與葛伯為隣今寧陵之葛鄉即
 其國也一在宋州北五十里大蒙城湯受命之處
 是曰北毫今據鄭玄孔安國及括地志俱稱湯自
 商丘而遷蓋自南毫而徙西毫書所謂從先王居
 是已至于盤庚渡河南遷則又帝嚳之故都也故
 曰商之三都毫俱 **空桑** 呂氏春秋有仇氏女子採
 當以偃師為是 **空桑** 桑得嬰兒于空桑中獻之
 其君令婦人養之察其所以然曰其母居伊水之
 上孕夢有神告之曰日出水東走母明日視日出
 水告其鄰東走十里而顧其邑盡為水身因化為
 空桑得之伊水故命之曰伊尹竊謂邑人既盡沒
 於巨浸尹母又已化為枯株採桑之女偶得遺嬰
 于無人之境其事誰復得而傳之惟誕不經所宜

刊削至懸千金人不能增損一字 **伊尹負鼎** 伊尹負鼎

高誘謂憚相國之勢而然也 **微子** 史記

以干湯謂尹有鼎龜之才也猶書曰迓 **微子** 宋世

衡云爾而說者遂謂伊尹為庖人非也 家武王克商微子肉袒而縛左牽羊右把茅或謂

既面縛何以又左手牽羊右手把茅乎然寃言之 皆必無之事肉袒而縛出於左氏乃楚人以誑莊

王受鄭伯之降借名于武王而誣微子也史云微 子抱祭器而入周既入周矣又豈待周師至而後

面縛乎且抱器入周亦必無之劉敞曰古者同姓 雖危不去國微子紂庶兄也何入周之有論

語云去之者去紂都也雖去不踰國斯仁矣 **首陽**

山 首陽山按一統志在懷師縣西北二十五里商

伯夔叔齊隱此又按戴延之西征記洛陽東北 有首陽山莊子又稱夔齊西至岐陽見周武王伐

殷曰吾聞古之士遭治世不避其任遭亂世不為 苟存與其仕周以塗吾身也不若避之以潔吾行

二子北至於首陽之山遂飢餓而死其詩登彼西 山西山即岐陽之西首陽山也曹大家注幽通賦

又云在隴西及考山西通志首陽山在蒲州南四 十五里一名雷首又名方山夔齊隱居之地墓祠

俱存又和順縣南四十里亦有山各首陽史記伯 夔傳馬融注首陽在河東蒲坂華山之北河曲之

中唐風采苓采首陽之巔孔安國曰首陽在蒲 坂南也禹貢雷首注曰在河東郡予按首陽傳記

所見凡六所各有案據先後不詳今觀唐風禹貢 山西志俱與史合

仍以蒲南為是 **甫侯呂侯** 詩大雅曰維嶽降神

甫侯也即穆王時作呂刑者孔安國亦曰呂侯即 甫侯故詩及禮記作甫尚書與外傳作呂三山林

氏曰呂與甫猶曰荆與楚商與殷也或又曰甫侯 是宣王時人而作呂刑者之子孫也以余觀之宣

王穆王相去甚遠甫侯呂侯當自為二姓 **鄭詩** 先

而四家之說頗涉牽合亦不敢據而信也 鄭詩

以夫子鄭聲淫之說於鄭衛之風多指為淫奔左 傳列國大夫會盟多賦詩以見志使皆淫詞焉肯

引以自况若夫子意在垂戒一二篇足矣何取于 多若是如風雨雞鳴丘中有麻之類序以為思賢

木氏以為報功采葛以為懼讒青青子衿以為 匡

雜辭

卷之五十一

三

城

睢州有匡城古屬宋世謂孔子畏於匡即此按

而匡城北十五里有蒲鄉當時孔子居衛懼譖而

出將適陳過匡人以為陽虎也而止之已而去

語俱有紀載而睢則不聞有所謂蒲者矣子貢

史公立貨殖傳遂首誣子貢如此則子貢一猗頓

耳聖門四科子貢善言語太史公信戰國游士之

震耀其辭辯利人皆信之獨蘇子由作古史而知

其妄嘗考左傳齊之伐魯本于悼公之怒季姬而

非田常吳之伐齊本怒悼公之反覆而非子貢

其事始白若如太史公之言則子貢一蘇秦耳杞

梁妻長城秦王所築以備北邊者前此趙武靈王

有長城戰國武靈王所築也子史諸錄並無婦哭

城崩之事列女傳齊莊公襲莒杞殖戰而死其妻

無所歸乃枕其夫之尸于城下而哭十日而城為

之崩既葬遂投河水死樂府秦操有杞梁妻歌按

古今註杞殖妻妹朝日之所作也殖戰死妻抗聲

長哭杞都城感之而頽遂投水死其妹悲婦之貞

乃作歌名曰杞梁妻焉梁殖之字也殖春秋時人

距趙及秦築城時不啻數百年列女傳及樂府註

所謂城崩乃杞都城非長城也秦趙所築去杞數

千里梁妻時於秦趙既河清弗涘而杞於長城又

風馬牛不相及也唐僧貫休賦杞梁妻云秦之無

道兮四海枯築長城兮遮其途築人築土一萬里

杞梁貞婦啼嗚嗚上無父兮中無夫下無子兮孤

復孤一號城崩塞色苦再號杞梁骨出土疲塊饑

魄相逐歸陌上少年莫相非段干初封段後邑干

二事合而成調未知何據

因邑而氏魏世家有段干子曰世家有段干朋而

風俗通乃以為姓段名干木蓋因呂氏春秋干木

光乎德與魏都賦干木之德之言而誤也按詩有

出宿于干干即地也傳又有蹇叔處于而于亡之

秦而秦霸王子喬

是其証也王子喬

為武陽人為栢人令於此登仙非王子喬也唐詩

王子求仙月滿臺又云可憐緜嶺登仙子猶自吹

可南通志

雜辯

卷之第五十一

四

笙醉碧桃蓋世以王留侯舊志陳留留侯廟世
 僑為王子喬誤矣余攷遷固所紀皆曰良先韓人及其父平蓋五世
 相韓也秦滅韓良為韓報仇至下邳聞景駒自稱
 楚假王在留良欲往謁道遇沛公語相得遂從之
 後帝有天下命良自擇封地良曰始臣會上于留
 願封留足矣按括地志留在徐州沛縣東南五十
 里常昭云留屬彭城地理志下邳屬東海是帝之
 起豐沛其地與彭城下邳甚邇今二地去陳留不
 啻數千里謂為封邑可乎舊有廟蓋本于後人所
 慕而為之或亦當時經過之地河渠溝洫二書異
 若遂以為良之封地其謬甚矣同
 史記河渠書言西門豹引漳溉鄴以富魏之河
 內而班固作溝洫志載史起言漳水在旁豹不
 知用二說矛盾疑當時西門渠潭已廢史起
 紹修故民歌之不知固之所載從何得也濟瀆
 廟石刻濟源縣濟瀆廟有石刻記云大漢通容元
 商泛湖至君山廟禱祀忽見一朱衣人持書一封
 自繼安令寄至濟源縣西北三里許有龍池前有

石一塊擊之必有人應其形差異第勿驚畏此書
 乃玉帝勅濟瀆之神行雨者繼安如其言以書叩
 其石其事果驗末云大宋開寶六年四月二十日
 再書此記不著撰者姓氏間嘗徧攷兩漢蜀漢五
 代漢並無以通容紀元者乃知後人妄為此記以
 欺愚瞽而又謬塑繼安像于廟之儀門像前寘大
 石一塊方三四尺以為即昔所擊之石大可笑也
 且其事竊倣柳毅傳書洞庭君之事但改擊橘樹
 為擊石耳抑豈知柳毅傳之事亦蔡邕有後
 好竒者為之而非理之所有者乎漢書
 邕女蔡琰沒北地曹操素與邕善痛其無嗣乃遣
 使者以金璧贖之而重嫁於董祀余按晉書后妃
 傳景獻羊皇后父道上黨太守母陳留蔡氏漢左
 中郎將邕之女也又羊祜傳祜蔡邕外孫景獻皇
 后同產弟祜討吳有功將進爵士乞以賜舅子蔡
 襲詔封關內侯是邕未嘗無嗣其女亦未為董祀
 也嚴光本新野人
 嘗見故跡遺文有嚴光碣畧云
 妻梅福季女也少與光武同學及後避亂會稽又
 考任延傳云天下新定道路未通避亂江南者皆

未還中土會稽頗稱多士延為會稽都尉如董子儀嚴子陵皆待以師友之禮以此證之子陵非餘姚人明矣范**李固墓**舊志在磁州諸翟村按漢書傳失于考也列傳固漢中南鄭人被梁冀誣害臨終勅子孫素棺三寸幅巾歛殯於本郡確之地不得近故塋汚先公塋域時二子基滋被收死獄中少子奕亡命雖弗克如治言朕當其暴尸京城時弟子郭亮董班同往哭臨殉尸不去遂聽襚歛歸葬今漢中城固縣其墓在焉意者其同被難杜喬亦以故椽楊匡誦闕上書乞還葬李村骸骨故磁有喬墓因附固墓邪又按本傳固為廣漢雒令至白水關解印綬還漢中而舊志云固為洛陽令**銅雀硯**世傳鄴城古瓦硯皆曰曹魏銅雀皆非也實夫魏之宮室焚蕩於汲桑之亂及趙燕魏齊代與代毀室屋且易况易壞之瓦礫乎鄴中記曰北齊起鄴南城屋瓦皆以胡桃油油之光明不蘚筒瓦用在覆故油其背版瓦用在仰故油其面筒瓦長二尺濶一尺版瓦之長如之而其濶倍今得其真者當油處必有細紋俗曰琴紋有白花曰錫花

傳言當時以黃丹鉛錫和泥積歲久而錫花乃見古傳大者方四尺上有盤花鳥獸紋千秋萬歲字其紀年非天保則興和蓋東魏北齊也又有磚筒者花紋年號如磚內圓外方用承簷溜亦可為硯鄴人有言曰銅雀瓦硯體質細潤而堅如石不費筆而發墨此古所重者而今絕無蓋魏去今千有餘年若此物者毀碎為飛塵矣齊磚至今未及千年村夫剖寸求之聚眾數百踰年不得鄴民乃偽造以給遠方王荆公詩曰吹盡西陵歌舞塵當時屋瓦始稱珍甄陶往往成今手尚託虛名動世人夫甄陶之物土以為質水以和之必得火而後成火力方勝則主曠而水絕雖有黃丹鉛錫焉能作潤哉惟古瓦與磚沒地中數百年感霜露風雨之潤既久火力已絕復受水氣所以含畜潤性而滋水發墨也**于寶**晉于寶之姓在寒字韻即比于段于者也也書者誤擢越於下遂讀作虞字韻淳于鮮于之字今晉書于寶書于作于文選晉武革命論云于令升諸書引搜神記則云于寶周禮注亦云于寶字畫之差相承已久張溥所以歎其無辯也楊誠

齋在館中與同舍談及于寶一吏進曰乃于寶非于也問何以知之吏取韻書以呈于字下注云晋有于寶誠齋大喜曰汝乃吾一字

七賢祠 在獲嘉縣北十里三橋村世傳晋嵇康阮籍山濤阮咸向秀劉伶王戎七人為竹林之遊當時號為竹林七賢故邑人立祠祀之今按晋書濤與戎咸傳皆云與籍為竹林遊而言竹林所在惟康傳戎自言與康居山陽二十年未嘗見其喜愠之色又云至汲郡山中見孫登遂從之游而籍傳亦云籍嘗於蘇門山遇孫登與商略終古及棲神導氣之術登皆不應則籍與康輩竹林之遊正在居山陽與孫登相遇時也今考一統志輝縣西南七十里山陽鎮有七賢堂註謂即籍等隱處而此云狀者蓋嘗游于此而遂名

韓愈本修武人 修武縣東北三十里曰南陽之耳

呼其地曰韓莊又曰韓村愈自上世居此按李翱為愈作行狀曰昌黎人而愈亦嘗自稱昌黎又皇甫湜為愈作墓誌銘不言鄉里李白作愈父仲卿去思碑曰南陽人嗣後劉勰舊唐書列傳亦曰昌

黎人蓋本諸行狀而歐宋新唐書乃增曰鄧州南陽人蓋本諸去思碑而誤加鄧州二字也昌黎古韓氏通稱如李必曰隴西崔必曰博陵孫必曰樂安耳今修武之韓莊有愈墓存焉則愈之為修武人明矣

岳武穆當稱忠武 今天下岳祠皆稱武穆此未定之謚也嘗見宋贈鄂王岳飛謚忠武文曰李將軍口不出辭聞者流涕藹相如身雖已死凜狀猶生又曰易名之典雖行議禮之言未一始為忠愍之號旋更武穆之稱獲觀中興之舊章灼知皇祖之本意爰取危身奉上之實仍承戡定禍亂之文合此兩言節其一意昔孔明之志與漢室子儀之光復唐都雖計効以或殊在秉心而弗異垂之典冊何嫌今古之同辭賴及子孫將與山河而並久觀此益知當稱忠武為是也

備遺

擊人乃魚

孔子厄於陳蔡間於野中夜有一人身長九尺皂衣高冠往來左右子路引出

與戰於庭朴之於地乃是大鯢魚也長九尺餘孔子歎曰此物也何為來哉吾聞物老則羣精依之因衰而至此其來也豈以吾遇厄絕糧從者病乎夫六畜之物及龜蛇魚鼈草木之屬神皆能為妖性故謂五酉五行之方皆有其物酉者老也故物老則為惟矣殺之則已夫何患焉舊志燕姑

夢蘭 鄭文公有賤妾曰燕姑夢天使與已蘭曰余為伯僚余而祖也以為是為而子以蘭有國香人服媚之如是既而文公見之與之蘭而御之辭曰妾不才幸而有子將不信敢徵蘭乎公曰諾生

穆公名 **鄭國龍鬪** 鄭大水龍鬪于時門之外洧淵之曰蘭 **龍鬪** 國人請祭焉子產弗許曰我鬪龍不我覲也龍鬪我獨何覲焉祭之則彼 **杞人憂**

其室也吾無求於龍龍亦無求于我乃止 **杞人憂天** 杞國有人憂天崩墜身無所寄廢於寢食人有

笑彼過憂者曉之曰天積氣耳無形無氣柰何憂崩墜乎其人曰天果積氣日月星宿不當墜耶

曉者曰日月星宿亦積氣中之有光耀者即使墜亦不能有所 **聞哭知姦** 鄭子產晨出過東匠之間中傷列子

聽之有問使吏執而罰之則手絞其夫者也翼日其御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子產曰其聲惧凡人於其所親愛也始病而憂臨死而懼已死而哀 **鄭人**

今哭夫已死不哀而懼是以知其有姦也 **市履** 鄭人有買履者先自度其足而置之其坐至市罷不得人曰何不試以足曰 **田父獻玉** 野者得

寧信度無自信也俱韓非子 **田父獻玉** 野者得寶玉徑尺弗知其玉也以告隣人隣人陰欲圖之謂之曰惟石也畜之弗利其家弗如復之田父雖

疑猶錄以歸置於廡下其夜玉明光照一室田父家大怖復以告鄰人曰此惟之徵遺棄殃可銷於是遽而棄於遠野鄰人無何盜之以獻魏王魏王

召玉工相之玉工望之再拜而立敢賀玉王得此天下之寶臣未嘗見玉問價玉工曰此無價以當

之五城之都僅可一觀魏王立賜相玉者千金長食上大夫 **殺鷓昭慈** 魏公子無忌方食有鳩飛入

祿尹文子 **殺鷓昭慈** 案下公子使人顧望見一鷓在屋上飛去公子乃縱鳩鷓逐而殺之公子暮為

不食曰鳩避患歸無忌竟為鷓所得吾負之為吾

捕得此鷄者無忌無所愛於是左右宣公子慈聲
 旁國左右捕得鷄二首餘頭以奉公子公子欲盡
 殺之恐有辜乃自按劍至其籠上曰誰獲罪無忌
 者耶一鷄獨低頭不敢仰視乃取殺之盡放其餘
 無忌由是各 **雀鳴復官** 園人魏尚高帝時為太史
 益彰列士傳 **雀鳴復官** 有罪下獄有萬頭雀集獄
 棘樹上拊翼而鳴尚占曰雀者爵命之祥其鳴即
 復也我其復官也有頃詔還故官陳留耆舊傳
丙吉決獄 陳留有富翁年九十無男娶田舍女
 宿身亡此子非父之子遂爭財數年不決丞相丙
 吉決云老翁兒無影不耐寒其時八月申取同歲
 小兒俱解衣試之老翁兒獨呼寒曰 **琴有殺心** 蔡
 中行果狀無影遂以財與之意林 **琴有殺心** 蔡
 在陳留其鄰人有以酒食召邕者比往而主已醉
 焉客有彈琴者邕至門潛聽之曰嘻以樂召我而
 有殺心何也遂反將命者告主人主人遽自追而
 問其故邕具以告彈琴者曰我向鼓絃見螻蛄方
 向鳴蟬蟬將去螻蛄為之一前一却吾心唯恐蟬
 腹之失蟬也此豈為殺心而形於聲者乎邕笑曰

此足以 **仲堪葬骨** 殷仲堪陳人遊於河濱見流棺
 當之 **仲堪葬骨** 接而葬焉旬日門前之溝忽起

為岸其夕有神自稱徐伯玄云感君之德無以報
 仲堪因問門前之岸是何神對曰水中有一岸其名

為洲言訖而沒後仲堪授都 **元綜夢耦** 新鄭人崔
 督益寧二州軍事為善陰臨 **元綜夢耦** 元綜將娶

是夜夢有一人云此非君婦君婦今日始生俄所
 娶婦暴亡後十九年始聘侍郎韋陟堂妹為婚計

其所夢之日其女 **婦首續犬** 賈耽為滑州節度使
 始生氏族大全 **婦首續犬** 酸棗縣有一下里婦

事姑不敬姑年老而無目晨食婦以餅粿糞授姑
 姑食覺異留之其子出還家姑問其子此何物嚮

者婦與吾食其子仰天大哭有頃雷震發若有人
 截婦人首以犬首續之耽令牽行於境內以戒不

孝者時人號 **傅霖前知** 漢州張詠宋太宗時知陳
 為狗頭婦 **傅霖前知** 州初詠與青州傅霖少同

學霖隱不仕詠既貴求霖者三十餘年不可得至
 是求謁闈吏曰傅霖來見詠責之口傅先生天下
 賢士吾尚不得為友汝何人敢名之霖笑曰別子
 一世尚爾耶是豈知世間有傅霖者乎詠問昔何

隱今何見霖日子將去矣來報子爾詠曰詠亦知之霖日知復何言既別去一月而詠卒

垂闌 魚周詢雍丘人宋右諫議大夫嘗醉而假寐

其異復 **宋郊渡蟻** 郊杞縣人與弟祁同肄業於太

宋史 似曾活數百萬命者郊笑曰貧儒何力及是僧曰

不賦肖翹之物皆命也公試思之郊俛思良久曰

向堂下有蟻穴為暴雨所侵群蟻繚繞穴傍吾乃

戲編竹橋以渡之由是獲全得非此乎僧曰是也

今歲若弟固當首捷然公終不出其下及唱名祁

果中首選時章獻太后謂不可以弟先兄乃以郊

為第一始信僧言 **捐金孕子** 時那美陽武人父為

之不妄為善陰隲 事於成都時年已六十餘尚未有子欲覓一妾及

至那美父乃訪求妾見一女甚華麗詰其家世不

對窺見以白布纏髮惟而問之悲泣曰父本都下

人為州掾卒扶襯至此不能歸鬻妾欲辦裝耳那

美父惻狀遂以金助之未幾其妻有孕一夕夢有

數人披衲襖與一金紫人留堂中及旦生那美後

舉進士第一官至 **榮陽雙鶴** 榮陽郡南有石室室

史部尚書勸善書 雙鶴飛必接翻夕輒偶影傳曰昔有夫婦二

人俱隱此室年既數百化成雙鶴神鏡記 **熒惑**

退舍 宋景公時熒惑在心公召子韋曰可移於相

寡人將誰為君曰可移于歲公曰歲飢民餓必死

為人后而殺其民誰以我為君乎子韋曰君有至

德之言三天必三賞君候之 **野叟獻曝** 宋國有野

熒惑果徙三舍呂氏春秋 廣僅以過冬暨春東作自曝於日不知天下之有

廣廈隩室綿纈狐貉顧謂其妻曰負日之暄人莫

知之以獻吾君將有重賞里之富室告之曰昔人

有美戎菽其泉莖芹萍子者對鄉豪稱之鄉豪取

而嘗之整于口憐于腹衆晒 **黑牛白犢** 宋人有好

而怨之其人大慙子比類也 三世不懈家無故黑牛生白犢以問孔子曰此吉

女家更欲適之女不樂行其父母逼之不得已乃去未幾遂亡後婿還問女所在其家告其故婿徑至女墓不勝哀悼發塚視之女乃活因與歸家後娶聞知爭訟於官時秘書郎王導議曰此非常事不得以常理斷之宜還

月老卜婚 唐韋固旅次宋前夫朝廷從其議專志

檢書因問囊中赤繩彼云以繫夫婦足雖仇家異域此繩繫不可易君妻乃隣比陳姬之女固見抱三歲女陋刺於稠人中傷眉後十四年相州刺史王泰妻以女容貌端麗眉間常貼花鈿逼問曰妾郡守之猶子父卒于宋城幼時乳母抱之為賊所刺痕尚在宋城宰問之名其店曰定婚續幽恠錄

錢室有聲 袁正辭柘城人嘗積錢盈室室中每有聲如牛人以為妖勸其散積以禳之正辭曰吾聞物之有聲求其同類爾宜益

河伯娶婦 以錢聲必止聞者傳以為笑五代史

西門豹為鄴令問民所疾苦長老曰苦為河伯娶婦以故貧豹問其故對曰鄴三老廷掾常煮賦歛百姓錢得數百萬用其二三十萬為河伯娶婦與况平分其餘錢持歸巫行視人家女好者即聘娶

為治齊官河上粉飾女浮之河中而沒其人家有奸女者多持女遠逃亡以故城中益空無人豹口至娶婦時吾亦往送及期豹會之河上即出女帷中顧三老巫祝曰是女不好煩老巫為入報河伯即使吏卒抱大巫嫗并三老投之河中豹嚮河立待良久乃罷去自是以後不復敢言河伯娶婦史

記殺蛇致訟 魏有貧民斷園見一大蛇鑿而殺之既而歸家明日有人持狀訴官云被一人殺一家大小埋於園中官捕獲訊之但云昨殺十餘蛇埋之未之殺人官疑之及勘本告者無其人令就園檢驗所埋之處果得十餘死蛇其其人乃得免焉

鞭像罹殃 魏宗室元禎封南安王孝文時以鎮北至鄴上禎聚斂肆情嘗因大旱祈雨於群神鄴城中舊有石虎廟人奉祀之禎告神像云三日不雨當加鞭罰請雨不驗遂鞭像

報讐請死 張洎嘗言一百是月禎疽發背而卒

部民張某殺一家六人請縣自陳縣上州洎詰之日某之姻某貧困常取息於斯家少負必被誦辱

我熟見而心不平思為姻報仇幸畢其志願就公
 法泊曰殺一家寧無黨乎對曰其既就死肯復連
 及同謀又曰汝何不仁對曰姻即其隣若不獲盜
 豈得安朕泊曰汝不即死何就縲繼曰我若滅口
 誰當辯吾姻之不與謀又孰與暴其事於天下泊
 曰吾將聞上免汝曰殺人一家安敢苟活且先王
 以殺止殺若殺人者不誅是殺人終無已豈願以
 誅身亂天下法哉速死為幸泊嗟歎久之卒按法
 不傳其事者**符氏義僕**符守信總管符翁僕也本
 之若子符翁得痺疾家貧浸廢守信日夕營致微
 利以養凡二十年翁卒守信卜安陽西原葬之又
 事主母凡三年卒合葬治墳樹表嗟乎**灌韭忘機**
 古所謂僕名儒行守信近之矣俱舊志
 衛人有五丈夫俱負金入井灌韭終日一區鄧析
 過下車為教之曰為機重其後輕其前命曰桔櫟
 終日灌韭百區不倦五丈夫曰吾師言曰有機智
 之巧必有機智之敗我非不知也不欲為也子其
 往矣我一心灌之**應彬解惑**應彬為汲令以夏至
 不知吹巴說苑

酒時比壁上有懸赤弩照於林形如蛇宣畏惡之

狀不敢不飲其日使得胸腹痛切妨損飲食大用

羸露攻治萬端不為愈後彬因事過宣家問其故

彬還廳事思惟良久顧見懸弩曰必此也使使載

宣於故處設酒盃中故復有蛇因謂宣此壁上弩

影耳非有他惟宣遂解甚悅釋由是瘳平風俗通

助葬得金

趙秋朝歌人輕財好施隣人李玄度母

之本心也家有一牛以與之玄度得以葬他年秋

夜行見一老母與秋金一餅曰子能葬我是以相

報子五十後富貴不可言幸

勿忘玄度也後果如母言

王暉母先亡葬於沁曲後十年其父亦亡將合窆

焉玄堂既闢有二黃雀飛出已而母柩蓋珠露凝

綴晶明煥爛駢羅角結若寶幢嬰珞之狀

且清香襲人移刻乃晞觀者莫不異之

鵲食

蝗至元五年秋七月螟生牧野南無幾鵲自西

北踰山來方六七里間林木皆滿遂下啄蝗食

且盡乃作

龍墮農家至元二十年六月中大雨汲

陣飛去郡河西鄉農家王氏甫夕黑

言玄門妙理機心伏其能無以酬抗既曉便去機
 稅驟逆旅姬曰此東數十里無村落止有山陽王
 家墓耳機乃恠悵狀還睇昨路空野靈雲
 拱木蔽日知所遇者信王弼墓也
女媧墓
 移天寶十一載六月閩鄉縣黃河中女媧墓因大
 雨晦冥失所在乾元年六月瀕河人聞有風雷
 曉見其墓湧出上有巨石石上有雙柳
 時號風陵塔蓋女媧亦風姓也舊唐書
瘞蠶受刑
 咸通中洛陽大饑穀價湧貴時養蠶者多以桑葉
 貨之新安人有王公直一日與妻謀曰養蠶不如
 鬻葉遂取蠶瘞之公直入洛陽鬻葉得錢市猪肉
 一脚盛於袋中鮮血流出關吏將袋啟視見人臂
 一隻遂縛公直送河南郡守訊之公直不張只稱
 鬻葉云云郡守令左右押公直驗瘞蠶之處乃見
 死人無一臂覆勘相合
激龍幾殞
 尉氏尉申文緯
 公直遂下獄尋杖殺之
 南玉泉寺時盛夏寺左有池歲旱禱雨多應文緯
 俯池而觀有物如敗葉其大如蓋因以瓦礫擲之
 寺僧曰不可文緯弗從少頃見白氣自水面驟起
 俄而大雨霆電震擊平地水數尺晝日如晦文緯

佈懼遂仆地而絕

鵝鵝呈祥

河南府伊闕前臨大

及旦始蘇俱舊志
 水中先有小難張書時牛僧孺為縣尉一旦忽報
 灘出翌日幸邑與同僚列筵於亭上觀之有老吏

云此必分司御史若是西臺灘上當有鵝鵝一雙
 立前後以此為則僧孺潛揣縣尉無出已者因舉

杯曰既能有灘何惜一雙鵝鵝宴末終俄
 有鵝鵝飛下不數日拜西臺御史剽談錄
畫致真

龍
 葉公子高好龍也室壁孟樽皆畫龍象於是真
 龍聞而下之窺頭於牖拖尾於堂葉公見之棄

而走喪失竟魄五色無主蓋葉公非好
 真龍也好夫似龍而非真者也新序
葬骨獲報

永徽初張琮為南陽令夜坐忽有一人從階前竹
 中出形甚陋自陳曰朱粲之亂某為兵所殺屍骸

在明府閣前為竹根所損以明府仁明故輒投告
 明日琮掘之果得尸改葬城外後琮答殺一人其

家謀欲復仇俟琮夜出要殺之俄而城中失火琮
 將出視之乃見前鬼遮琮馬曰明府深夜何所往
 將有異謀問為誰曰前時得罪於明府
 者琮乃復入明日擒捕問之果驗舊志
叔堅止恠

漢汝南李叔堅少為從事其家犬忽人立而行家人咸請殺之叔堅曰犬喻君子見人行而效之何傷也後叔堅解冠榻上犬戴之以走家人驚愕叔堅亦無所恠乃曰奴婢在田中犬助畜火幸不煩鄰里亦何所惡也居旬日犬自死竟無纖芥之災而叔堅終**號鮑君神**鮑陽有於田得麈者其主未往享大位**號鮑君神**取也商車十餘乘經澤中而持去留一鮑魚置其處有頃其主往不見麈而見鮑魚大以為神轉相告語治病求福多有効驗因為起祠舍眾巫數十帷帳鐘鼓方數百里皆來禱祀號鮑君神其後數年鮑魚主來歷祠下等問其故曰此我魚也當有何神上堂**相慙還婦**汝南李敬取之遂從此已俱風俗通**相慙還婦**為趙相如於鼠穴中得繫珠璫珥相連以問王簿對曰前相夫人昔亡三珠璫子婦竊之因去其婦敬乃送珠付前相相慙追**戰亡宿命**唐憲宗平淮西趙昌時去婦還後漢書**戰亡宿命**為吳元濟裨將與李愬戰被傷墜馬幾死至夜四更忽如睡覺聞點兵聲喘唯相應可于餘人昌專聽將謂及已乃竟不聞

天明起視左右死者皆夜**息昨聘婦**淮北有昨婦來聞呼姓名者也**傳異志****息昨聘婦**姓於凡昨中**最稱善播種事致殷厥家俄為子求婦聞東家有女召媒氏通之媒氏乃往覘其女病瘦腫不辨頸額背如負箕目黑白弗分色漆墨媒氏歸報曰不可昨反訾媒氏謂問謀兩好且稱其女有淑德不論色也乃召他媒氏往他媒氏獲其賄乃還報曰女玉色豐頰巧笑美目騰光古毛嫵西子不能過也又刺綉剪縷雕鵬毛腊極天下之工願亟聘無怠昨喜不任乃卜日聘之凡昨內外族暨里閭聞之皆笑及期命其子迎之女既歸諗舅姑不我陋偵夫之觀我不灼也讐族里之宿毀嚙我也大肆專妬日凌其夫雖夫之女兄弟佩履聲過戶外亦恚恨不解居半歲醜狀百出舅姑怒於堂夫惡於室諸所與無不欲速其夫之出也**女久之****上流飲**沉憂計無所容遂投淮水而死**馬石川纂****上流飲**犢堯召許由為九州長不欲聞之洗耳於水濱巢名譽汚吾犢口牽上流而飲之高士傳**丹砂化雉****

宋神宗初成都李大臨知汝州時辰溪貢丹砂道
葉縣其二篋化為雙雉闔出山谷間耕者獲之人
疑為盜械送大臨識由問其始葉父曰

其異遂釋之宋史

...

...

...

...

...

...

...

河南通志卷之第五十

終

息 鄧 叔

...



